

長篇武俠技擊小說

救野雄風

白羽著



上海平遠書店刊行

長篇技擊武俠小說

牧野雄風

白羽著

上集

上海平津書店刊行

武俠長篇小說

牧野雄風

白羽著

上集目錄

緣起.....

第一章 飛豹亡命逢怪叟.....一

第二章 人魔詭笑戲惡奴.....

第三章 雪中入深山訪仇.....三九

第四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五六

第五章 蕭蠻威脅女羅刹.....六六

第六章 女羅刹抗捕獻酒.....八三

第七章 焦人魔壘石誘敵.....九四

第八章 蕭二蠻子誤中毒針.....一〇五

第九章 申凌風銜恨行刺.....一二三

第十章 飛豹子弄巧成拙.....一三四

牧野雄風

緣起

曹玉作

飛豹子袁振武，和魯東同門十二金錢俞劍平，當年青時，在魯東太極丁朝威門下，同堂習藝，成爲太極丁朝威的得意門生。高足。俞劍平性情堅毅，袁振武性情剛強，同門小師弟全都畏懼袁師兄，稱爲「袁大爺」。丁朝威師傅太極丁因此看錯了袁振武的性格，以爲他個強傲慢，不足承學，太極丁朝威師傅，見他這般子，大弟子姜振齊，早因過犯，逐出門牆，袁振武是二弟子代師授藝，已歷數屆。同門諸友全把他看成大師兄，他也以此自居。不想臨到這一年，丁朝威封劍閉門，廣邀武林觀禮，竟當場越祖傳宗，贈劍贈譜，把本門衣鉢傳給了三弟子俞劍平。

俞劍平惶恐不敢接受，羣徒也駭然相顧。可是太極丁的說話，一向斬釘斬鐵，不許違拗。袁振武見這情形，勢在必行，竟引羣弟子，拜見俞大師兄。衆人見他揚揚如平時，有替他抱不平者，有讚歎他有容讓者，有好言安慰他者，他都很謙虛的答對了，而不知他心中怨憤已極。復數月，他竟以母病，告假回籍，臨別贈筵，袁振武痛飲大醉，向師門告歉，微不平，太極丁傲然不顧道：「但願你能發憤自強！」太極丁的愛女丁雲秀，既當場勸慰兄，席散後又暗告其父：「袁師兄此行，恐不再來了罷？」太極丁道：「也爲甚麼？」丁雲秀說：「袁師兄心中不悅，我恐怕他將來與俞師兄……」

我既一乘大公，選拔了俞振綱，他若不能替我遮風

振武不痛快，我教他不痛快去。但願他有志氣，把

「太極」的脾氣也是越老越剛的，可是他暗中也有打算，他道：

袁振武果然一去不再歸來，他更改名姓，漫遊江湖，抱定決心，要別訪絕藝，偏在他性格剛愎，不能成事，他爲了這句話，他做出一個樣子來，教師們看看。於是，袁振武辭勞苦，跋涉風塵，各處探訪名師。後來他遇見應爪王，正陷在獄中，袁振武傾囊相助，膳供酒，賄買獄卒，與王相見，願出死力營救，應爪王思而猜疑袁振武無因而來，最後吐露肺腑，應爪王乃煩袁振武遠道送信求救，由豫北直奔到漢陽。應爪王之妻魯氏三姊弟，此刻已先得信，可是未詳實情。袁振武細說應爪王的近況，尤其是「未受重刑，手脚能動」的話，魯氏三姊弟打聽得十分仔細。應爪王之妻還有疑慮，應爪王的妻姊魯大姑是個老嫗，却很喜欢袁振武的勇決，和見事機警，又有紅衣女俠高紅錦在旁垂青幫話，這才由魯三姑（應爪王之妻）潛修密札，把袁振武轉荐到師弟劉四師傅處，暫爲假館習藝，容得應爪王出獄，再親自傳技，袁振武不了解他們的佈置，堅欲隨魯氏姊弟，一同北上救師。魯三姑峻拒不允，魯大姑又撫肩勸道：「你是好人家兒女，不要跟我們胡參預。你的苦心我已明白，我準教你拜得成老師，學得著絕技就是。」女俠高紅錦亦笑喚：「師弟，我們暫別，半年後我們再相見，到那時候，管保教你見着應爪王。」袁振武無奈，持書而行，走了三幾天，半途忽聽傳言，大盜應爪王戕官越獄，有三個女人，裏應外合，而且放了一把火，殺了好幾個牢卒，現在海捕文書已下。袁振武至此大駭，自己本是富室子，爲護產才習武，爲爭一口悶氣，才出來續訪名師，至於作奸犯科，心上實在不肯。

但是環境逼迫下，袁振武不久終於重遇上鷹爪王，獲得王門絕技，鷹爪王又把他轉荐到一位點穴名家門下，又學會了接暗器的一聽風接箭法」。而故鄉忽於此時禍起，他的胞兄被土豪糾眾毆傷要害，吐血而死，袁振武驟聞慘變，怒火滿腔，竟變裝還鄉，殺家復仇，然後逃罪出關，開始了流浪生涯，經過許多的遇合。他的武技一天比一天精，他的事業一天比一天下降！

當此時，塞外有大牧場，場主快馬韓，名韓天池號韓邊圍，上與官府通聲氣，下與草莽廣結納，身擁兩座牧場，一座炭窩，手下養著許多馬師，牧師，聲勢闊大，儼為一方之豪。每逢他販馬到關內外各地，沿途豪客無不推情借道，護送放行。如此多年，未生事故。忽有一天，邊圍手押良馬一羣，是盛京販賣，行經劉衙山，竟中途突盜，風不鳴，草不動，無端失了良駒九匹，內有一匹名馬，乃是送人的禮物。韓天池大志，率眾策馬，親往查勘。牧場內留守之事，交給了他的副手魏天佑，家中之事交給了愛女韓昭第。無論場中家中，櫃上竈上，遇事都由這愛女與魏天佑商辦，魏天佑是快馬韓的盟弟。

韓天池剛剛走了兩天，袁振武改名袁承烈，別號袁嘯風，偏偏一個人前來投効。持木棒，棒內灌鉛，負行囊，囊有鑿漆銀錠，翩然登門，說是久慕快馬韓的英名。自己游踪已倦，要擇主托庇，苟延歲月。魏天佑等大疑，設法盡語其人，又潛派人搜檢其行囊。這不速之客惴然不覺，就要告退。自說：「我聽說快馬韓官今日的重賞，來者不拒，量材給事，我才遠道來投。不想這路得助，和實事不同，我連韓當家的面還沒覓著。諸位請坐，小弟暫且告退，改日再來。」

袁振武越要走，魏天佑挽留越堅，說：「我們場主現到第二場去了，已經派人去請，少刻就到。足下遠道而來，必想本場規模很大，其實不過我們幾人在此窮湊。足下既然肯光顧，想必認識敵場中的誰吧？」袁振武心想他們這是要對證，便笑道：「貴場趙庭桂師傅，和在下同鄉，請你費心把他請來。我們可以談談，您就放心了。」

偏偏趙庭桂已經押馬赴藩，不在場內，魏天佑和韓昭第密商：「此人無端而來，我們不能放走他。」魏天佑遂對袁振武說：「請袁爺到飯廳吧，咱們先吃飯。」袁振武笑道：「還是先請趙師傅見見面，我吃著也痛快。」魏天佑和魏昭第以目示意，也笑說：「趙師傅就在飯廳恭候著閣下哩。」袁振武慨然起身，來到飯廳，飯廳已有數十位馬師在座。袁振武登時明白，魏天佑是考較自己的眼力，便往各桌一巡，並無趙庭桂在內，魏天佑故露訝容道：「這不是趙師傅嗎？趙師傅，有人找你。」應聲從東隅站起一人，道：「誰找我。」此人是個矮子，灤河口音，袁振武却是樂亭人，相差無幾。袁振武看了一眼，對魏天佑說：「在下眼力很拙，這一位我却不敢認，我找的是敵同鄉趙庭桂，是個高個兒，瘦子。」魏天佑大笑道：「那麼是錯了，趙庭桂呢？」旁有一人道：「趙庭桂從早晨就上炭窯去了。」魏天佑：「快去請他去。我們先吃飯」親自遙座，給袁振武斟酒。袁振武滿不介意，酒來就飲，菜來就吃，一面吃，一便談，魏天佑還是反覆繞著灣子試探。飯罷天已不早，魏天佑堅留下榻，袁振武不推辭，遂在客館歇下。魏天佑撥人相陪，暗加監防。

當晚在櫃上議論這不速之客，韓昭第說：「也許是真投効的，我們莫慢待了他，傳出去不好聽。」司賬說：「姑且留他住幾天，細細看看他。」魏天佑點頭道好，過了一會韓昭第

回宅。一恍到二更以後，忽然狂風大作，陰雲四合，一陣驚雷，暴雨驟降，魏天佑惟恐久雨不休，由洪大降，又慮霹靂驚了馬羣，忙起來巡視，韓昭第姑娘已然回宅，也忙起床，穿雨衣，騎快馬折奔牧場，宅子離牧場不過半里多地，但是狂風暴雨，大地昏暗，她一點也不怕，攜火槍，弓箭，帶一馬夫，如飛趕到牧場，與魏天佑合力防雨，直到三更後，方在她父的寢舍內宿下，渾身濕透，雖有雨衣，也遮不住大雨淋漓。

韓昭第姑娘換穿上她父的衣衫，把自己的衣服晾在椅子上，這成就枕。忽然聽見場中警哨狂吹，人喧馬叫，連忙起來。先到魏天佑的寢舍一看，魏早已出去。直尋到牧場北隅，連遇馬師，方知大雨之中，又丟了六匹馬，而且全是好馬，衆馬師提羊角燈驗看雨路，發見木柵數處已拔上來，又浮按下，這又是被盜，已無可疑，可是地上蹄跡竟奇怪的很，只有來蹤，沒有去迹。

韓昭第大驚，忙隨魏天佑去驗看客館，那位不速之客袁承烈竟也失蹤。只有他的小包袱還在，打開驗查，銀物俱在，衆武師人人惶惑大譁，斷定不速客必是盜馬賊的底線。魏天佑尤其愧疚，多方防範，仍不免睡着眼上當，立刻披雨衣，帶兵刃火槍，率幾十個武師馬師，揣測迷路，分兩路急追下。去堅囑韓昭第姑娘留守。大雨已住，荒原草濕，魏天佑曲折投奔西北方。

魏天佑竟一去沒了影，韓昭第久候無信息，心中焦灼，也要出勸馬跡，司賬苦勸不聽。韓昭第姑娘自恃騎術很精，火槍和彈弓又打得準，到底踏着魏天佑的蹄跡，也追奔西北。草原濕跡，略辨馬蹄痕，韓昭第姑娘直撞到商家堡，天已黃昏，突然發見商家堡的大盜姚方

清，已將魏天佑等九人擒，正在安排馬匹，要用口外相傳已久的酷刑，「五馬分屍法」，把魏天佑置於死地，魏天佑被縛罵不絕口。韓昭篤父女和姚方清本相識的，今日睹危狀，忙摘強弓，先救一步，把火把打滅。姚方清大聲喊問：「誰來擾局？」韓昭第正要現身，忽於丈餘外，有一人影低喝道：「姑娘且慢！」這條人影箭似的越柵欄而過，一伏身，把繩魏天佑的繩索剪斷，隨即一正身，投刀在地，面對姚方清叫道：「姚寨主，暫請息怒，聽我一言。」姚方清愕然注目，這人正是那個不速客袁振武，袁振武竟救了魏天佑。黑影中柵欄又一響，韓昭第到底也湧身而至，直趨到姚方清面前，先請一安，後叫一聲：「姚叔父，姪女我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三方對面，敬問悞會；方知牧場二當家魏天佑率騎追賊，步尋蹄迹，遇見商家堡的馬羣，竟悞犯盜卡。雙方言語失和，和方家堡的四當家起了衝突，雙方答話是在副寨廣庭上，四寨主挺花槍猛刺馬師，魏天佑揮刀拒戰，連鬥數十合，刀鋒橫掃，竟將四寨主的四個手指頭削掉。因此大寨主怒極，敲動梆子，招集弓手，揚言要用亂箭射死這九個馬師。魏天佑等九人見事迫危殆，不能退逃，一逃則亂箭集身，乃吶喚一聲，反而往賊寨猛撲。却不料這一來正中賊計，一聲呼嘯，掣動翻板，九個馬師只逃走兩人。

到了這時候，不速客袁振武突然出現，他既在當夜窺見真的盜馬賊，一路追下來，已發見盜馬賊的本意，不是為財，純為復仇。他們用人腳踏著馬蹄鐵，盜得良駒，故意貼着商家堡的地界逃走，藉此安下嫁禍於人的心。袁振武不曉得這些內幕，只不過一路跟緝，既巧獲賊蹤，又聽得半懂不懂的賊人密謀，他就急忙往回走，有意炫才，要給牧場一個信。這一

來，偏偏遇見策馬急追的魏天佑，遠遠望見商家堡的馬羣，認做形跡可疑，要趕上前一問，結果身入重地，引起紛爭，姚方清既誘擒衆馬師，本與快馬韓相識，苦不得下台。馬師罵不絕口，姚方清這才一怒，要盡殺九人。

當下，袁振武炫技示威，遜辭求和。韓昭第姑娘又以晚輩之禮；當面求情，一口一個「姚叔父」，又說：「我父親沒在家，他們不懂事，你無論如何，也得賞一個面。我這裏給你陪禮啦。」於是請一個安，又請一個安。

商家堡大寨主姚方清竟被窘住。男人不能跟女人鬥，長輩不能跟晚輩鬥，姚方清搔頭無言可答。昭第姑娘又陪笑向前挪了一步道：「大叔，我跟你討臉，把他們放了吧，他們得罪你，我父女給你陪罪。」姚方清面含不悅，指問袁承烈道：「這一位又是何人？」昭第道：「這位袁壯士麼，人家是新朋友，聽見我們這事，很替我們著急，人家本是勸架來的。大叔，你放我們走吧，你不說句話，姪女可不敢偷著溜走；你真格的不看家父一個老面子麼？」姚方清尋思良久，終把衆人釋放，可是到底放下話：「大姑娘既然這麼說，我們四弟的手指頭就算白丟了，你們走吧。……可有一節，咱們五天爲期，你父親不是沒在家麼，留這五天空，務必請袁壯士和大姑娘把韓大哥請來，我們老哥倆還要講講。」

韓昭第還在情懇。袁承烈看出風色，竟一口代爲答應下，「五天以後，一定有人來登門陪罪。」言外也許是快馬韓親到，也許是別人替他來。姚方清這才傳令，開放卡子，把衆馬師直送出界外，叮嚀後會，一揖而別。

歸後，魏天佑抱慚無地，場主不在家，不幸二次失馬，除勾起一場麻煩，魏天佑直似走

了真魂，十分懊喪。韓昭第再三勸慰，先設小筵，向袁承烈道勞賀功。忙派人給快馬韓起行送信；料到五天內，快馬韓勢難趕回，韓昭第魏天佑，司帳馬先生，和袁承烈急急預備屆期赴會之事，同時加緊巡視全場，恐其仇人再來生隙。第三天布置齊備，赴會人物選定；袁承烈年在三十餘歲，正當壯年，人既精幹，出謀畫策又穩當，又透切；他居然後來居上，大爲魏天佑所推崇，無形中成了要緊人物。

到了五天頭上，三更起來，四更進食，五更出隊，牧場共選了七八十人，前往踐約。地點在牧場和商家堡之間，各各拿着武器。這一場約會，不可言喻，是一場兇險的械鬥。

及至雙方相會，姚方清那邊也邀集了許多帮手。有一個鐵臂無剛張開甲，年約六旬，精神矍鑠。氣派異常，羣賊全很尊敬他。牧場中人也早都聞過他的大名，今見他高居賓位，未免有懼敵之意。張開甲也龐然自大，他手下還帶著許多門徒。兩邊的人在一片廣原相會，旁有小廟，做了會場。雙方照樣以禮相見，先說場面話，後歸事件本題，羣盜邀來的朋友齊責馬師無理，強犯人界，出口不遜，又刀傷地主，致令殘廢終身；「相好的，這太說不下去！」馬師們便說：「悞入卡子，就處五馬分屍，姚寨主是不是太不講面子？」越說話風越硬，那張開甲老英雄突然用鼻子哼了一聲，說道：「口頭上窮咬，有甚麼意味，朋友，咱們還是手底下明白！」脫衣束帶，捻拳上前，他叫道：「那位朋友陪在下走兩招力笨拳？」謙以爲傲，顯出老不服氣的勢派，飛豹子袁振武微微一笑道：「張老師傅，我在下晚生末學？願請教高明。」

袁振武挺身而出，兩人交手。袁振武惟恐敵人勢強，處處持重，未慮勝，先防敗，走了

幾招，萬想不到這位張老英雄是個銀樣蠟槍頭，只會下馬威。又走過幾合，竟被袁振武措手不及，揮拳一搗，打破了鼻子，哼哼的直罵，他的手下門徒譁然大噪，就要脫衣抽刀，和袁振武拚命。

忽然有一人從盜羣中閃出來，張兩臂如翼，連呼：「別亂，別亂！」按住衆人，轉對袁振武，上下打量，突然發出冷笑來，說：「我道這位是誰？原來是熟人，好好好，我們有三年沒見，老交情了。今天我纔訪着閣下，這是踏破鐵鞋沒處尋，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尊駕又改了名字，怎麼不改姓呢，你可記得虎林廳咱們那回交情麼？」

在場的人聽見這話，俱都驚訝，齊視望這發話的人。

這發話的人是一個赤面大漢，腦門子上有一條刀痕。袁振武驟見此人驀地一怔，及至注目一望，不禁怒氣塞胸，喝道：「原來是你！你這無恥的賭棍，你還配叫字號！你本是袁二爺掌上偷生的鼠子，你反而勾結官廳，要加害我，今天我們相逢，好好好，當年舊帳倒可以澈底一清！」

牧場中人也有一兩認識這赤面大漢的。這人是虎林廳大賭周的局頭，姓鄧名熊，綽號火鷄子，和土豪陸萬川勾結，專做腥賭騙人。飛豹子袁振武復仇避禍，初出關外，狐身漫遊，闖到這虎林廳，正值這火鷄子鄧熊，喝命賭局打手，痛毆姓孫的兩個商人。姓孫的是父子二人，兒子販皮貨，受了他們的賄騙，不但輸了一千多兩銀子，還把皮貨扣下。姓孫的父親起來查問，聲言控官，殊不知地方官也和賭徒勾結，一任賭徒毆打孫氏父子，竟無人過問。飛豹子路遇此事，勸架幾乎挨打，他遂一怒，下毒手；砸了賭局，救走孫姓父子。孫姓父子

幸得遇上同鄉，護送出險，賭徒們把全副怨恨都放在飛豹子袁振武身上，假仗官勢，扣留不放，意在敲詐，引起禍端。後來弄假成真要把袁振武送官，袁振武看出強龍不壓地頭蛇，就在大堂上，打散隸役，飛身越牆逃走。官賭立刻以捉飛賊的名義，派馬隊窮追袁振武。飛豹子袁振武有絕技，到此也無計可施，只得落荒亡命，爬過亂山，潛投荒村。又被羣狗驚吠，洩露行藏，袁振武只得攀樹潛匿，險遭毒手。好容易抓了一個空隙，再乘夜逃亡，如此兩夜一天，狂奔迷路，飢渴交迫，力盡筋疲，登土崗遙望，看見相隔數里，有黑忽忽一堆濃影，又從濃影中，透出一星星火光。袁振武扎掙著投過去，打算叩門尋宿求食求飲。迫近了一看，這是一段荒林土谷，土谷內藏三間土屋，外環木柵，從小窗透射燈光。袁振武攀窗試往裏看，有一老婆婆正在堂屋蒸食物，好像一籠一籠的饅頭，另有一老叟，似在內間睡覺，兩人似是老夫婦。袁振武退觀院內，返觀四鄰，這竟是孤另另一座小院，不但左右無鄰，而且前不著村，後不挨店，距大路也遠，若非夜照燈光，外面行人看不出此間會有住家。

袁振武心中納悶，「這麼孤另另的一座小屋，這麼孤另另的一對老夫婦，他們是幹甚麼的呢？」正在作想，忽覺背後有脚步聲，回頭一望，渺無人影。屋內却發了話：「朋友，別看了，請進來吧。」

袁振武隨着這話，不禁一鬆手，不再攀窗，腳踏平地，再一回看背後。一個枯瘦老叟，手持火捻，含着詭秘的笑，立在自己身後，恰將退路堵住。

這個老叟果然不是尋常百姓，實在是冀北人魔焦煥。和他的妻女羅刹，因巨案逃居關外，又和當地土豪玉九起了爭執，夫妻齊下毒手，玉九慘敗，糾衆再來尋鬥。焦煥夫婦仍將

敵人遂走，可是焦煥的一隻腿也受了傷。夫妻倆自知寡不敵衆，遷地養傷；暫隱俠踪，玉九暗暗遣人來刺探他！飛豹子袁振武恰在這時候，奔來攀窗偷窺，焦氏夫妻頓生疑怒。

當下，二老把袁振武強邀入屋內，獻湯獻食，然後細談他的來意。兩方越說越齟齬，當此時外面追尋飛豹子的馬隊已到。袁振武至此吐實，二老也就頓釋疑猜。說：「原來閣下和我們一樣，也是逃罪的人麼？你放心，我夫妻替你擋一下，回頭我還有話對你講。」……牧野雄風的故事就如此開場。

第一章 飛豹亡命逢怪叟

飛豹子袁振武，大鬧官衙，從如狼似虎的隸役手中，掙逃出來。夜走荒郊，逐着燈影，尋到土崗邊狐另另一家民戶，袁振武攀窗窺視，意欲尋宿。那知一瞥之下，看出屋中一對老夫妻形容古怪，似非常人。言談所及，全是武林兇險的事；又似乎覺出窗外有人。袁嘯風心中納悶，不知叩門投宿，是吉是凶，正在俄延，那個古怪老人突然走出來，雙眼炯炯，似識破袁嘯風的來路，手持火捻，上下打量，面含笑容，往屋裏讓道：「朋友，進來吧。怎麼過門不入，只爬着窗眼瞧呢？」

袁振武很窘，已窺見小屋中只有老夫婦二人，好像蒸賣饅頭爲活，可是舉止詭異；在這荒野中狐另另築屋而居，夜間狼號，喪匪出沒；也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做的到。忙對老人說：「我實在是迷路的。」老人笑道：「是呀，是呀，我明白，我曉得，請屋來吧，我這裏不是龍潭虎穴。」立催入內，飛豹子袁嘯風大膽邁步，老人持火把後隨。

那老婆婆發了話，「到底是那位呀？意思是問老人，袁嘯風忙答道：「是我，我是走道的，錯過了宿頭，求老人家方便方便。在下在你老這求點水喝，歇息半夜，天亮了就走，決不敢多騷擾。」那老婆婆慢吞吞的站起來，說道：「原來是過路的客人，這沒有什麼，請進來吧。」遼東一帶，民風強悍，可是民風也很樸厚。凡是行路的客人，走迷了道路，或是錯過了宿頭，就可以向民家借宿，求食。不論是大家小戶，絕不會拒絕你；必要把你請進去，飲食住宿，必盡地主之誼。客人臨走，要是稍酬主人，可以多少給主人的長工，或是平常的

農家，留下點錢。可是就是白吃白喝，騷擾完了，主人絕不稍存怠慢之意，這是塞外風俗好的地方。當時這老人往裏把袁嘯風讓了進來，走進了西房的明間，對老婆婆說：「喂，你給款待款待，我還得輪輪。」竟一言不問，走進去了。這老婆婆却請袁嘯風在迎面石桌旁落坐，問道：「客人貴姓？這是從那裏來？」

袁嘯風不由心裏一動，自己想到自己已是黑人，不便再露袁承烈的真名。遂說道：「在下袁嘯風，是直隸樂亭人，來到關外訪友，不料走迷了路徑，竟自奔馳了半夜，老太太有水賞一些吧；我口渴十分。」這位老婆婆上眼打下眼打量了袁嘯風一番，這才把開水給斟了一碗，又把現蒸出來的饅饅給檢了一盤子，又拿出一盤子醃鹹蛋來；一碟子老醃蘿蔔，向袁嘯風道：「客人；我們這種小戶小家沒有別的好吃食，客人奔走了半夜，一定餓了，隨便吃一點吧。」袁嘯風此時也實在又渴又餓，可是又惦着那追趕的官兵，只怕追到這裏。自己若是不跟這家主人說明，真要追找上門來，自己豈不是坐等人家捉拿，當時雖則口頭上向這老婆婆謙謝着，只是心裏頭惦着追兵的事，未免神不守舍，惶惑不安，把碗端起來，把這碗水喝下去；可是喝着水，不住的向門口張望。那老婆婆好似正忙着收拾蒸出來的饅饅，對於袁嘯風毫無注意。但是袁嘯風把饅頭拿起來吃了一個，別看又累又餓，心裏有着急的事，再也吃不下去了，遂把盤子一推，這時老人走進了屋，沒再出來。只有老婆婆往來蹣跚，袁嘯風趕忙站起，向這老婆婆道：「老媽媽，請把這食物收起来吧，我吃飽了。」這老婆婆看了看桌上的食物笑吟吟的說道：「客人你怎麼這麼不誠實，這麼幾個饅饅還吃不了麼？」

袁嘯風道：「媽媽推誠相待，我怎能客氣，實是吃不下去了。」這時屋裏老人

道：「喂，你把客人請進來，教人家也好歇息，歇息吧。」袁嘯風忙說道：「媽媽，了路，急的有些顛倒，這麼招待，也沒有領教老媽媽貴姓，也沒拜見老伯太似失禮了。」這位老婆婆道：「客人不要太謙，這些小節，何用掛懷。我們姓焦，我們當家的把腿摔傷，尚沒有俐落，因為有病纏身，未免的肺火過旺，說話很是放肆，恐怕得罪了客人，所以由我款待人，請客人不要怪罪我們這種鄉農人家，不經意的得罪客人，客人到裏屋歇息歇息吧。」袁嘯風很納悶，遂隨着這焦老婆婆走進裏間。只見這裏間屋跟外面判若兩樣，雖然也是貧家的情形，可是佈置的雅潔得不染纖塵。近着門是一張白磔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把宜興紅泥壺，幾只茶碗，後面放着幾件不完全的文具，尚有兩套書一只銅蠟台，裏面絕沒有燭淚塵污。在後牆放着兩隻凳子，靠前簷是一舖土炕，土坑上也是潔淨異常，那老人坐在坑頭上，年約六旬，瘦小枯乾，十分難看，簡直除了骨架子，就是兩層人皮，又像個猿猴。臉上兩眼深陷，高顴骨，下頰一縷山羊鬍子，那種怪異的相貌，非常刺眼。這乾瘦的老頭，坐在坑上兩腿伸着，手裏搓着一對鐵胆，錚光雪亮。袁嘯風向這乾老頭拱手道：「老伯，在下袁嘯風，蚤夜間來到老人家這裏打攪，實在不安。聽老媽說是老伯身體欠安，在下這麼冒然打攪的老伯不能靜養，尚求老人家担待。」袁嘯風從進了屋裏，說了這些客氣話，這乾老頭只說了一句：「我明白。」動連也沒動，就好像偶像似的。袁嘯風頗有些不悅，只是自己方在一轉念間，只見乾老頭把面色一沈，向袁嘯風微把頭點了點道：「朋友，你請坐。你既來到這裏，我也不便客氣了，咱們索性把浮文擱起，說點正經的。」一邊說着，用左手向坑對面的凳子上伸，意思是讓袁嘯風往凳子上坐。

袁嘯風聽乾老頭的話風，十分扎耳，只是想到那焦老婆婆已說在頭裏，這老頭兒病纏的肝火極盛，自己一個借宿騷擾，那好挑人家的禮節。遂坐在了坑對面的凳子上。這時那乾老頭手中的鐵胆，依然在掌心轉個不休。袁嘯風心想着，自己一個半夜裏投到人家，蒙人家盛誼款待，只得滿然說道：「這位焦老伯，沒領教尊甫？」

這乾老頭把兩隻問路的眸子一翻，冷然說道：「朋友，你我是推誠相見，還是虛偽的週旋呢？我們還是擇下遠的說近的吧。我的情形，朋友你總可以了然。我在下現在是一半廢人了，一切全仗着一班老朋友們照應。可是朋友你的來意，我很明白。我既把朋友你接進來，就不能再教朋友你空着手出去。聽朋友你的口音，大約你是關裏人，來到這一帶不久吧？」袁嘯風聽這些話，說的沒頭沒腦，頗有些詫異；我與你這乾猴子樣的老頭子，並無一面之識，我來意不過是借宿，難道我被入追趕，他怎麼會知道，這老頭子說話怎麼這樣尖銳，遂漫然答道：「老伯說那裏話來，我在下雖則年輕，可是歷來以真誠交朋友，從不知甚麼虛偽，老伯的話，小侄頗有點不明白，還請老伯賜教？」乾老頭微微一笑道：「朋友，你是從那裏來？」袁嘯風道：「我在下是……」說到這，微微一頓，隨即說道：「我在下是從寧安來。」那乾老頭一聲冷笑，乾瘦的兩頰，和那灰色的嘴，往兩下一撇，道：「朋友你別是記錯了吧！我看你是從瀋陽來吧？」袁嘯風不禁也有些按不住怒火，遂也把面色寒着說道：「老伯，你怎見得我在下是從瀋陽來？我們是素昧平生。我在下不過為迷路，冒造尊府，深夜打攪，一飯之恩，絕不敢忘。只是老伯話語之間，對於我在下的來路頗有些懷疑，我的出身來路，唯有我自知，老伯你這麼見疑，我倒不便再在這裏騷擾，其實我就是進了深山叢林；

這裏的虎狼雖惡，姓袁的還未必就到的了牠口裏。老伯！咱們再會吧！」說到這，袁嘯風站了起來，就在同時，隱隱一陣馬嘶聲入耳。

那老者嘿嘿冷笑了一聲道：「袁朋友，你聽見了麼？這許是尊駕一道來的吧？」袁嘯風越發怒不可遏，深覺這乾老頭太似無情無理。自己真是背運走到了家，甚麼事全遇的上。好容易投到個食宿的地方，反倒找了孽拗。更看不透這老夫妻兩人是怎麼個路道，反正是自願留自己，急不擇言，氣恨恨答道：「老人家所猜測的全不對，就是這一宗猜對了，一點不假，是一道來的。」

乾老頭兒把面色一沉道：「好得很！多來幾個湊個熱鬧。那麼你老兄隨便招呼吧！你別看我這種廢人，像沒有甚麼似的，手底下還可以湊合湊合。不論來多少位，決不會教哥兒們空着手回去！」

袁嘯風一聽不像話，他這滿嘴裏全含着鋒芒，遂點頭道：「好吧！咱們再見。」說到這才要轉身，就覺着從兩肩頭如同兩把鉤子一搭，往肉裏緊，順着肩頭往兩胳膊下握。自己說聲：「不好？」丹田一搭，氣達四稍，雙臂一抱，用的是十成力，往右一斜身，「關平捧印」右肘往外一擡，這是擒拿法的「漁父搬罾」。就在一現肘，已看清正是那老婆婆，一臉的貓笑，右掌往自己肘上一搭，自己就覺着吃不住勁，往回一幌，算是錯了一步，拿棒站住。更得提防那乾老頭，因為離着他只有兩步，袁嘯風怒叱道：「這是怎麼講？」

這位老婆婆冷笑道：「客人怎麼說走就走，你這豈不教我們落慢客之名！客人你來了，就不能再走，要是安着走的心思，就不能來，客人你就別想走了。」袁嘯風見這老婆婆雖是鬢

髮成霜，身手十分俐落，他們既懷惡意，自己若不早脫虎口，定遭毒手。這時見這老婆婆依然堵着門，分明是不容自己走，遂也變色說道：「咱們不必再假作癡呆，請教你們二位的心意，打算把我姓袁的怎麼樣？莫看我無能我還接的住，你們有甚麼道兒，自管畫出來，我倒要領教領教。」那乾瘦的老頭兒點頭說道：「好！你倒真够朋友，我有兩句話跟朋友你說了，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你姓袁也罷，姓方也罷，我知道你定是盛京金玉科老兒請出來的，可是據我看你多半爲人利用，冒然就一口應承。我這老頭兒若不是發覺你武功派別，和我們有些淵源，也就早打發朋友你上路了。我這人一生恩怨分明，我痛恨玉九那小子，因爲他就爲了他個人一點微名，累次和我作對。玉九這小子也不是不曉得我的手段，豈容他人輕視妄動，只是這小子利慾薰心，他想到把我撈着，又是名又是利。這一來教他害了許多同道，我已聽說玉九這小子知道我這下盤不久就要痊愈，所以在當我沒恢復行動之時，他謀我之心更急，不過玉九這小子是迷了心竅，他忘了我冀北人魔是那麼由他算計的麼！我已預備在兩三個月內，先給他些手段看，教他也親口嘗嘗我冀北人魔的滋味。不料朋友你來了，只是你手底下竟有三十六路擒拿手的功夫，故此才強忍着，不肯冒然動手。朋友你與鷹爪王魁有甚麼淵源，你要明白見告，免得自悞！」

袁嘯風聽這乾瘦老頭自報同是關裏著名的飛賊，江湖人稱冀北人魔焦煥，十餘年前，就是婦孺也知道有這麼個活魔，偷富濟貧，頗著義賊之名。冀北人魔性情古怪，江湖同道中要行爲稍差，他就立刻反去偷他，把同道們懲治得全是敢怒而不敢言。袁嘯風踏入江湖之後，就聽說綠林中有這麼個怪傑，想不到今夜竟在這裏會見，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再參酌他的話

風，其中實含了誤會。遂抱拳道：「原來朋友你就是名震江湖的焦老師，失敬得很。焦義士，聽你的話，分明是拿我姓袁的當了官家差弁前來不利於焦義士，這真是笑話了。實不相瞞，我現在也是難中人，我身還背着官司，自願尚且不暇，那能不度德，不量力，妄自多管他人之事。焦義士，不要誤會吧！」

這冀北人魔焦煥哈哈一聲道：「這麼說是我輸了眼了。」袁嘯風謙然道：「焦老義士，說那裏話來，我們全是武林一派，不過客氣，在下實曾拜在王老師的門牆。不過師徒相聚為時很暫，所以對於王老門中絕技，緣慳福薄，未能得王老師的長時教誨。在藍灘傳了我幾手擒拿，在下自到關東，更不知我王老師寄身何處了。我在下以實言奉告，不知焦義士肯置信否？」冀北人魔焦煥，聽袁嘯風說出來歷，點點頭道：「袁師傅，我倒有幾成信，只是袁師傅你現在是否已在關東道上，跟六扇門結識，我還不敢斷定。只看你今夜的行徑，顯然是有所圖而來。袁師傅我們既然全是江湖道上朋友，彼此相見以誠，誰也別和誰再動虛偽的客氣。我不怕袁師傅你見怪的話，袁老師若不是一淌進我這小小的蝸居，已露了手師門的真傳擒拿手，我們早就動手了。王師兄的三十六路大拿法，與內家外家的傳授迥然不同，他自己精究出三十六手擒拿的招術，為江湖獨步。所以袁師傅你只略一施展，已為拙荆所識，才不肯暗下毒手。袁師傅你既是帶藝投師，那麼你在未遇王老師時，在那位門下，派宗那一家呢？」

袁嘯風被這一問，自己又沒預備話，一時不好回答，嘯喘着說道：「我以前麼，沒有正式投過名師。不過胡亂學過幾年，提不到承師了。」冀北人魔焦煥，抬頭向立在門首的老妻看

了一眼，面色一沈，很是難看，忽的嗤嗤一笑道：「我明白了，袁師傅莫非已流入綠林，作着夜走千家盜百戶的買賣了麼？劫富濟貧，更是英雄所爲，有甚麼不可告人的，袁師夫這麼閃爍其辭，焦某倒敢請教了。」袁嘯風見他錯會了意，自己想了想，遇到這種江湖怪傑，喜怒無常，還是實話實說的好。遂歎息了一聲道：「老義士，不要誤會，我在下實有難言之隱，不願提當年舊事，提起來實在痛心；我索性實說了吧！我實是由東綢緞丁的掌門弟子，丁老師竟自廢長立幼，我一不犯門規，二不會作過甚麼辱沒師門的事，丁老師爲了兒女的私誼，擢拔我師弟，接受了衣鉢；我實無面目在師門立足，這才遍歷江湖，實指望重訪名師，別求絕藝，將來要在師門中一吐冤抑，只是奔走了數年，毫無所遇，我是運塞時乖，不僅沒訪着名師，還是屢遭逆事，真令我灰心已極！老義士請想，我但分得已，我絕不願再題舊事了。」這位焦老聽了，愕然向他老妻道：「哎呀！我們若不是稍形慎重，幾乎悞事。原來袁師傅派出名家，又經兩湖大俠王老師的指點，那會含糊，我們倒失敬了。袁師傅你是心胸過大，要想成爲一代著名武家，這倒是英雄抱負，不同凡俗了。」

這時那老婆婆忽的走向這位風塵奇人焦煥的身旁，附耳低聲，不知說了句甚麼。那焦煥却從鼻孔中哼了聲，並沒答言，老婆婆跟着走開，焦煥慢吞吞的向袁嘯風道：「袁師傅我這拙荆忽的想起，以前曾聽同道說過，以三絕藝名震江湖的山東綢緞丁，門下有兩個最得意的弟子：一個姓俞名振剛，一個姓袁名振武，這兩人全是深得太極丁的真傳，全精抗丁門三絕藝。袁師傅的姓氏相同，名則各異，可是另有一人麼？」

袁嘯風不禁臉一紅，忙說道：「老義士所說，那袁振武就是弟子，這倒並非弟子不說真

姓實名。只爲當年在師門學藝，師門中全以振字排名次，我負氣出師門，在未能重學絕技之先，不願再題是丁門弟子；所以到處只用我原名袁承烈，不再題振武二字……」袁嘯風說到這，突的覺得又已失言，自己虎林廳遭禍，袁承烈的名字已落在官家的耳內，打定了主意，暫時先避避風聲，更名袁嘯風，怎的把自己把真名又脫口而出，太不檢點了。自己臉一紅，看了看這位江湖異人焦煥，似乎沒理會，心理稍一鬆，回頭看了看老婆婆，不知甚麼時候也出去了。袁嘯風剛要再說自己的事時，那位老婆婆，身形輕悄悄閃進屋來，又到了焦煥的面前，附耳說了幾句。那焦煥突然眉頭一蹙，陡露凶猷，厲聲向袁嘯風道：「袁朋友，方才那夥馬隊去而復轉，袁朋友，你要是果然跟他們沒有牽連，深更半夜，我這裏絕不容他們這麼騷擾，我可要給他們些顏色看了。」袁嘯風一聽，果然遠遠有人馬聲音，不由臉上變色道：「老前輩已是一家人，我焉能再瞞哄，只是時候倉卒，無法細告，這撥馬隊是虎林廳的捕快，實是爲追起弟子而來，弟子的事，少時再詳稟一切；弟子連夜逃罪，氣力垂盡，弟子先往附近躲避一時，他們就許進來搜查，義士也好應付。」

這位冀北人魔焦煥一聲冷笑道：「袁朋友，你這話可是真？」袁嘯風正色答道：「弟子若再有一字虛言非人類了。弟子要論對付這幾個狗腿子，還不致落在他們手內，只爲他們有兩桿火槍，弟子只要一動手，就得傷人。所以但能躲避的開，不願多惹是非。」焦煥聽了，點點頭道：「只要你明白江湖道的信義二字就是了。你既來到這，我看在你師傅的面上，也不能再袖手不管。你在我這兒，我要教你鑽大梁子，（唇典爬高糧地）我也太丟人了。」隨向老婆婆說道：「這可全看你的了，要教這夥狼崽子討了好去，我們就栽到家了。」

「又向袁嘯風道：「你到房上去坐一會，不用你多管，看個熱鬧吧！」隨向袁嘯風一揮手，復向老婆婆說道：「你把他們引了來，別再被他們走了。」

袁嘯風此時是唯命是從，聽得人馬的聲音越來越近，不敢再耽擱，匆匆走出屋來。將出屋門，只見兩道黃光直射過來，袁嘯風忙一俯身，身隨黃光一閃中，已飛縱到屋面上，伏身在後房坡上。就在自己才伏下身去，只見追起自己那撥馬隊，已一窩風的馳到。這一到近前，袁嘯風已看出這六名官人，大約追出很遠去。馬身上汗氣蒸騰。這一行六人到柵門前，各把牲口勒住了，一個個翻身下馬。內中一個粗暴的聲音道：「有人麼，出來兩個接牲口？」這一喊嚷，非常凶暴，袁嘯風看着十分憤怒；自己在暗地潛身，不便答腔。跟着聽得屋中的老婆婆慢吞吞的口操着關外口音答道：「誰呀！這麼大驚小怪的，那起來的！」外面的發話的官人，厲聲叱道：「混賬！老爺們是辦案來的，你是甚麼東西，找挨揍吧！」這老婆婆慢吞吞的把柵門拉開道：「我說是牲口，從那兒起來的，沒敢說錯話呀！」官人們一聽說話的是個老婆婆，拿孔明燈的，持燈向這位老婆婆面上一幌，想看看面貌，那老婆婆竟自啣了一聲道：這是甚麼呀！」立刻用手把臉擋上，官人中有措火槍的，名叫韓世乾，同子弟兄中全管他叫寒石十。這小子陰險損壞，手黑心狠，把韁繩往短柵上一拴，來到柵門口，向這老婆婆喝道：「你這老梆子絕不是好東西，不用跟老爺們來這一套，你是賣甚麼的，我們早有個耳聞。你出來，爲是三言兩語，把我們擋走了，是不是？沒有別的說的，我們是整整了多半夜，好容易來到你這兒，我們看着他進來的，索性教他緩緩氣，我們也想跟你們當家的朝朝相，多交一個朋友，你是教他出來，還是我們進去？」

這位老婆婆却縮回一步去，道：「老爺這全是甚麼話呀，我一個婦道人家，可不懂。我們當家的倒告訴過我，這關東的拉大帮的好漢爺們全會調坎，你們衆位一定是道上的了。我這兒是賣鱸魚的窮人，就指着賣幾斤鱸魚，賺幾個錢度命。我的兩個孫子昨天晚半天下剛打飛禽，那想到打上了一隻挺大的飛禽，也看不出是甚麼怪鳥，竟連綱子帶着飛走，雖是帶着綱子飛不高，它不往地上落，也捉不着它。我這兩個孫子因爲打不成來，反丢了口袋，說甚麼也不捨，竟趕了飛禽去，頂現在也沒回來。好漢爺們可憐我老婆婆吧！我孫子要在家，一定來伺候爺們。沒別的，爺們自己照顧自己吧！」寒石干聽老婆婆說的這片話，頗有些個語帶雙關，牽纏得不清不白，這六名官人撲奔這裏，一半是因爲這裏孤零零的現出人家，十分扎眼，六人騎着牲口追出十幾里去，沒有追上，翻回來掃到這裏，疑心怕窩在這裏，再者多半夜的工夫，人也渴，馬也渴，正好有人家，也可以歇息歇息，這六個人要是一看人家應門的是老婆婆出語和藹一點，進屋去又沒賊證，打攪一陣，乾脆一走，也就許沒事。只是這班虎狼官役，到處倚官仗勢慣了，拿着威嚇鄉愚，敲詐老百姓當作公事一樣。更加這寒石干尤其可惡。這才險取了殺身之禍。

寒石干竟自一聲斷喝道：「老梆子，你那來的這些嘮叨。你不看明白了，就敢胡說，不看你是個女人，先給你一鐵尺，教訓教訓你。我問你剛進來的这小子他怎麼不出來，真還等我們掏他才算啊？」說到這向身後的弟兄們招呼道：「喂！哥兒們，把牲口交給杜老五，教他溜飲，咱們亮傢伙進去拾；衆人噉應了一聲，單刀鐵尺，故意的往地上碰出響聲來示威。那老婆婆似乎吓的聲音發顫的道：「老爺們別着急，我這鄉下人不會說話，我們情實是好人，

那敢收容匪類。」嘴裏這麼念道着，一溜歪斜的往裏撞，闖到屋門口，把門抓抓住，哎喲了聲，險些沒摔在那裏。

寒石干帶着四個同夥弟兄闖了進來，屋中的冀北人魔焦煥，却發話道：「媽媽，咱孫子回來了麼，教他們快進來吧，把我這半死不活的爺爺全要想死了。」寒石干一聽，更加惱怒，算起來，我們全變成孫子了，遂不顧甚麼，厲聲答道：「孫子沒來，你祖宗來了。好小子，你敢繞脖子罵人，立刻一縱身竄了進來，大叫，「說話的小子你出來吧！」那老婆婆却在家人身後，哭喪着道：「老天殺的，你不看看來的是誰！坐在屋裏就惦着你那討債鬼的孫子，這幾位老爺可疑心了。」寒石干進得屋來，一察看是兩明一暗的屋子，這西房明間熱氣騰騰，果然是做饅匕的情形。寒石干跟着搶到裏間門首，把門口一橫，手中單刀把前身護住，往裏一看，心說道：「這可真糟，那有甚麼值得一顧的人物？」這真太猛浪了，差刀難入鞘！一聲斷喝道：「走：你是幹甚麼的；見了老爺們，大模大樣的難道你就這麼不懂理性！」

冀北人魔焦煥，慢吞吞的向這寒石干愣視道：「我甚麼也不幹，我已是廢人了，想幹甚麼，也得幹的了哇。老爺們摸到我這有甚麼事？」官人中有一個叫王德的，厲聲說道：「少弄這一套，我們一不是請安，二不是問好，我們是奉官差派，到這裏辦案。你這裏有虎林廳作案脫逃的犯人，落在你這裏。你趁早把人交出來，別教我們哥幾個費事；你跟我們動鬼吹燈的把戲，你可是自找懸壺。」

這時這位老者，冀北人魔焦煥，立刻冷笑一聲，「你們老爺們這可叫硬拍，我一個殘廢人，不過指着老妻帶着幾個小孩子們在這裏賣饅匕，賺蠟頭之利來度活，我們不懂甚麼叫窩

藏匪人，容留逃犯。我這家家業業，全在這了。老爺們隨便查看吧！」那寒石干道：「我們沒問你這些閒話，我們明明看見這名犯人是逃到你這兒來了，就是你現在沒給隱匿起來。也一定從你這又逃走的。你說對吧？你想用這種輕描淡寫的話，來打發我們，那是你想偏了心，你就乾脆說實話吧。」

冀北人魔焦煥，憤然說道：「我是實事本有，實事本無，我這沒見這麼個人，老爺們教我說甚麼呢？」那老婆婆也隨着進來，向衆官人們道：「老爺們多恩典我們吧，你就是把我們逼死，我們也說不出甚麼來呀！」那寒石干把提着的一柄鐵尺往那老婆婆的身上一撥，立刻叱道：「你是別找不自在，我們這是官差，你這麼隨便說話不行。」他這一用鐵尺撥老婆婆的脊背，自己可覺着沒用多大力，那老婆婆一溜歪斜往門框上一撞，摔！的一聲，門框咯吱吱直響，屋頂上簌簌的往下落土，那老婆婆哎喲着讓道：「你們這是要打死人不償命啊。好好，你們這羣土匪不把老太太打出個樣兒來，咱們是你死我活，你們打吧。」說着立刻往門坎兒一坐，放起潑來，連罵帶哭。這一來把這五個官人給震住，立刻面面相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沒有主意。那官人王德是揸着火槍的，立刻的從肩頭上把火槍摘下來，隨即厲聲向這老婆婆道：「你這是作甚麼？你別倚仗着你是個女流，你這麼胡纏，別說我們可要給你個苦子吃。我們辦的是案，可管不着你是女的是男的。來呀，把這個潑婦鎖上。」這位冀北人魔一見這夥虎狼官役；要蠻不講理，因為還沒到動手的時候，遂向老婆婆說道：「你這是作甚麼，到底是女流之輩，教人家看不起的。你也不想，你是甚麼年紀了，已竟快往土裏爬的人了，死生二字，跟我們沒有一點動心的意思了，我們別說還沒作了挨刀的事，

怕甚麼？話又說回來，收原結果，落了一刀之苦，我覺着比癱在床上病死，痛快的多。傻老婆起來吧，別教老爺們笑話了。你不信問問衆位老爺，各位全是好漢子，腦袋全掖在褲腰帶上。幹人家這種差事，怕死貪生的幹不了，出來辦案，那時也許挨了刀，送了命，教你這種傻老婆聽着，還吓死哩。滾起來吧！別招衆位生氣了。」說到這那老婆婆站起來，蹣跚出屋去。

官人們方要發話，這焦老頭子，竟口似懸河的說道：「老爺們請搜查我這兩間屋子，有一點犯法事，情願憑老爺們處置，爺們高升吧。」

這班官人，見這不能罷動的老頭子，和這老貧婆說出話來，忽軟忽硬，有心跟他們認真。可是他這兩間屋子又沒有甚麼形跡可疑之處，不好無故翻臉。寒石干扯了王德一下子，向大家道：「算了吧！遇上這種無知的鄉愚，跟他們認真起來，倒顯着咱們欺負他們了。身在公門好修行，那不行個方便呢，交他這個苦朋友吧。咱們又渴又累，先在他這歇一會，緩緩氣，天也快亮了，好在那小子也逃不出咱們手去，咱先吃點甚麼。」一邊說着，走出裏間，焦老頭子却望着這夥官人的背影說道：「老爺可多包涵點，我們這傻老婆，脾氣太滯，惹老爺們生氣時，千萬多擔待吧。」官人們誰肯答理這種無謂的閒話，五個人走出來，在外間的板凳上並排的坐下，向老婆婆道：「你那鍋裏熱氣騰騰的煮的是粥是飯？快給我們盛上來。」

這位老婆婆氣恨恨的道：「飯啊，粥啊，任甚麼沒有！只有蒸饅七的水，願意喝嗎？」官人們聽了皺了皺眉頭，此時口渴的厲害，只得向這老婆婆道：「你給盛幾碗來。」這位老

婆婆，拿了幾個黃砂碗，從鍋裏滔了幾碗，給放在官人們面前，那股子鹹味衝鼻，只得先解渴要緊。遂搶着各喝了一盃，喝完了全吡牙裂嘴的。王德道：「你把屈裏的饅匕給我們揀一盤子來。」老婆婆聽了翻眼皮道：「甚麼，吃我的饅匕麼，我那可是賣錢的，白吃可不行。」王德吓啐了一口道：「你這老東西真可惡，你怎麼知道是不給錢，白吃你的，不開眼的東西，白吃你的那是賞你個臉，老爺們饒不追問你窩藏匪人的事，你倒看老爺們可擾了。惹惱了，先把你這老傢伙細上，吃完看你找誰要錢去。」

那老婆婆哭喪着臉子道：「那可不行，你就是閻王老子，白吃饅匕也不行，我老婆子就指着這兩屈饅匕活着，錢就是命，不要命也得要錢。你不先給錢，我就跟你們拚了！白吃匕饅就是不成，你們拿刀先把我宰了吧！」一邊說着，竟兩手按着籠屉，怕人搶她的。官人們見這老貧婆這樣情形，教人哭不得笑不得，寒石干道：「王老弟，咱們犯不上跟她誣這種閑氣，我們拿錢買饅匕，還有甚麼說的麼；你這老邦了，饅匕賣幾文錢，我們拿現錢買。」說着從腰中拿出一串錢，一包散碎銀子，往桌上一拍道：「你看，老爺們有錢，會白吃你的嗎？」這位老婆婆遂用盤子給檢了十個饅匕。往桌上一放道：「你給四十個大錢，四文錢一個，我們絕不訛人。」官人們遂真個如數給了錢，其實他們那肯受這種挾制，絕沒安好心，預備吃完了再擺治這老夫婦。

第二章 人魔詭笑戲惡奴

這時這位老婆婆却似見了心裏痛快了似的，向前說道：「你們幾位淨吃饅匕多難吃啊！」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邪了，火槍我就立在窗根底下的。我沒離地方，這才一扭頭的工夫，怎麼會沒有了？你們哥幾個別跟我玩笑，我可真急了！」大家全來到近前，王德道：「五爺，沒有跟你玩笑的。再說全在這裏，這不是全從屋裏出來嗎？孔明燈呢，拿燈照照，別是立錯了地方了吧？」杜五急的暴跳如雷的罵着，往台階上拿孔明燈時，台階上空空如也，連孔明燈也沒有了。杜五急的躲腳道：「連燈也沒有了，這是我該死了，怎麼全出在我手裏。」

這時連那陰損多謀的寒石干也慌了手脚，向院中轉了一眼道：「五弟，你別鬧，這裏定有毛病。」扭頭向王德道：「屋裏把燈拿來。」王德轉身跑進屋中，伸手抓起一盞孔明燈，才要轉身，眼中似覺兵器中短了一件，停步看着，不禁叫道：「韓頭，壞了，快來吧，怎麼這裏這桿火槍也不見了呢？」院中站的韓頭一聽王德在屋裏一嚷，自己真如沉雷轟頂，噲的兩耳齊鳴，眼冒金星，差點沒死了，也躲腳道：「毀了，這可怎麼交待？」一邊說着，闖進屋中，往那張破桌子一瞥，已看清那根火槍已無影無踪，韓頭立在那一語不發，那老婆婆慢吞吞從屋裏出來道：「老爺們怎麼的了？這麼嚷鬧，敢是牲口脫了韁了麼？我早跟老爺們說了，這裏偷馬的賊可多，不留神就許吃眼前虧。唉！真就有太歲頭上動土的，胆子多大呀！」這位老婆婆嘴裏亂七八糟的叨念著，往他們面前湊。那王德正在怒焰頭上厲聲叱道：「滾開，不用裝瘋賣傻的！來這套假門假氏，在你這丟的，在你這找，我看準了你們不是好人！」那韓頭皺着眉思索着，突向這老婆婆道：「你這裏就只你老兩口子住着，沒有別人嗎？這老婆婆道：「老爺你已竟知道何必明知故問？我還有個孫子，沒有回來。」韓頭道：「那麼那間小屋誰在那裏住著？」老婆婆道：「現在沒人，我兩小孫子趕飛禽沒回來，他們在家，

他哥倆在那間裏睡覺。」韓頭冷笑道：「你兩個孫子大約是回來了，紮在那屋裏不出來見你，我猜的準對。來，咱們看看去，」說罷向同夥弟兄一使眼色道：「屋裏的老頭兒也得照管着。」跟着不容分說，四個官人圍着這位老婆婆往外走，老婆婆蝸蝸輩輩的不肯痛快跟着，嘴裏含糊糊糊的道：「我沒聽說過，誰家的孩子回來不找大人的，老爺們這是何必呢。」官人們只不做聲，連推帶擁，來到這間小北屋前，把門拉開，先用燈往裏照了照。屋中只堆積着些笨重的什物，土蔽塵封，更沒有睡眠之處。韓頭進去，用燈仔細照了照，那老婆婆也走進來。這時那王德杜五等也全隨進來。韓頭轉走到門口，堵着門一站，鐵青着面色道：「老婆婆，你說實在的吧，我們兩桿火槍你給弄到那兒去了？你不把盜槍的點兒交出來，你們就別想脫乾淨。來呀。拿繩先把這老梆子碼上。」

那王德杜五立刻一撩衣襟，各掏出一根繩子來，兩人齊往這老婆婆身旁一湊，就要伸手捆這老婆婆，這位老婆婆往後一退，擺手道：「老爺們你怎麼不說理，你們丟了東西，憑甚麼找我們！我們這兩個廢人，始終沒離屋子，你們自己把東西丟了，怨自己不小心，難道把東西交給我們了麼？你們要這麼蠻不講理，難道還要逼死人麼？你們這麼來，是倚官仗勢，倚勢欺人；你們就是把我家老爺子殺了，我也不知你們的火槍是誰拿去了。」韓頭冷笑道：「我們還倚官仗勢？我們家是官人，再要是不給你這老梆子點真的看看，教你把我們全賣了。我先問你，你說你兩個孫子在這屋裏睡，這屋裏明是空閒，難道全在這土地上睡眠不成？你想再用花言巧語，有誰肯信？你想不說真情實話，我教你逃出手去，我們就枉在六扇門裏混這些年了。」

那老婆婆冷笑聲道：「你們要是這麼血口噴人，誣良爲盜，那真是要官逼民反了。」這時韓頭看了看這屋中的弟兄，已全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兩邊鎖着這個老婆婆，那王德把門把住，自己也提着刀，看情形，就讓她手底下有功夫，憑弟兄四個料理她一個人，也不致再教她逃出手去。當時這個捕頭韓世乾，看出這個老婆婆是江湖綠林道，她是矯作鄉農，在這裏潛踪匿跡，不下手收拾她，難道我們還等她們逃出手去麼。所以故意把她先調出來，好單獨收拾她，恐怕他們萬一得手，他們兩個點子合到一處，就費了事。

韓頭一看，時機已到，不下手等甚麼，遂向同手弟兄喝了聲：「不用再跟她費這些話，捆她。」韓頭這麼一喝令捆，那杜五跟一個叫侯勇的，兩人一左一右，猛地向這位老婆婆的兩臂抓來，忽然間一人抓住了胳膊。韓世乾把手中刀向老婆婆的面門上一擡道：「你敢掙扎，我先把你廢了。捆上她！」這兩個虎狼似的捕役，立刻各自手中用力，想把這老婆婆拖倒。這位骨瘦如柴的老婆婆，忽的一聲狂笑，這笑聲尖銳的十分難聽，好似夜貓子叫似的。在這狂笑聲中，猛然叫罵道：「鼠子們，瞎了你們的狗眼，滾開吧！她雙臂猛然一振，杜五侯勇，覺得這老婆子的胳膊忽然往外漲起，硬如鑽石，再也把握不住。更被這老婆子往外一抖，兩人齊向兩旁搶出兩三步去，險些栽倒。

那韓世乾一看情形不好，遂也不顧一切，手中刀順勢往外一劃，往老婆婆頭上便削，這位老婆婆竟自惡狠狠的一口唾沫向他臉上啐來。同時這位老婆婆，身形幌動，刀已削空，自己寸關尺脈門上破敲了一下，只覺着一隻胳膊疼澈骨髓；噹唧唧，刀已墜地。

那王德是在門口堵截，這時見這老婆子果然厲害，遂躡着脚步，只用脚尖一點地，猛撲

到了老婆子的背後。掄鐵尺，斜肩帶背就砸。這位老婆婆往右一個拖步斜身，反往王德的懷裏一欺，立刻伸出來形如鶴爪的鐵掌，往外一穿，砰的一聲，正打在了這王德的肩頭；吭的一聲，竟把他打的撞出了門外，跌倒院中。同時正房屋中也怪叫起來。

兩名官人高嚷着：「韓頭快來，這老傢伙實是老合，我們掛了彩了！」韓頭一聽，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不由大怒，這時老婆婆立斃那種龍鐘老態，兩隻深陷的目光如炬，滿面殺機，向外一縱身，來到院中。那王德剛爬起來，被老婆婆一俯身抓起，喝了聲：「狗奴，先饒你們一死，給我滾吧！」悠的竟把官人王德扔到木柵外。

這時韓世乾等，知道身入匪人巢穴，中了這乞婆的圈套，向侯勇們招呼了聲，齊往外闖。上房裏兩個弟兄也逃出屋來，不用說，教那老頭子打出來的。侯勇等十分詫異，憑兩個壯漢，手底下又有三招兩式的，屋中那糟老頭子，又是個廢人，兩腿不能行動，怎的竟會全受傷了。遂高聲叫道：「怎麼那老傢伙難道是喬裝殘廢騙我們麼？」

屋中逃出來的兩個弟兄忙道：「韓頭，那老傢伙殘廢倒是真的，可是真扎手。我們一個弟兄挨了他一袖箭，一個吃他反掃了一掌。老傢伙連坐的地方沒動，竟叫他把我們兩人全趕碌下了。韓頭，捨不下來，咱們別全都在這裏，扯活吧。」

這韓世乾覺着跟頭栽的太厲害，這麼下了。往後虎林廳不能再呆，咬牙說道：「不行，跟這兩個老梆子拚一拚！」嘴裏雖這麼硬，手裏可不成了；連着身上，頭頂上，一氣挨了四五掌。這老婆婆並不下毒手，可是形如乾柴的手掌也够勁。最損的是頭頂這兩下子，頭一下是一拍，韓頭被拍的耳中嗡嗡的都眼花耳鳴，身軀連幌了兩幌，沒摔下。忿怒之下，手中的刀

使足了勁，照着老婆婆的脊背斜着劈去。此時是急急交加，顧不得了；一刀把這老婆婆爲兩段，再拿主意，所以當時刀下的是十成勁。焉想到堪堪刀刃已挨到老婆婆的背上，颯的如飛鳥騰空，這老婆婆身形如一縷黑烟，竄起一丈六七，往後落去。韓世乾刀既劈空，其勢過猛，猝然收勢變招，已沒有這種本事。刀鋒向下落去，正赶上同伴一個叫牛三的，這次破出死去，想把這老婆婆擰在這裏，運足了力，掄鐵尺，連人帶鐵尺一塊奔這老婆婆來。這一下若真招呼上，準得被砸個骨斷筋折，血肉橫飛。只是這種粗淺的武功，在這位隱跡邊荒的女盜俠面前，不啻蜻蜓拔石柱，綿羊鬥猛虎，連影子全擊不上，沒砸上老婆婆，可正在韓頭劈空了的刀上。噹的一聲，韓頭哎喲的一聲長號。

惡作劇的老婆婆更同時竄起來正落在他的背上，一掌往他頭上一按。他號叫的聲音，被這一按頭，後半截聲音給按回去，「吭」的聲，幾乎把腦袋給擠進脖子裏去，頓子疼的說不出的難過。這次韓世乾可再不敢抗碰了，滾身爬起，拚命的竄向木柵。無奈負傷之下，雖只這麼矮的柵牆，依然沒竄俐落，脚尖碰在木柵上，這一下子又碰了個整個的，咬着牙，連滾帶爬，逃向青樑子去。於是這辦案的官役已有逃走的了。

這裏王德跟牛三沒得走脫，被這老婆婆撈着，把兩人一手一個給掄出木柵外。其餘的見勢不佳，登時東的東，西的西，各不相顧，各逃各的命。一剎那，雲消霧散，裏外寂然。

老婆婆仰頭向屋頂上招呼道：「小夥子，全散了，請下來吧，還想看啊，別忙，等兩天有比這個更熱鬧的。」袁嘯風這才湧身一躍，挾着兩桿火槍，落在院中。速七的隨着這位隱跡風塵的女盜俠焦老婆婆追到柵外看看。然後走進屋來。裏間的冀北人魔焦煥招呼道：「怎麼

樣？這幾個小子打發了麼？」焦老婆婆道：「那還禁住我拾尊，今夜算便宜他們了。」

這時袁承烈竟自規規矩矩的到了這位老英雄面前，往地上一跪，叩頭道：「救命之恩，決不敢忘，老前輩此番援救我袁承烈於窮途末路，我只要稍有寸進，永當圖報；」叩罷頭起來，冀北人魔焦煥含笑說道：「這羣狼崽子，就是沒有老弟你這場事，犯在我手內，我也不能空空把他們放過。只教他們稍稍吃點苦頭，算是沾了我宿疾未愈的光了。我若是病魔退淨，焉能教他們再生還虎林廳。老弟你我雖是夙味平生，可是老弟你既然曾入王老師的門牆，我們頗有淵源，我與你紀師叔爲生死之交，與尊師更有互傳祕藝之誼。你悞打悞撞的來到我這蝸居，真有些鬼使神差，你到底惹出甚麼事來，教他們跟追你？老弟你此後的行止，決定投奔那裏，可否相示？」

袁承烈道：「弟子來到遼東，行止靡定，原冀投名師；訪益友，在武功上求深造，不料命運不濟，屢遭挫折。把原到遼東的熱望，化作寒冰。爲今又在虎林廳闖了這場事，冤遭誣陷，形同罪人，只有變姓名暫時避禍。我有意追隨老前輩左右；虔執弟子之禮，求老前輩推愛鳥及屋之情，慨予收錄。弟子得老前輩的覆蔭，諒這遼東道上，不會再有奸人敢來加害弟子。不過弟子這種請求，頗覺冒昧，老前輩指示弟子吧。」冀北人魔焦煥慨然說道：「袁老弟：論我與王師兄計師弟的交情，以及武林中的義氣，對於保護老弟此後的安全，義無反顧。只是我還有不得已之苦衷，老弟你可莫要誤會我在下是推託。實告訴老弟你，我身上的事情比起老弟你這點小事來，實有天淵之別。在最近數月中，恐怕還有幾個出類拔萃的朋友來訪我。我絕不能再像以前隱跡潛踪，變名易服了。因爲這尋來的人；只要踏到遼東道上一

步，我絕不能給遼東道上的好朋友們現眼，好歹我們得有一個算一個的比畫着看了。那時鹿死誰手，我也不敢斷定。你只要不離開遼東道上，不會不知道，我只要把這幾個朋友的事了當了，我定然在遼東揚揚萬兒，也給我們關裏的弟兄們爭一席之地，所以我現在實不敢奉屈老弟跟我在一道，簡而言之，我夫婦此刻正是生死榮辱關頭，自身尚且不保，焉能令你跟着我們蹈險呢？」

袁承烈道：「弟子一身飄泊，並沒我立身之地，可稱得起浪跡江湖，到處爲家。我現在冤遭誣陷，只得遠走邊荒，變名避禍，並非弟子胆小怕事，焦老前輩；你老一定能體諒弟子，光棍不鬥勢，我們倒是不把「死生」二字擺在心頭，不過也得分事。眞要是落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胥吏手裏，就是你有天大的本領，慘死他們手中，只不過落個異地冤鬼而已。我想着情願追隨老前輩左右，可以多得教益，就是把性命斷送了，爲老前輩稍效棉薄，倒也甘心，比落在官人手中強得多，求老前輩不要推却才好。」

這位冀北人魔焦煥，遂萬然說道：「老弟，我們相見以誠，我要以浮泛之情相待，老弟你的去留就任憑你了。我們既是一家人，我把我的行藏奉告，決無絲毫虛僞之情。此後我的下盤調養的如初，也正是我後半生的生死關頭；我應付這幾個對頭，只有憑我夫婦之力，不能借重他人。因爲我們自己了結了，後患全無，還可以在遼東道上建立一點根基，樹後半生的事業。若是一借外援，反給自己招來無窮後患。袁老弟你想，我怎好不趁這次把關裏所懸着的事，把他全結束了呢？」

袁承烈忍不住問道：「弟子愚淺的見識，固然是莫測高深，只是若不請示老前輩指示明

白，弟子就是離開老前輩，也懸系着。聽老前輩所說的情形，並不是跟敵人約定甚麼時候較量，敵人對於老前輩的行踪似已偵得落在遼東。老前輩已知道他們最近就要追蹤到遼東，可是老前輩的病未大痊，倘若在這時來了？老前輩怎能應對？」這位風塵豪客呵呵一笑道：「袁老弟，你倒是肝胆少年，我此後多得你這麼個知己，倒是件快事。你這麼關心，愈令我心感，我倒不能再掩飾了。實對老弟說吧，我原是脊骨的尾閭上被仇家重手法所傷，任何人也知道我的下盤算廢了。可是我當日自知不是仇家的敵手，把傷勢故意的加重了一半，從那時起不論親疎遠近全知道我是個廢人了。其實我當日受傷是真，我仗着師門的療傷祕法只養了百日，就能行動。當日受傷後，我只在關內潛踪，可是那時行踪並不十分嚴祕。我雖是治好了傷，依然矯作廢人，連同道中，全相信我這人算廢人，他們把我纏綿病榻的情形向外傳揚出去。又值我那仇家因事遠去江南，我夫婦趁機逃到關外。我們到遼東來，就是親如我本門的人，我全沒教他們知道。可是我們來到遼東，仍然不敢稍形大意，依然矯作殘廢。我暗暗鍛鍊內功，練了一種「金剛坐禪法」和「盤椿」的功夫總算這點苦功夫沒白下，操練的頗有進境。我這麼韜光養晦，直到今年，才被我這仇家探着我的行踪。大概他已猜知我是矯作殘廢，隱路遼東，待時而動了。……」

冀北人魔焦煥，說到這裏，稍頓了一頓道：「我因為當日在順天府撿了兩件案子，案情重大，好幾年的工夫總沒把這案圓上。事主又是朝中當權的主兒，那時想起來，那時追問，故此我的事，一時總完不了，我這仇家也是半為私仇，半為公事，不把我圓了案，決不甘心。我們這次再一「朝了相」決難兩立。好在我尚有把握，不致落在他們手中。我的事大概

如此，我把我的事情全告訴你了，你定能諒我不得已之苦衷了。」

袁承烈這纔明白這位老英雄，起情身措巨案，他的案情一定重大。自己前些年耳聞着北京城出過幾件重大案件，最厲害是某府邸失去價值連城的珍寶，傷了多少護院的；爲這案毀了好些官員捕役。這麼看起來，一定就是這位老前輩辦的了。自己不敢多問，遂恭敬說道：「原來老前輩尚有這些牽纏，真是弟子想不到的，弟子妄爲老前輩擔憂，真是井底之蛙，以管瞧天了。」

冀北人魔焦煥道：「老弟，你說那裏話來？這正是你熱腸俠骨的地方。我索性教你看看，我的狀況你就明白了。」說到這裏霍的站了起來，隨向袁承烈道：「承烈老弟，你來看，這就是我來到遼東操練的這點功夫。」隨說着把炕上的蓆子掀起，趕情下面全是木板，老婆婆也笑吟吟的走過來，把一扇扇木板掀起，只見下面並不是土炕。下面深有三尺，埋着四根木椿，高七架着炕面上的木板。這位焦老英雄說道：「你看過這麼操練功夫的麼？大約你定沒見過吧？」袁承烈道：「弟子沒見過，請老前輩指教。」焦老英雄道：「這就是我來到遼東道上的所得。這就是我方才說的「金剛坐禪」和「盤椿」的功夫。我操練這種功夫，只有今夜教你看了，歷來我是十分謹慎嚴祕的，只有我老妻幫助我移椿換木。你此後口頭上還要謹慎，千萬不得向他人道及我的一切，你要知此事關係我今後半生榮辱成敗。倘若被我那仇家知道了，他就要另謀對付我之道了。」說罷哈哈一笑。

袁承烈道：「老前輩，這種功夫怎樣動用呢？」老英雄道：這種「金剛坐禪」，和「盤椿」，全重在煅煉下盤的功夫。你來看，這種功夫，就是這樣練。」說着立刻跳到假炕內，

就着兩根木椿前盤膝坐好，竟架好架式，沉默着不言不動。可是袁承烈是太極門真傳，明白這叫內家的功夫，神功內斂，沉肩下氣，氣納丹田，眼觀鼻，口問心，舌尖舐上顎，齒稍扣，這是倒轉三車渡焦橋，內家練的功夫。

這時見那位冀北人魔焦煥把氣調勻，雙掌在胸前翻動，掌心向下，手背向上，廻環空推揉了數次。猛的右足伸出，用腳腫一搥木椿，就憑那麼粗的木椿，被這焦老英雄盤椿力，勾得木椿嘎吱嘎直響。就在下盤一施爲，雙掌往外一翻。用雙推手，雙掌猛擊在木椿上，噠噠一聲暴響，木椿竟從當中折斷，袁承烈不禁咋舌，這真是出人意外的功夫，只憑這坐禪運用下盤之力，何能折椿，實非一般武功家所能望其項背，這真可以獨步武林了。當時這位老英雄含笑站起道：「袁老弟我這點功夫，尙能與武林中人一爭強弱麼？」袁承烈道：「老前輩這種非常的身手，實令弟子佩服，老英雄若是臨陣對敵，這種功夫是怎麼運用制敵呢？」冀北人魔焦煥道：「這種功夫在武林中，我敢說是少有練的，因爲金剛坐禪和盤椿，對於動手摧敵制勝，實非所宜。可是練時又須三冬兩夏刻苦的煅煉，始能有成。那麼這種功夫既不宜於臨敵制勝，練時既須有真傳，更須有恒心，那麼究竟有甚麼用處呢？袁老弟你要知道這兩種功夫，運用若精，實能制強敵於俄頃，轉敗爲勝。這種功夫要在身遇強敵，自己已非敵手；遇到這種局勢，那麼身敗名裂只在目前，只要運用這種功夫，就能制強敵之死命。在作敗伴輸，就可以用上了。只要敵人用掌力擊到自己，自己被擊倒地，矯作已受內傷；敵人若是到近前察看，那就省了事，猝然發動這兩種內家氣功，用雙足一搥敵人的兩腿，雙掌猝發，就讓他是鐵打的金剛，也要立刻喪命在掌下。」

冀北人魔焦煥說完，立刻從那假炕裏走出來，彼此重新落坐。袁嘯風這才知道這位老前輩苦心孤詣的，自己精究出來這種武功，要與仇家一決存亡生死；用心之苦，令人欽佩，自己更是景仰千分。不過這位老前輩，既然說是不教自己跟隨着，自己也不好再勉強，遂向這老夫婦告辭，並謝了陌路援手之德。焦老英雄道：「袁老弟不要忙，你我一道走吧，我在此處的行藏已露，更和這班虎狼胥吏結梁子，我也不能再在此立足，只好遷地爲良了。」

當時遂略事收拾，打點起兩只包裹，一口袋乾糧食物，這裏有官人留下的五匹牲口，兩桿火槍，摔壞了的兩盞孔明燈，用兩匹牲口馱着。焦老英雄夫婦各自騎了一匹馬，袁承烈也得了一匹坐騎。

第三章 雪中入深山訪仇

這時天已五更過，東方將要發曉，出得屋來，宿露未消，野風撲面。焦老英雄遂令袁承烈略略，向老婆婆道：「你索性把這兩間屋子付之一炬，免得狼子們重來，給他們作歇脚之地。」焦老婆婆答道：「我也這麼辦，狼子再來了，教他們連一點形迹全找不着。」一邊說着，進了正房，把燈台端起，立刻把紙窗全引着了。這種屋子，除了木就是草，立刻火苗子撲到外面。焦老婆婆走出來，這才各自上馬。

冀北人魔焦煥，喟然歎息道：「這幾間茅廬草舍，與我相伴了數年，今日斷送了，這兩間可愛草屋，今生再不能看見了！」老婆婆接着道：「人生聚散無常，生死難測，這兩間小屋子，值得甚麼惋惜。」袁振武却覺抱歉，若不是自己拖累，何致使人傾巢？連表歉仄，

老夫妻只是一笑攔住。說話間各自上了馬，離開已經起火的小屋。冀北人魔焦煥竟一馬當先，不走大路，反奔了一股子蓬蒿沒脛的羊腸小道走來。看這條小道，雖有路徑可循，可是有的地方就全被荒草把路徑隱去。所幸走沒多遠，天光已亮，袁承烈在先是不敢問，後來見走的道路越是荒僻，按方向說，實是背道而行，袁承烈遂問道：「老前輩，弟子實不知老前輩走這種荒僻小道，是打算投奔那裏呢？」

焦老英雄含笑說：「老弟不要着慌，這地方是一條捷徑，只要出了這股小道，就到了博倫地面，佛力山的山口。只要入了佛力山，就是讓那羣狼崽子再追下來，教他依然失望而去。這片山裏，崎嶇險峻，他們就是有多少人來，我們亦無所懼了。我把袁老弟送得進了佛力山，我們再分手，我就放了心。你從那裏再奔邊荒之地，另尋寄身妥善之所，還有甚麼可慮？」

袁承烈這才知這位老前輩是爲了自己，繞走這種隱僻之區，爲是既沒有馬匹行程的迹象，更可以出了虎林廳管轄的地面。對老前輩這種關懷照顧，真教自己感激零涕。走到辰時光景，才到了佛力山的北半部黃沙嶺。果然這裏越發荒涼，有時數里不見人迹。這座山尤其是危崖峭壁，榛莽叢生，一入這座山徑，簡直連個打尖的地方全找不到。又走了一天到了傍晚時候，才在山坳裏找着幾個獵戶簇居的所在，就在他們這裏借宿。關東民風樸厚，只要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就可以在民家投宿，主人不論貧富，必食宿兼供決不至拒絕，不怕這家是極寒素的農家，食無細粒，房無餘室，家中雖是婦女同屋，也不肯教客人露宿去。就是客人太多，他們也分送到四鄰，實在熱心無比。當時這位冀北人魔焦煥，帶着老伴和袁承

烈，投宿獵戶家中。這獵戶倚山而居，木石疊屋，倒還有空間的住室。夜間這位風塵豪客冀北人龐焦煥，悄悄把袁承烈叫起來，立刻向袁承烈道：「袁老弟我們竟日奔馳，盡走這裏崎嶇的山道；直走到這種荒僻的地方，我們才投宿，你可知我的意思麼？」

袁承烈道：「弟子想是爲避着虎林廳的惡役們了。」這位風塵豪客焦老英雄點點頭道：「你說的倒也不差，不過不盡是這個意思。我們天明後，就要各自東西，此後看個人的緣法，是否還有重聚之日，或者也許就此長別，竟成永訣。我若死在仇家之手，我這老妻也絕不獨生，勢必與仇家拚了命。老弟你現在雖然困在風塵中，早晚總有出頭之日，我深盼你到處把眼力放開，也許另有遇合。這關東是英雄薈萃之區，草莽間很有些奇才異能之士，不過越是有真實本領，挾有過人絕技的，越不肯輕炫輕露，很是難求。所以我說得看自己的緣分遇合了。我來到這裏的原故，半爲躲避虎林廳惡役，半爲我們以後的打算。此處雖然還是佛力山，可是已到饒河交界的地方，任他虎林廳的官役怎樣不甘心，大約他也奈何不了我們。因爲他沒有海捕公文，不能越界來找跡我們。你在這邊荒暫避一時，歷來官家的事是，更不舉，官不究。只要時日一久，就不要緊了，你此後就用袁嘯風的名字，寄身邊荒，諒不會有人窺破你的行藏，自己再處處多謹慎，能够在潛踪避禍期中，加意細訪得技擊名家，武林前輩一樣能够得着一身絕技。何況你原有的一身功夫，已非一般平常武師所能望其項背，若能再經武林前輩有精純武功的一指點，就能有深奧的造就，那時得償夙願，豈不因禍得幸。這裏有點零碎的銀子，一共有二百餘兩，老弟你把它帶着，節省着用，也能花個一年半載的，這是我們夫婦一點意思，你收起來吧。」

袁承烈見驟遇人魔這樣慷慨之情，出於意外，不禁感激涕零，站起來道：「老前輩千萬別這麼辦，弟子與老前輩賢伉儷萍水相逢，既蒙不畏強頑，拔刀相助，使弟子免遭繯綉之苦，弟子感激老前輩已銘心刻骨，沒齒難忘。弟子本意要追隨老前輩左右，一來稍報鴻恩，二來也可以多受些教益。只是老前輩自身有仇家未能解決，弟子縱有報效微忱之心，只是弟子武功太淺，歷世未深，此中情形，難測高深，所以只好遵從老前輩的指示，暫時作別，變名避禍。弟子萍水相逢，受恩深重，涓埃未報，心中本已難安。並且弟子囊中尚有餘資，那好再領老前輩的厚賜，請老前輩收起吧，弟子還有用的，弟子心領了。」

這時焦老婆婆，眼望着袁承烈，帶着十分親切的神情說道：「承烈，你這話就說遠了。實不相瞞，我們老兩口子，自從避禍遼東，所有從前的同門師友，江湖同道，多親近的朋友，全都一筆勾銷。我們夫婦直等於已脫離這個世界，我們也不願再和泛泛的人來往。這幾年真如陷身絕域一樣，如今忽然與你相遇，一見面，我們不知不覺，就好像天涯作客，困厄異鄉，遇見親丁骨肉似的。說不出來的那麼安慰，你說這不是緣法麼？所以我們早商量定，不能教你落在他們手裏。其實你和我們一面沒見過，只不過與我們的老友王奎有些淵源，可是我們就覺着要教你受髻髮之傷，就對不過你和你師傅了。你不應再和我們作假，你身邊所有，不足百金，還連你那只銀鑄的水壺算上；你以後寄跡邊荒，誰也保不定甚麼時候就有安身寄命之所。你也許二三個月就有了遇合，也許三年五年找不着託身之地。並且你出身富厚之家，雖則流落江湖，尚沒走入岐途，你一個窮住了，就怕寸步難行。不怕你笑話，我們却是生財有道，我們手頭一素了，還可以照顧照顧貪官污吏，土豪奸商。所以你身邊總要多富

裕些川資，以備不虞。你也在外飄遊這幾年，難道還沒見過異鄉作客，舉目無親，好漢無錢，寸步難行，是一點不假的。你想我們對你這麼關心，人各一方，各難相顧，我們不替你打算了好，教我們老兩口子怎會放心，承烈，你快快收起來，到了大鐵甸上，兌換些金子，以便攜帶。你再客氣，反教我們難過了。」

袁承烈自從雙親見背，爲兄報仇，浪跡江湖，天倫之樂早就被命運剝奪淨盡。每每走在各處，看見人家母子兄弟，未嘗不豔羨殷情。只有暗暗嘆息而已。如今在逃亡身指大禍，逃到荒山，居然有這位老婆婆情同慈母，殷殷愛護，不覺觸動了身世飄零之感。自己雖是歷來心腸硬，性暴，不慣溫婉的酬對，此時竟被這焦老婆婆一團熱腸感化過來，兩隻豹子眼中，幾乎落下淚來。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遂往二位老前輩面前一跪，叩頭拜謝。焦老英雄忙說道：「承烈，你怎麼又這麼俗的起來，你我還提的到謝字麼。」

當時袁承烈叩頭起來說道：「不怕老前輩見怪，弟子在故里時，家道小康，還有些財產。自從與豪強結怨，家產一敗，變賣最後僅有的一點產業，弟子在外飄流這幾年，倒還沒窘住過。弟子落魄江湖；說不起揮金似土，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總還沒把銅臭看重了。弟子不是謝的老前輩賞賜，弟子衷心感謝老前輩這份熱腸。老前輩拿我當子女看待之情，弟子此生但有一息，決忘不了，現在浮泛的話不便說，也不願說。只要弟子不葬身邊荒，稍有寸進，定當重報。弟子這裏依實的收下了。」

這位風塵豪客才含笑點頭道好，又囑咐了一番，令袁承烈把銀兩放好，復說道：「我們分手之後，你只走二三十里；就出了佛力山的邊界。這五匹牲口，我們本想全教你帶走。只

是我們想着，嗣後或許還有用牠之處，所以我們還是留兩匹，你牽三匹走，到了城市的地方，你把牠全賣，不論貴賤合算不合算，趕緊脫手。論起來你本可留一匹自己騎，不過你要知道這是官家的牲口，莫以為這一帶牧場又多，一樣皮的牲口多着呢，絕不會有人來認。你不知道，這種官馬，在鬃毛底下，或是腿肚子裏，馬毛上已烙有火印，雖是日子多了，毛長起來不細看不易看出來，但是凡事不宜太大意了，總以謹慎爲是，不要因小失大。」袁承烈道：「那麼索性老前輩還是照樣的帶五匹走吧，還得馱行李呢。」

老婆婆笑道：「你那裏知道，我們得穿山而行，不能再騎牲口，只有兩匹馱衣物行囊就足行了。」袁承烈只得遵命。這時天已到了五更左右，全把包裹打好，袁承烈自忖前路茫茫，不禁一陣陣看着兩位老前輩發怔。這位老婆婆幾次對袁承烈欲言又止，有兩次老婆婆湊到焦英雄面前，眼望着自己，低聲向焦老英雄耳邊說話，焦老英雄只是搖頭。這位老婆婆遂不再言語，立刻全預備起身，一會兒天色大亮，焦老英雄等遂略事梳洗，這裏的獵戶已然在曉色朦朧中進了山。只留下一老一少，一個是看家，一個收拾獸皮。焦老英雄厚酬了獵戶，一同起身，原是打發袁承烈先走，應在離開獵戶家裏一箭多地的一段山道上分手。袁承烈惜別情殷，那肯就走。袁承烈在先只是念到這位風塵俠盜，陌路相逢，慨然相教，得脫虎狼官吏之手，全仗他們老夫婦之力，已是感德難忘。自己本想從此追隨這位俠盜身旁，不再作別圖，雖明知自己也得歸入綠林，自己也認了命；反正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本着真正俠盜的行徑，劫富濟貧，鋤強救弱，未始不是英雄好漢的本色。並且這位焦老前輩名重武林，一身絕技自己向要虔誠敬奉，絕能邀的他容愛，傳授幾手驚人絕技，一樣能夠到舊日師門，一顯身

手，吐一吐當年受辱的惡氣。自己主意打的雖好，看他老夫婦的口氣，對自己倒也垂青，無奈焦老前輩有難言之隱，他老人家是避禍潛踪，埋名隱跡，環境跟自己相同。可是老人家還有仇家，已竟尋到遼東，不久就要一拚生死，絕不容第三者參與其間。有這種情形，把自己一番熱望又化作寒冰，自己也不敢過切要求，恐怕愛之足以害之。只抱定只要自己不埋骨邊荒，能立起一點事業來，定要報老前輩的大恩。這番心意，可全是在未到佛力山以前打的主意，及到了佛力山黃沙嶺，這一路上，焦老英雄不過推誠相與，把以前的隔膜全無。唯獨這位老婆婆有如慈母一般，對自己從不知不覺中十分的愛惜親切，自己不由也懷了十分依戀之情。若說是短短的時間，那來的這麼厚的情感，這真得說是有宿緣了。從黃沙嶺獵家一起身，袁承烈就覺着像是當年在故鄉決定別離故土，憤走遼東，留戀家鄉，不忍別去時的情況。自己只不願就這麼分手，當時全是牽着牲口，到了這條山道上。焦老英雄揮手道：「承烈老弟，咱們再見吧。」

袁承烈淒然說道：「老前輩，好在你老的去處尚遠，你不論如何不願意也教弟子再送你幾步行麼？」焦老英雄見袁承烈這種情形不忍再拒，可是看袁承烈那種英勇剛強的相貌，竟會有這麼厚的情感，殊出所料。自己是心裏也不願把他打發走了，也是事不由己，徒喚奈何。遂想了想，看了看老妻，點了點頭道：「好吧，盛情難却，我們再共談一程，好在這段還平坦，走吧。」袁承烈欣然相隨，果然這段山道倒是好走，一邊走着，焦老英雄不住指點着這一帶的山形地勢，以及入山深處，那兒可以樵採，那兒是獵人常到的地方，只是絕不題自己去的道路。且談且行，走出約摸有二里多地，前面是一道高崗。冀北人魔焦煥停步道：

「袁老弟，俗語說的好，送君千里終須別，不要再送了。」袁承烈道：「老前輩，何必忙呢，這次一別，後會無期，讓弟子送過嶺去就是了。」冀北人魔焦煥眉頭一皺，方要說話，被老婆婆攔着說：「承烈：你是一片好意，只是他不願你再往前走，因為前面盡是崎嶇難行的山道，一個記不清，就許迷了路，豈不是反美不美了。」

袁承烈見冀北人魔焦煥老英雄，神色上已有不悅之色，忙說道：「既然是老前輩不願弟子再送，弟子謹慎老前輩之命，咱們再會了。」當時這位老英雄點了點頭，走出幾步，到了這道崗上。袁承烈結牽着三匹馬在崗下怔着。眨眼間，焦煥和老妻已下了這道山崗，袁承烈把這三匹馬的繩繩全往一處一結，飛步上崗，到了上面。只見那老夫婦已奔了一條曲折難行見的草徑，所經過的地方，盡是一排排的小樹，和高與人齊的荊棘和荒草。跟着再看時，這老夫婦已竟被叢篁蒸莽蔽住。

袁承烈張目遠望，想不到二老竟這樣走去，突然不辭而別。不住嘆息着，退下高崗，自己懶佯佯的騎上一匹馬牽着兩匹，竟從原來的道路走回。順着那平坦的山道，奔山外走去。走出也就是三四里光景，這一帶雖是不難走，只是已在佛力山中央地帶，那有個人影子？只有一羣羣奇狼怪鳥，不時被袁承烈的馬匹蹄聲驚起，再也看不見別的。空山寂寂，在道上走着，心中十分悶倦。趕到又走了四五里遠近，眼前見是一片樹林，山風吹處，喇啦噠時起繁響。袁承烈將將轉過這片樹林，突聽得身後高隱，有人招呼：「袁承烈慢走，我還有話吩咐。」

• 跟着扭頭，只見從樹林墜下一人，正是冀北人魔焦煥的老伴焦老婆婆。袁振武從見她

老人家面起，就沒見她正式施展飛騰絕技，這次看的清清楚楚，趕情這夫婦二人全是一身絕技。只這種輕飛迅捷小巧的功夫，已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當時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即翻身下馬，搶步上前，口尊：「老前輩追踪弟子，可是有什麼吩咐嗎？」

老婆婆來到近前，止步站住，依然是老態龍鍾之色。這位焦老婆婆雖是追趕自己這麼遠，這般年歲，居然氣靜神寧，呼吸勻停，絲毫不帶奔馳的跡象。莫說自己比她老人家，相去何止天壤，連身負三絕技的太極丁，也沒有這麼純的功夫，不由越發驚嘆。焦老婆婆道：「承烈，你可不要把我們夫婦的心意看左。聽我把口風說與你，可不准你隨意胡來，那就辜負我們待你的心了。」袁承烈見焦老婆婆這麼遠的奔來，定於自己有要緊的話，隨滿口應承道：「老前輩放心、弟子一切事唯命是從，決不敢妄自主張，請老前輩指示一切。」

這位焦老婆婆立刻說道：「承烈，此次我們匿跡荒山，並非專是避仇躲禍，不過現在就着敵人未來之先，略事預備。跟你分手之時，見你依依不捨之情，令人心感。我們也深盼事完之後，早早與你相聚。你可要記我們誥戒，不可忽視我們話，不到教你來時，可千萬不要來。我們此次從佛力山黃沙嶺，沿着那條狐嶺往東下去，走到嶺頭，約摸有十六七里，那地帶越發荒涼。那裏有一片松林，橫阻着往東去的道路，看着是無路可通，可是只要方向不弄錯了，穿着松林往正東走，只有三里多地，就可以穿過這片松林。若是走錯了方向，不論往那邊走斜了，也不易再出來了。過了這片松林，就是佛力山最高峯接天嶺。到了接天嶺，再往東南不足二十里，便是千豹峯。那裏是此山野獸最多的所在，我們就在那千豹峯落脚。你在半年後，如果思念我們，可去尋找。屆時我們如能尚活在塵世，必是已把強敵克復。倘或

尋不到我們，必是已竟埋骨荒山，我們只可來世再見了。你可要聽從我們囑咐，不可早去，去時必酌準了早晚時候，你能够依從我們的話麼？」

袁承烈一聽有了指望，正是悲喜交集，立刻答道：「弟子蒙老前輩推誠相待，敢不拜命。弟子謹遵老前輩的囑咐，半年後，到千豹峯相見。但願老前輩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能够令弟子追隨左右弟子於願已足。」焦老婆婆立刻把手一揮道：「對！相見有日，去吧。」跟著翻身一縱，捷如飛鳥，沒入深林，轉眼無踪。袁承烈欣然自慰，想不到有這種遇合，立刻打定主意，現在既已知道這位老前輩的下落，倒不必忙在一時，現在要是跟踪趕了去，就許好意翻成惡意，招他老人家的厭煩。聽他老人家說過，他的仇人找來，總得在三個月左右，自己這時先往邊荒一帶轉一週，如有所遇固好，屆時自己悄悄趕去，雖不能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自己能够不露面還是不露，暗中也見識見識焦老前輩的對頭，究有多大本事，致令名震江湖的焦老前輩夫婦那麼重視。萬一自己有可以相助的地方，也許暗助一臂之力，不致就會找老前輩招惱。

袁承烈打定主意。遂先趕奔饒河州。到那裏落店時，用袁嘯風的名字落店簿，教店家把兩匹馬給賣掉。稍住了兩日，仍然起身往北走，到昂甘喀蘭山，奔河套，繞邊境，到處訪尋武林名家，技擊妙手。只是一幌二個多月，不只毫無所遇，反倒一再撲空，教自己十分灰心，每到一處，自己必要向人打聽當地誰是武林前輩，那裏有好武師，雖不能到處有，可是隨便到一處，總可以聽到人談論，某人武功怎樣好，以甚麼兵刃成名，曾經跟已成名多年的老武師較量過，兩人才打了個平手。如此聽來，關外練武的人不能算少。說的人又繪影繪

聲，形容如真，袁承烈在先聽到有這種能人，豈肯失之交臂，滿腔熱望投去。趕到一見着，不是徒負虛聲的把式匠，就是盤聚當地的匪棍，袁承烈連着撞到幾處這種路道，漸漸明白了盲目訪求能人，不管緣木求魚，白落得一肚皮悶氣。更知道真有非常本領的，絕不會這麼輕炫輕露。像荒原所遇的冀北人魔焦煥，名震大河南北，不是自己被官役趕得誤投他家，那會知道住在那荒野裏的賣饅頭的老貧婆，和病廢的老人，竟全是風塵俠盜呢。

連連碰壁漸漸灰心，輕易不再作那種冒昧的舉動。一幌已是深秋，塞外天寒，在邊荒游蕩得實覺意味凜然，心中計算起來，已距焦老英雄與仇家會面的時期不遠，遂決計投奔這位老前輩。如能收留，多少傳給自己一點武功，也不枉游蕩了這幾年，遂從邊荒折轉來，自己仗着有一騎快馬代步，免却許多勞頓。

這天來佛力山境，自己一想，當日焦老婆婆趕來，雖是把地勢說與了自己，說是他夫婦在佛力山人跡不到的千豹峯隱居，雖則是有地名，可是明明說是那裏見不着人跡，連獵人錯非有純功夫，或是走迷了路的，悞撞到那裏，終年不會見到人跡。那麼自己去了，深入這種荒山，沒處打聽路道，能否到得了，却是個疑問。萬一找不着，再把道路走錯了，定有想不到的意外危險，此行實是拿命去換未來的前程，自己必須有個預備才好。袁承烈想到這裏，這匹牲口還是不騎的好，倘或到了山深處，只宜步行的地方，反爲牲口所累。打定了主意，遂在佛力山口外，把牲口賣掉。自己在店中把乾糧預備一袋，除在東邊魯家園子帶來的十香鹿脯，又買了些可以收存放的乾菜，全打點好了。自從身到塞外，雖則沒遇上有奇技異能的人，自己可不敢輕武道中人。就是遇上幾個跑江湖餬口的，以武勇標榜，徒負虛聲的，

也是敬而遠之，不敢隨便輕視，故此絕不肯把自己有武功的形迹，示露於人。連兵刃全不預備，只用一柄手叉子，作爲護身之用。結束好了，揹起包裹，隨即起身。

入了佛力山，時序已深秋。關外氣候特別冷，山裏頭尤其山風凜冽。袁承烈雖則來到關外數年，可是在酷寒的時候，還沒在荒涼山徑裏走過。此時未入嚴冬，自己只有一身初冬穿的棉衣，又因爲身邊帶着乾糧，衣服太多了更覺得麻煩，更覺沒有多日耽擱，索性容到有了準安身之處再置備，這一來可上了當。進山的第二日，山裏的風起，已覺得有些衣服單薄。但因邊山一帶還有人家，一到日沒時，早早投宿，還可禦寒，也不甚覺酷冷，投宿時，山居的人除了樵採的，就是獵戶，人家見了他這種行裝神色，未免有些懷疑，遂向他盤問進山來作甚麼，袁承烈只說是自己有個胞兄，在這佛力山當獵戶，這是找他胞兄來的。別人看他情形可疑，好在投宿時還規矩客氣，遂也不再追問，只說若是有投奔的地方還可以。因爲他穿的這身行裝，倘若一變天，非凍壞了不可。等到入山以後，全是貧農人家，就是袁承烈想置辦這些衣物，也沒處置買去。袁承烈找到找到黃沙嶺。已走了三天。其實道路並沒那麼遠，只因從北山口入山，道路全走錯了，所以多走了許多冤枉路。

趕到一過黃沙嶺，便沒有常行的山道，樹木叢莽，滿山谷裏到處阻滯得無法穿行。崗巒起伏，僅僅有幾段樵採的小徑。趕到入山逾深，連那繼續樵徑全沒有了，路上崎嶇，更加難走。起上晴天，有太陽照着，還不顯怎樣，一起上山風大起，日被雲蒙，居然比內地的嚴冬時候還要冷。袁承烈十分後悔，入山時只顧了預備乾糧，却忘了這一帶氣候很冷了。有心轉回去，又想到這種難得的際遇，自己怎好白白錯過，遂打定了主意，不論受多大艱難困苦，

也要拜見這兩位老前輩。自己遇到實在太冷的時候，揀那平坦的山道上，練一騎拳，立刻把身上的血脈活開了，稍覺可以禦寒。趕到過黃沙嶺的第三天，才找着那片松林。自己覺着方向並沒走錯，可是按着那日老婆婆所說，度過黃沙嶺，不過十六七里的山道，就是那片松林，怎的走已竟了兩天多，還沒見松林的影？這真是怪事。可見山行最是困難，明明方向走的不差，無奈心想往那裏走那裏竟是絕澗高峯，沒有通行的道路，任你多麼會辨方向，也教你走迷了。

袁承烈又走了一程，趕到一入松林，袁承烈越發步步小心，不敢絲毫大意。只是此地人烟絕跡，松林連綿，全是千百年來無人採伐，有的年代久的，竟有數抱粗的巨樹。上面的樹帽子又大，遮天蔽日；有時好幾箇地見不着天日。容得有露出天光的地方，再辨方向，已錯走了好多道路。袁承烈自幼生長富厚之家，雖然身入江湖，總是沒吃過多大苦，此時走到這種荒山裏衣不禦寒，飲食無地，夜宿山巖古洞，說不盡的苦況，時時得提防猛獸。好容易走過了千百年的松林，山路益形險惡，氣候愈冷。自己心思想照着老婆婆所說，必須到了接天嶺，再走二十里，才到千豹峯，他們夫婦就在千豹峯下匿居。若是按平常行路，不過走半天就可以到了，只是天公有意給袁承烈加些苦子吃，才出了松林，天上彤雲密布，朔風凜冽，頗有嚴冬景象，袁承烈原本想到山道難行，自己計算到所走的山道，最多不過三天還算是沒少預備，所帶的乾糧尚够五天用的，可是在邊疆海口，帶了兩小匣魯家園子的特產，十香醬鹿脯，這種路菜是東邊的特品，不僅終年不變味，就是最熱的三伏裏，也絕不會壞。當時本打算沒有別的孝敬老前輩，想到老前輩，山居不便，飲食一定很難得的。東西雖薄，總還用

的着，這種江湖人，必要投其所好，這點東西帶去，雖不值錢，定能稍博老人家的喜歡。這一來無意中反倒救了自己的急，走到第六天上，所帶的乾糧已吃完，只好用這鹿脯充饑，自己覺着方向沒弄錯可是怎麼走了一天不見甚麼高峯，袁承烈此時十分懊悔，心想要早知這樣，怎麼也得行裝食物預備週全了，這一來天上降雪，一個找不着這位老前輩，不餓死也得凍死，不過現在後悔也有些來不及了。遂冒着颯颯的寒風走着崎嶇的山路往前走，登崖，越澗，有時道路不通，真得攀藤附葛，這樣翻過兩處，崇崗深澗，心裏驀的一鬆，見數箭地外，一排插天高峯宛如屏障，這種情形必是接天峯無疑了，當時的精神一振，也顯着道路好走多了，但是剛一鬆心，天上的陰雲越發沉了，趕來到離峯最近一道山嶺上，這里一叢的小樹，一人多高的荒草，倒足可以藏身，遂先從密菁中往前試着察看。只見那嶺下形如一片廣場，比他藏身的地方矮着兩丈餘，只是這片地方十分奇特，除了一叢叢的參天古樹，就是稜稜的石筍，犬牙交錯十分難走。在高峯下，形如一面城牆，上面掛了不少積雪，雖是將到嚴冬全草木枯的時候，但是這一帶多是耐冷傲寒的樹木，松柏樹依然是綠生七的十分古茂，地上的荒草，雖已枯黃，只因沒人去芟治，依然是亂蓬蓬的遮蔽着道路。這時袁承烈仔細查看了半晌，只見下面寂靜無聲，不似有人到過這里，可是凡是行人的地方，地上除了突起的石稜，所有較平坦的地方，滿似有人修整過，袁承烈在這因為離着峯下，還有二十多丈，又有樹木荒草遮蔽着，不能把峯下的全貌入目。想要下去，見往峯下去的道路，除了明現着的一道斜山坡別無道路可以下去，只是峯下又不見人家，似乎可以下去察看察看。自己想到已竟食糧斷絕，盡自耗下去，危險實多，遂不再顧及一切，從一叢茂草往外移身，就在身形剛

要出這隱身之地，突聽得離開自己面前約有十幾丈遠的一片小樹叢中，啾啾的一響，袁承烈聽覺靈敏，急忙縮步，向那邊察看，只見樹叢中隱約是兩人，全是一身青衣，身形很是輕快，一轉就看不見兩人的踪影。袁承烈和冀北人魔焦煥夫婦相處的時候雖然很暫，可是因為彼此間一見如故，所以心目中已存了兩位老前輩的影子，此時林中人雖只一瞥，可是已認定絕不是焦老前輩的踪跡，自己心裏一動，兩足輕步隱蔽着身形，從密菁中往前進身，察看在轉過對面那片樹林的一角，竟看見兩人竟從那片林中竄出。這時暗中已然看清，兩人是一老一少，老的可不很老，少的也不很少，這個老的年約五十上下，身形瘦不露骨，黑鬚七一張臉面，目射英芒，兩撇燕尾黑鬚，長不盈寸，身上搭着一個長約三尺的包裹，身形矯健。那個少年也有二十六七歲，細條身材，只是眉宇間頗現奸猾之色，也是身上搭一個長形包裹，兩人先後施展身手，只一點地，騰身躍起，竄向另一叢林木裏，身形立隱，袁承烈一看那兩人舉動，才覺兩人實非平庸之輩，遂更加了一番警戒，自己伏身在這片荒草叢中。唯恐出了聲息，驚了來人，自己一挪動，這片荒草必要發出聲來，必要等待那山風過處，草木全受了搖動，自己才藉勢往外移動，呆了很大功夫，突然離自己站的地方，只隔着丈餘，荒草喇啞的一響，這一下把袁承烈嚇得幾乎出了聲，想不到這兩人竟同時也竄進荒草裏，這真是突如其來。袁承烈生怕兩人，只要往這邊一湊，自己非被他發覺不可，並且自己又不能在這時躲避，只要一有聲響，絕瞞不過這兩人的，索性伏下身去，靜以觀變，那兩個人伏了不大工夫，那年輕的忽的低聲發話道：「師叔他們分明在這峯下落了腳，就那巖洞中情形看起來，一定是在這裏住了很久，他們絕不會離此他去，可是怎會沒有兩人的踪跡呢？」那年老的也

悄聲答道：「我不是囑咐你了麼，沉住了氣，這兩個老鬼不是容易應付的，所幸那老鬼還沒離開拐杖，洞門裏那根棍子，不是已用壞了的一根木拐麼，現在沒在這裏許是因為已有了雪，恐怕往後食糧斷絕，再見不着野獸，豈不把兩個老傢伙餓死。所以他們擅自不回來，許是搜索野獸，預備冬糧，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暗中先察看他們一下兒，我們絕不能冒昧下手。」

那少年略一沉吟道：「師叔倒說的不差，可是我總犯疑惑，我聽我師傅說過，這兩個老怪物，足智多謀，十分扎手。別是再弄什麼花樣，強龍不壓地頭蛇，這裏他雖也是客居，可是總算早在這安下根，我們是人地生疎，別再着了他的道兒？」老者道：「他們的詭計不可不防，可是諒還不致就讓他制住了咱們，我看咱們無須在這耗着，咱們還是回那裏歇着去。」

說話間兩人身形移動，不一刻。已離開這片草叢，袁承烈始終屏息等待着，更看準了他兩人的去路，自己容這兩人走遠，轉過了一片樹林，遂輕身縱躍，跟踪過來，只見這一帶的樹林後，是一片較高的危崖，袁承烈到了崖頂上，慢慢探身往後查看，原來那兩人竟自在崖後一座石穴裏存身，袁承烈只伏身看着，只見兩人把身上的包裹解下來，放在身旁，各據一塊巨石坐下，那少年卻從石洞裏提出一只荊條編的提包，從裏拿出兩只水袋，一個盛食物的軟包，裏面盛着醃肉，炒米，饅饅，各提着一只水袋，且啖且飲，十分愜意似的，一陣風吹來，吹過一股子濃烈的酒氣，袁承烈這才知道兩人所喝的不是水，趕情是酒，莫怪這麼涼天，兩人越坐越熱得面上全透着紅了。

這兩人在先只是盡力的吃喝，這時老的把水袋的口塞嚴放下，向那少年道：「我只怕他有個萬一遇了意外，已竟「吐露點」可把我害苦了，你想那件東西，他們未必帶在身邊，必然隱藏在別處，兩人一遭意外之禍，那件東西定然白白的埋葬在荒山裏，我們恐怕再沒有得他的指望了，說到這裏，那少年立刻眉頭皺了皺，向那上年歲的說道：「我看還不致於就落到這步上。咱們好在食糧足夠耗個十天八天的，我們呆着也是閒着，索性往後山再探一下子，倒是看看後山有甚麼地方，萬一他兩個已不在這千豹峯下我們豈不是白等了麼？」那年的似乎無可無不可的站起來，那少年把地上放的食物全收進洞去，兩人並不把包裹繫在身上，飛身縱上崖壁，眨眼間沒入荒林蔓草中，袁承烈容兩人走了一會，自己暗中打定主意，遂躡身躍上崖頭，這次却是分毫不敢大意，脚下全揀着草隙走，恐怕脚步太重了，把這附近的草踐踏的太顯出痕迹來，容易驚覺了雪中人，到了先前他兩人坐的那兒，見外面沒有什麼，那石洞原來被荒草遮蔽得只看見一片崖壁，不是先看着雪中人出入，極容易被蒙混過去，袁承烈到石洞口往裏一看，敢情這石洞裏面有一間小屋大，要是兩人全在石洞裏歇息，全得坐着，他們方用完的食物，袁承烈仔細一找，才找着，莫怪這雪中人一老一少，存置食物那麼放心，不怕被野獸給飽了饑，原來洞內石壁上離地四尺高有一塊崩塌的，正崩下一個石穴，裏面能存許多物件，口上用一塊重有二十餘斤的巨石，堵在那裏，任甚麼也鑽不進去

了。

第四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

袁承烈看明白了。心想我袁承烈走入江湖，自立定志願，要不貽門戶羞，不取不義之財，那又知道，今日竟來到佛力山中，竟擠得壞了操守；看起來爲人真是蓋棺論定，我今日一偷取他人食物，就算跟孀婦失節差不多了。可是剛一要搬那堵穴口的石頭，又把手縮回，這麼欲取又止的好幾次，恨聲說道：「管他那些事呢，我又不是見財起義，有甚麼對不住自己，遂把那塊石頭搬下來，往地上一放，見裏面盛菜的荊條小菜簍子，乾糧袋和酒瓶子，幾樣的冷食，每種全是許多，足見雪中人，入山後已打定了主意，預備了可以吃十天八天的，可見他們有備無患，袁承烈不敢儘自耽擱，自己把食物拿了兩樣，趕緊把其餘的原封裝好，放在原裏。仍把石頭給堵好，自己轉身竄進草叢裏，把包裹包紮好了，往背上一揹，胸前斜打麻花扣，收拾好了，繞着竄上高崗往前看了看，見前面是亂山起伏，看出很遠去。自己心裏索性且自由他，遂折轉身來離開崖上，仍然藉叢草樹木隱身來到千山豹對面，只見峯下仍是靜蕩蕩的跟方才是一樣的情形，自己回頭看了看來路，也並無一點別的跡象，輕身縱下山坡，時時藉着一排排的樹木隱身，起來到峯前，只見壁立的石屏下滿長着荆棘藤蘿，這一座峯脚足有十幾丈長，可絕看不見那裏有洞穴。袁承烈看着好生疑惑，方才明白那雪中人已指定是這裏，兩人向這邊看那麼些時候，那會錯的了，並且絕不會崖洞開闢在峯腰上，可是這片藤蘿倒足可隱蔽，袁承烈想到這，驀地想起，自己實在是蒙住了，這藤蘿長的過密，大約在這裏了。想到這遂不再隱身，急忙現身出來，仔細察看，果然不大工夫就被自己發現有

一段的藤蘿，全是乾枯的，趕到撥開一處，原來根子早已拔下來，浮搭在地上草棵子裏。趕到再撥着一細看，那洞門突現，這座石洞門前有五級石凳，所以洞門較地面高出四尺多來，嚴然製了一副木門，袁承烈隨卽上了石階，見木門虛掩着，自己大着胆子輕輕把門推開了一些，側着身子往裏偷窺，洞中本應當黑暗的，可是石洞裏雖沒有外面亮，可也不很黑暗，只見裏面確是空空洞洞的，自己放了心，把門推開，進了石門，回身先把門掩上，雖明知這是焦老前輩所居，可是總以爲能親眼看見老前輩，萬一這裏不是焦老前輩，這人冒然回來，自己無故侵入人家所居，對方雖以強暴的對付，自己無言答對。總以小心爲是。把門掩上，還怕洞中人冒然回來，自己躲避看視木門後有一塊石頭，看情形正是頂門用的，可是分兩太重，自己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塊巨石挪過來，估計這塊巨石，足有三四百斤重，仗着是在地上，自己尙能勉強的搬動，若是想把它硬從地上搬起，自己實沒有那麼大的膂力，袁承烈把門頂住，這才回身往裏走，一進洞門是很短的一段過道，再往前，裏面地勢很大很寬闊，成半圓形。上面有兩處天然的洞穴，倒做了這座石洞的天窗，故此洞中並不顯得黑暗。袁承烈一面注意到外面響聲，輕着脚步，進裏面細看，深服焦老前輩夫婦果然是英雄豪俠的胸懷抱負，畢竟與平常人不同，這份堅苦卓絕，實非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因爲這座石洞，只這麼三四間的地方沒有一點別的隱藏遮蓋的地方，一覽無遺，只在靠左邊右壁下架了一幅木舖，並沒有整潔的木板，只用那剝去樹皮的較直的樹枝子搭架的，上面鋪着一層葦草，葦草上更鋪着一層豹皮，床裏石壁上掛着一只極大的葫蘆。迎面用厚約尺餘，長約四尺，寬約二尺架起一架石案，上面放着一只四不像子的燈台，這只燈台，用一塊天然較齊的石筍，把

尖上削平了，鑿了個凹窩，裏面放上折脂，擱上幾枝細草做燈用，石案上另有幾隻碗，和一把壺，袁承烈認識是入山時帶來的，右案兩旁還是兩個石墩，當作坐具。靠右邊石壁上，是一個用石塊架的火灶，旁邊放着一只銅鉢，和一把銅壺，全被烟火燎得烏黑，僅平常摸得地方，略辨本來面目。在牆角的牆半腰，用木柴架起一個粗笨的木架，上面擺着些烤熟了的肉食，和一瓦罐棗酒。牆上還掛着幾隻風乾了的鹿腿和鹿脯。袁承烈看到這種情形，已確知這裏是焦老前輩所居了。自己看了看那木架上的食物，實非平常人所能忍受，自己雖則放了一半心，可是這一不見兩位老前輩的踪跡，又有些懷疑，焦老前輩夫婦怎麼全離開這裏，這樣看起來，焦老前輩竟遇了意外也未可知。當時袁承烈滿腹狐疑，看了看天色已到了西末戌初，自己趕緊退出石洞，恐怕焦老前輩回來被他撞見，太不合適，遂把木門給帶好，撥開遮蔽洞門的藤蘿蔓草，先往外看了看，見沒甚麼可疑的情形，自己遂仍然從那片草徑裏飛奔上對面山崖，自己仍然在那片樹木叢中隱住身形，耐着陣陣寒風，把身上帶着食物拿出來，因為是腹中飢餓過甚，不過聊解飢渴，在這寒風料峭中，吃這種冷食，實在是不宜，可是也無可奈何。當時自己既要留神那對面崖洞，更須留神那兩個雪中人，這時天色漸晚，暮色蒼茫，處處的烟封霧鎖，遠處已竟看不真切，遂坐在這座樹林中，這種時候任甚麼看不見，只有等待月光上來，再察看下面情形，自己一陣陣幾乎不能耐這種寒冷，坐了一個更次，東方月光漸漸湧上來，袁承烈站起來，從樹隙中往外看時，只見對面石洞一帶，靖疎疎的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這時，突見那片藤蘿往雨下一分，從裏面出來一人，在月光下看出正是自己捨死生之心的奔了來，投奔的前輩老英雄冀北人魔焦煥，袁承烈驚喜之下，幾乎喊了出來，自

已遂強自忍着，先看着這位老英雄作何舉動，這位焦老英雄出得石洞，在這一帶空曠的地上轉了兩週，隨即轉身向石洞連擊了兩掌，那蔽洞門的藤蘿一分，又出來一人，正是那位焦老婆婆。袁承烈越發驚疑，心想自己始終沒離開這裏，怎會有兩人進石洞，自己竟毫未覺察，下，這真是怪事。自己遂伏身察看，是兩位老前輩，湊到自己隱身的樹林前。袁承烈是居高臨焦夫婦是在下面，所以說話的聲音雖不甚大，可也聽得十分真切，只聽那焦老前輩說道：「我看時日已然緊迫，他們沒有多日的延遲了，我們最近務要留意，別教他暗中侵入，這一帶的草木，還是全除去，免得障碍着。」

那老婆婆却冷笑一聲道：「我看還是留着的好，有這片草木拿他還當作網呢，他只要一到，必藉着這天然的隱身的屏障，察看我們虛實動靜，我們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我們索性就借這片草木反來監視他們。四娃送信說是蕭二蠻子，不僅是他個人來，大約還許邀了帮手，可恨四娃兒辦事太荒唐，就沒把二蠻子究竟邀的是那路人物，摸清了，看那種來去荒張樣兒，要不是我們信得及他，真不敢再教他出去了！」

冀北人魔焦煥從崖下走過去，又聽他似帶着不屑的口吻說道：「我倒絲毫不走四娃的心，那小子，雖是賊滑的令人沾他全頭疼，可是他却是真得過麻面溫佛的真傳，不要小看他，就是那身輕功，北派中，就找不出多少是他的對手的，莫看他信送得慌張，我倒真信得及他，絕不會錯悞，只是這小子的頑皮的毛病，依然改不了，方才我看洞裏的食糧像有人動了，你却說我多疑，其實我到不是疑心那對頭蕭二蠻子，蕭二那老兒的短處我是盡知，莫看他功夫怎樣好，他無論怎樣的小心，凡是他到過的地方，多少總要留點痕迹，只要是他到

了，諒他還逃不過我的眼去，所以我疑心是四娃兒沒走，他也許是不放心我的事，知道明說是不成，我絕不會容他在這裏逗留一日，他暗暗藏起來，他別的全成，就是餓不起，嘴又饒的厲害，就許趁咱們往後山，來偷嘴吃，你說我猜的許是嗎？」

這時兩人已各據一塊石頭坐下了，那焦老婆婆却仍怔怔的似在想甚麼，這時忽然探了探頭道：「我總覺着你說的固然近理，只是不大甚麼像吧，四娃兒是個忙人，錯非咱們的事，他肯跑到關東來麼？你別太量大了勢，萬一那蕭二蠻子，早來到佛力山，要先摸清了咱們的底，也未可知。我們還是各處找一下才好。」

這時冀北人魔焦煥似乎心意較比方才活動了，遂點點頭道：「不是我固執己見，實因為我對於蕭二蠻子知之較深，所以敢斷定進我們石洞的定非是敵手，我們先到後洞安置安置那個玩藝，索性把他弄好了，免得臨時措手不及。」焦老婆婆點點頭，兩人說着站起來，焦老婆婆道：「你看今夜月色很好，天氣別再緩的回暖了，你這最後一著可就要用不上了。」焦老英雄抬頭看了看天空說道：「不要緊，這遼東的氣候苦寒，氣候風向只要一變，就不易再回暖了，你不要以為天晴了就可以再暖起來，那是絕不會的。」

袁承烈暗中聽著，有的聽清楚了，有的沒聽清楚，大致總明白，暗中詫異，他們預備對付強敵，所說這蕭二蠻子定是自己所見那兩個人中的一個，只是那人分明是北方口音，怎竟管他叫蠻子。還有那天氣的寒暖毫無關係，焦老婆婆竟會看得那麼重，這全是非常的舉動，自己倒要看他個起落，忍着深夜的寒風，靜看着那焦老前輩的行動，這位焦老前輩負手來回在洞前空地上來回踱了兩輪。

這時忽的從洞前棘刺叢中颯的飛起一隻蝙蝠，這隻蝙蝠兩隻肉翅展開，足有尺許，焦煥已竟轉過身來，被這蝙蝠飛的聲音驚動得跔足回頭，很不耐煩的說道：「討厭的東西，我記得這裏沒有他的窩了，怎麼還有這東西？索性把他除了吧。」焦老婆婆却說道：「咱的石洞已沒有他的窩巢，免不掉的別處飛來的，何必跟他嘔氣，好歹也是條性命，讓牠飛去吧？」冀北人魔焦煥冷笑道：「女菩薩，又把慈悲心勾起來了。你要是想作善人，只怕不容易吧，這座佛力山謹獵戶就有五六十人，這還是些坐地整年倚這佛力山獵獸爲生，那臨時向這裏遊獵的，還不在數。這要論到殺生害命，不知每年得作多大孽，你把這全山的獵戶全養活着不教他們再打獵那可以少殺多少生，害多少命，善人，活菩薩，你說是不是？」

焦老婆婆忿忿說道：「我說了這句淡話，就勾出你這些閒話來，你少作孽吧，有我們這標善人，世界上全是善人了，你口角上別作孽了。」正說着，忽見那隻找死的蝙蝠又飛了回來，只在這一帶盤旋，冀北人魔焦煥向老婆婆說道：「你看這東西多討厭，這可怨不得我，索性我教牠留在這吧。」說着一伏身，似向地上拾起一點甚麼，抬頭就在那蝙蝠，焦老婆婆忙不及的攔着道：「你看我的吧，我試試手法怎樣。」冀北人魔焦煥竟縮住了手，也是這隻蝙蝠活膩了，非找死不可。焦老婆婆雖也是縱橫江湖的女盜俠，可是在大江南北綠林道中也作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這時怎會見了這麼頭小小生物，就不忍害了呢，這就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並且終歸是個女流，更兼已到了垂暮之年，火興全銷磨迨盡，錯非是切身利害，引不起殺機了。當焦老婆婆知道丈夫的怪脾氣，無論大小事，向例不準人攔阻。有時他本是不經意說句話，想做一件事，你若不理他，也許說過就算了，可是若是不知道他脾氣的

冒然從旁一勸他，這一來明是可以不作的，他非作不可了。他們這患難夫妻，固然可以另當別論，並且老婆婆也犯不上因為不值的事跟他鬥口，因為他一想打這頭蝙蝠，知道他只一舉手就可把這隻蝙蝠入掌握，自己故意用閑話略一阻攔，不過中心想把這隻蝙蝠驚走了，讓牠逃這條命。那知牠突然不走，既見人魔已檢起了石頭子，知道他手法過重，一動手，蝙蝠準死。自己不知怎麼的一心衛護起這隻蝙蝠來了，遂說了聲：「我試試我的手法怎麼樣，攔生疎了沒有？」焦老婆婆還是想略打傷了它一點，牠還會不逃走麼，說話間一俯身檢了一枝樹枝子，信手折了一段，這時那頭大蝙蝠正在盤旋着重又轉了過來，焦老婆婆喝了聲：「該死的東西，偏來找死！那枝樹枝兒脫手擲向空中，吱的叫了兩聲，蝙蝠在空中受傷往下墜，快要到了焦老婆婆的頭頂上，唰的又飛起，吱七連叫着，向西南飛去。冀北人魔焦煥哈哈一笑，挑着拇指叫道：「果然名不虛傳，這一下蝙蝠傷的不輕了，你看這不是血流下飛到我手上一點麼？」焦老婆婆搖頭道：「這一說我的功夫可實不行了，這麼打傷這算是巧勁吧，我是向它胸腹打去，教牠受傷仍能活着，這一來牠飛不多遠去準死。」兩人一邊走着，一邊仍然說着話，就在這時，突然聽得西南一帶的黑暗空中，絲絲呼呼的風聲夾着一種異聲，似乎像是蝙蝠的叫聲。這是冀北人魔焦煥和老婆婆已竟全聽見了，全止步回頭向空中察看。

只見從西南上忽忽的飛過來一大羣蝙蝠，有三四十頭，大約兩翅展開足有二尺多寬，小的也有尺許，齊向這曠場飛來。當時袁承烈在暗地裏不禁驚異，心說，這真是向未聽說過的奇事，歷來山林草野，行圍打獵，殺生害命，本是常有的事。要說是殺一頭野獸，就得防牠報復，誰還敢作遊獵的生涯，只是現在這種情形，分明是方才被打傷的蝙蝠，因為無故被

傷，勾來同黨前來報仇，若說是適逢其會，沒有這麼巧的，這裏要有蝙蝠的窩巢，還有可說，只是這裏沒有他的窩，這種兩類獸，雖是晝伏夜出，也輕易看不見這種成羣結隊的，眨眼間已然證實，果然這種獸是因要報復來的，到了這裏，並不再向前飛，全在半空中盤旋起來。

那冀北人魔焦煥，已然看出這羣蝙蝠來勢甚凶，向焦老婆婆說了聲：「你得留神，這羣東西大約是找咱來的吧。」果然這句話沒住聲，突有四五隻大的蝙蝠往下撲，紛向冀北人魔焦老英雄夫婦的頭面噬來，雖則這種怪禽不是甚麼厲害東西，可是飛的既快，更兼發着淒厲的嘶號，在這深夜荒山，令人毛髮皆慄。焦老英雄見到這種東西，居然這麼可惡，一聲怒叱，往旁一縱，竄出兩三丈去，這四五隻蝙蝠撲空，那蝙蝠羣中又有七八隻，結隊展翅齊向焦老英雄落處撲去，這邊焦老婆婆也被蝙蝠追到，也仗着輕靈的身手，飛身避開，只是儘自閃避是不成了，這羣蝙蝠實比平日所見的凶厲，追噬的一步不肯放鬆，可是這羣怪蝙蝠算是遇上了尅星，冀北人魔焦煥，見這種東西留着他用，除了牠也不算殺生害命，立刻檢那撲到近前的揮動鐵爪，立刻擊斃了六七隻，焦老婆婆却也拆了一段枯荊條，把欺到面前要咬自己的打的毛血紛飛，覺着這樣足可以驚走了，誰知都是死的死，傷的傷，可是依然猛撲狠噬，冀北人魔焦老英雄不禁把怒焰陡熾，大叫道：「這真是氣死人的事，我們運敗時衰，就有這種教你嘔心的事。老伴別教這東西賸一個，你看還了得麼？誰也防備不到他們也能作祟，手底下稍慢一點的，遇這類東西非教他折了不可。」說話間，冀北人魔焦煥條的一俯身，摸了兩塊石子，全有桃子那麼大，突然一合掌，全擊成彈丸大小，跟着往洞門前一縱

身，這回退去有四五丈，天空的蝙蝠想繼追撲就好像有人指揮似的，這次可好看了，焦老英雄掌中的碎石塊，像連珠彈似的噠噠的打來，石彈絕無虛發，撲過幾頭來死幾頭。可是那位老婆婆雖也覺着這羣怪蝙蝠秉賦狠戾，自己仍沒像老頭子下狠手，依然用叢條護身，不到近前的不去追殺，焦老英雄可不就行了，因見死亡過半的蝙蝠，雖不像先前的猛撲，可絕沒有一隻逃走的，依然是行退又進，或是在這一帶盤旋飛逐，吱吱的叫的聲音愈發淒厲，這一來更把個冀北人魔焦煥惹得火起。非把這些討厭的蝙蝠殺盡了不可。於是有那沒撲過來，或是撲過來又不逃，只在空中盤旋伺隙而下的，自己索性反追前去。焦老婆婆這時也感到這羣惡蝙蝠實留不得，遂不再顧甚麼殺生害命，手揚處，她這樹枝代箭，手無虛發，可是依然是焦了幾分危老英雄手底下厲害。手揚處。石彈一出就是三四頭，應手而落，可是這一追趕，袁承烈倒加險。有時這位焦老前輩追逐到了崖下，隨手發石彈，蝙蝠逃竄得飛向樹叢時，石彈打入林中，袁承烈躲閃得稍慢，就被石彈掃一下，石彈的力量很大，不躲閃開，被打上就不輕，可是又不敢慌張，恐怕一個不小心，形跡就易敗露，這時外面把這羣怪蝙蝠追殺的僅剩了十幾隻，這位焦老婆婆看到遍地鮮血淋漓，和死的蝙蝠東一隻西一隻，瞻那被打落沒死了的，尚在吱吱的怪叫作臨死的掙扎，按這種情形，其餘的任憑多麼凶狠，看到牠的同類這樣死亡枕藉，驚心慘目，總該把其餘的吓跑了，那知並沒有一個跑的，這真有些不近情，看着非常怪道，焦老婆婆對這情形就注了意，不大工夫，已看出來，原來這羣蝙蝠竟有領袖牽帶着。這隻蝙蝠兩翅展開，足有四尺多，身形像個狸貓，兩隻怪眼，兩點閃爍的靈光，兩翅煽動展開，忽忽的風響，時發怪聲，這頭大蝙蝠在先本就在高處，因為他飛到五六丈高，成羣

的蝙蝠全在他下面，牠叫的聲音雖大，因為有成羣的嘶鳴，所以沒理會，這時蝙蝠已少了，賸了十幾個，只要牠叫一聲，凡是往後稍退的，立刻冒着石彈又衝上來撈噬，焦老英雄，焦老婆婆看準了，連忙招呼道：「喂，你往天空上看看吧，這類東西還有首領，不把牠除了可不算完。」

在這焦老婆婆一招呼的當兒，焦老英雄也發現高空有一隻巨大的蝙蝠，也不是這東西已成了氣候，或是起巧了，就在焦老婆婆語聲未落，那隻巨蝙蝠已竟疾如電光石火般猛撲下來，帶着一股子勁風，挾着刺耳難聽的叫聲，竟到了焦老英雄的頭上，焦老英雄任憑身手多麼好，也有些猝不及防，手中的石丸，恰已打淨，只得往旁一縱身避開，就這麼快的身形，左肩還被這頭巨蝙蝠煽了一下，這時已竟竄出兩丈餘，那巨蝙蝠更是矯捷的出奇，一擊不中凌空飛起五六丈高，二次撲下，焦老婆婆却乘機發了兩枝木箭，可是竟被這巨蝙蝠的翅膀輕輕煽掉，這時焦老英雄已撈到所拾起的暗器。這時巨蝙蝠三次撲到，焦老英雄略一側身，抖手就是一石彈。那知這頭巨蝙蝠是狡猾得出人意外，雙翅斜着一抖，已竟橫飛出三四丈去，跟着石彈颯七的又趕着打到，蝙蝠又騰空而起，叫的越發慘厲，焦老英雄氣得罵聲：「該死的東西，難道我就沒法除你麼？」說話間腳先一點地，身形飛縱起來，用一鶴沖天的輕技，跳起有三丈多高，掌中的碎石彈隨手打出，這頭怪蝙蝠又往右首一煽翅膀颯的一聲，橫了一右首，冀北人魔焦老英雄猛然憑藉輕功絕技，往下微一沉，不容身軀下落，颯七連打石彈，竟沒容這頭巨蝙蝠飛逃開，嘖七全打中了，一聲慘叫，墜落地上，果然被彈擊死，焦老英雄也隨着落在地上。天空中其餘的蝙蝠全逃了個乾乾淨淨。

婆看着地上的腥血淋漓的幾十隻死蝙蝠，皺了皺眉頭，向那頭巨大的蝙蝠。這頭巨大的蝙蝠雖是受傷不能動轉，可是不時還作最後的掙扎，一陣陣的兩翅振動，眨一眨的，那混身的肌肉不時顫動，看情形一時還不致死，焦老英雄看這巨大的蝙蝠怪模怪樣的這麼龐大的身形，凶惡的樣子，這時若遇見走單了的人，足可被他咬死。當時這位英雄遂拾起一塊石頭，照定腦袋上砸去，一聲慘叫才算死去。

第五章 蕭蠻威脅女羅刹

老夫婦一商量，把這地上的死蝙蝠，全扔向山澗裏。地上的血污，收了些塵土，滿墊了。這樣費了半個時辰的工夫，才把這一帶收拾乾淨。袁承烈在林木中靜靜看着，雖然山風凜冽，只被這驚心動魄的事，鬧得把冷全忘了，等到這兩位老前輩收拾完，進了石洞，自己才敢移動。只是四肢已幾乎被凍僵，在林木中活動了半晌，才把血脈疎散開。這曠場中雖是把那死蝙蝠的殘肢斷體全收拾淨了，但是一陣陣山風過處，依然有血腥氣撲鼻。跟着那石洞前微光閃動，籐蓆分處，焦老英雄又舉出一枝松枝火把來。火焰熊熊，火光中夾着一股子黑烟。這位老英雄原來是察看地上的未打掃淨的血跡，由那老婆婆拿著一柄荊條綁的掃帚，把地上的血痕污蹟全打掃完了。又耽隔好半晌，才見那冀北人魔焦老英雄站在那裏，笑哈哈向老伴道：「你看這一晚，倒真是意想不到的奇事。這樣看起來，我的際遇倒是真有些莫明其妙，造化弄人，實在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我這人就是不服氣這種事，我倒要看看天爺就把我折弄到甚麼地步？」老婆婆遂正色說道：「你在江湖道中這些年來，飽經世故，應該把火

性全消磨淨盡。不想你是依然是遇事捺不住火興。這樣看起來，你那日說的只要把這場風波闖過去，絕不再是在是非場中留戀，要找一處依山近水的地方，買幾十畝良田，終老是鄉，今夜看你這麼易動殺機，那能安享田園之樂。前日所說，不過是一句空話了。」冀北人魔焦煥冷笑道：「你這老虔婆，說出話來真是太似武斷，你怎就看出我說話不算數，我難道就被你看成這麼不值一顧麼？」這老夫婦一邊口角着，一邊走了過去。袁承烈一看，兩位老夫婦是由打這裏，轉奔後面，奔了千豹峯的轉角處。這時約摸已是四更左右，袁承烈心想，這時這兩位老前輩是往那裏去呢，我索性跟綴到底，倒要看看他們做些甚麼。自己在暗中忍着一陣陣的寒風，穿着一叢叢的疏林密菁，來到了千豹峯的轉角處，那位冀北人魔焦煥，已帶着老伴兒走出老遠去。那焦老英雄依然持着那枝火把，這種火炬雖是僅用松脂松枝綁紮的，可是極其得用，越是燒到半截，火亮子越大，因為把松脂全燒化了，越有風，火苗子被風拔的越大。袁承烈離着這老夫婦已有半箭地，在這昏沉的亂山裏，遠遠的只這一片烟騰騰的火苗子閃動，倒不怕把夫婦失了踪。走了不遠，見這老夫婦正是轉入了石洞的後面一帶。不過按着方向說，是石洞後，可是一座高峯的前後，就不下半里之遙，袁承烈看着十分詫異，心想這

上這裏來，打算做甚麼呢，並且尤其可異的；這一帶這種荆棘叢生的高峯背後，正怎麼走了這麼遠，慢說野獸就連爬蟲也沒有；真是怪事。又往前走了

一片較平坦的一座矮峯頭，上面約有二十丈方圓，也不像別處那麼

地上只有較矮的荒草沒除盡，已竟能辨的出地上的石路，易

；隨即向那跟在身後的焦老婆婆低聲說了句甚麼。隨即

婆婆隨即從山根下一堆亂草裏，又取出四枝火把來，就

分插在四下裏，立刻顯得這裏一片清幽微明的氣象。

位老前輩必是另有所圖，自己也不敢欺近了，遂在遠遠的看着，還

；被風搖撼着，有種種的風聲草聲雜着。袁承烈就是稍有此聲息，也不致被發覺了。這時這位焦老英雄忽站在那一塊巨石後，向那焦老婆婆指指點點的說着話，焦老婆婆立刻點頭答應着。袁承烈站的較遠，連一句也聽不見。僅僅望見兩人指劃，趁着這幾枝火把照耀得光華閃閃，這才更看出這一帶地上，每隔四五尺，必有一堆石頭。石堆也有整塊的，也有碎石塊堆起的，高有三尺上下，全是一樣高矮。這一片的石堆，估計約有六十堆，袁承烈漸漸看出了大概，遂靜靜的看着。

果然這位焦老英雄竟自把兩隻肥大的袖子捲起，從地上拾了一塊光鏡的石子，往鞋上劃了劃，把光石拋掉，回頭向焦老婆婆道：「你怎麼樣，可以陪我去走走麼？」焦老婆婆立刻搖頭道：「我沒有這種本領，你自己練吧。」焦老英雄立刻哈哈一笑道：「你那是不敢，分明是看不起我這兩腿才好，不是你的對手吧，強求不是買賣，我倒教你看看我這初愈的廢人，還不在他人以下。」說罷，立刻把身形展動，腳下一點，颼颼的縱躍如飛往石堆上落去。身勢輕靈迅捷，令袁承烈看着幾疑這位焦老英雄另是一人，絕不會是自己三月前見的兩足拖曳着的情形。袁振武遂屏息靜靜的看着，這位焦老英雄雖是只練那靠四週的石堆盤旋着，來回已轉了三週。起到第四週過來，老英雄却用拳勢飛騰縱躍，進退迴環，只用脚尖點着石

堆的頂端，可是有幾次落的時候，惰用的力大些，身形一恍，趕緊騰起。踏到三十餘處，袁承烈已看出這石堆上有些毛病了，逢是那一隻腳落在石堆上，身形顯着不穩的，那石堆反倒紋絲不動。可是反過來，那身形饒是一碰即起的，有時反倒石堆的尖上倒落下些小石子去。

這種情形已看出內中實有蹊蹺。果然在這冀北人魔焦煥，施展了十幾式後，業已看出那石堆實是暗藏機械。這種佈置，定是想要暗算敵人，在他也施展輕功提縱術時，萬不會想到這種登石換掌暗中藏着計策。袁承烈看到這老夫婦的各負一身絕技，還要這麼處心積慮的來對付他的敵人，更可想見他這敵人必非易與之流了。自己並非過慮，這倒是袁承烈這幾年奔走風塵，無形中增長許多見識閱歷，自己又處處留心江湖上一切的行徑，所以深知江湖險詐百出，賢愚不等。自己多遇一件不平凡的事，就多長一些見識。今夜遇到冀北人魔焦老英雄，袁承烈已經了然一切。這種情形只要稍知雙方的出身來路，武功造詣的，就能看這雙方的心意所在。因為冀北人魔焦煥是北五省的綠林俠盜，有一身非常的武功，平平常常的武林道中人，真少有被他看到眼內。如今爲應付自己的敵人，竟不惜寄身荒山絕頂，煅煉了一身武功，自己依然不能自信。還要在正式較量之外，更設了這種狡計，想制敵人的死命，這就足以看出來這位老人雖有一身絕技，尚無十分把握，敵人絕非平常之輩可見一般。

那焦老英雄，把這登峯換掌的功夫施展一過，趕到收住式，袁承烈暗中見出這位焦老前輩把這六十多處石堆全踏遍，那種不着一點浮燥之氣，內功若非已達爐火純青，絕練不到這種境地。這時這位焦老婆婆却拔起一枝火炬，把這所有的石堆全挨次查看。有的石堆踏動了的，重把溜下來的石堆兒堆上，內中竟有十二處石堆，與其他的迥然不同。在先只見這位老

婆婆用些沙石往石堆的頂端堆積，可是後來才看出這種石堆全是用水澆過，凝結成冰。頂尖上用沙石蒙上，從浮面上看着，跟別處是一樣，只一着腳，就覺出任憑多好的輕功，一登上也得栽下來。袁承烈到這時才完全明白了，這是暗用無法着足的石堆來與敵人一拚生死。可是這種佈置任憑敵人有这么大的本領，也不容易討了好去。焦老婆婆把石堆全收拾好了，看不出一點作偽的痕跡，遂把火把的餘燼熄滅，夫妻倆這才轉過了這座高峯，回轉了石洞。

袁承烈仍然遠遠的跟綴着，到了峯根下，石洞外看了半晌，知道今夜不會再有事了。自己可是依然忘不下那雪中，自己總怕萬一焦老前輩再受了暗算，遂仍然在那對面峯頭上林中，耐着這颯颯寒風，和難忍的飢渴，挨到天明。天公好似故意來磨礪袁承烈，幫助冀北人魔焦老英雄的克服強敵，自己枉替人家擔了一夜心，這時天上依然陰沉的很厲害，竟自要落雪似的，這時袁承烈所受的苦楚，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袁承烈雖有時想起，倘或因為強忍着飢寒，一個支持不住，摔到深澗荒草裏，準死無疑。只是自己若是不能忍受飢寒。冒然的前去見焦老前輩，只怕徒惹老人家不快，一定要怪罪我不聽他的囑咐，冒然前來，自己反覆思索。還是以暫忍飢寒爲是。遂立刻在林中運用了兩趟掌術，凍得要僵硬的筋骨舒息了半晌，這才稍覺得筋骨全活動了。自己仍是潛伏在林中，不敢冒然出來。

這時約在黎明時候，因天氣又陰沉的很厲害，濃雲四合，四下裏陰沉沉的跟傍晚將黑未黑時一樣，這裏尤其因爲貼近了千豹峯，更有重疊的高嶺，就是晴明時候，這一帶因爲蔽陽光的地方太多。也是黑暗時候多，只有中午時候才顯着山林道路清晰。袁承烈倒是因爲這種陰晦，自己行踪倒容易隱蔽。自己正在思索着，雪中人若是沒找到這裏來，把道路走錯了，

他們直從來的道路走下去，可把自己害苦了，那自己是等的起，可餓不起，再說等幾天不一定，到那時準得弄個裏外不够人。想到這裏，不覺心裏急躁，正要往林外走。忽的聽得自己隱身的林外似有異聲，這就是練武功的耳音有特別的聽覺，絕非一般平常人所能企及。

袁承烈順向發聲的地方查看，只見在五六丈外一片一人高的茂草，唰的一聲響，跟着從茂草中躍出兩人。身形極快，不過一瞥間，又因為這一帶景色陰暗，見不真切，並沒看出這兩人的身形面貌，跟着隱在臨近的巖頭地方。袁承烈心裏很是着急，自己怎的竟沒看清。這時竟不知這兩人是否還在這裏，或是已從荆棘叢中撲向洞口。這時也不知老前輩已睡醒了沒有，別再遭了人家暗算。正在焦燥的當兒，忽的巖頭那裏發現兩人的踪跡，這才看出來果然是那兩個雪中人。

當下袁承烈精神一振，隨即潛身隱跡，到了那巖頭不遠荒草叢中。這時那兩個雪中人飄然來到巖下，跟着在這一帶略一察看，隨即撲奔了那籐蘿掩蔽的石洞。袁承烈心想，天亮了這麼半晌，他們老夫婦應該醒了，莫非洞中黑暗，還疑心沒亮麼；真要是這樣，只真要悞事，自己怎好不設法，帮他個小忙，只是這兩雪中人的武功造詣，全非平庸之輩，自己一個應付不好，就許弄個勞而無功。

這一遲疑，才發覺這個雪中人趕情尙不知那老夫婦就在這裏。果然兩人順着這石洞，仔細查看了半晌，似已看出些形跡，但還不能決定。遂又俯身，把地上查看一過。忽的兩人指着地上，低聲說着話，漸漸到了那掩蔽石洞的籐蘿前，那少年竟自直找到那浮按的籐蘿前，伸手把那片籐蘿掀起，竟自發現了那石洞。果然洞門緊閉，情形頗似那焦老前輩還沒起床。

當時那少年用手推石門，回頭看了看那個年長的，彼此一作手勢，似要先向左右再看看形勢。就在一怔的當兒，見那洞前被掀起的籐蘿一陣顫動，鍊匕的全從上面斷落下來，眨眼間掩閉洞門的籐蘿全堆在石洞前。

這兩雪中人，一面抬頭向上察看。那知那高處的籐蘿竟有長及十餘丈的，也有蔓生入石隙的，上面這段石壁，凹凸起伏不平，往上看不了幾丈就被突出的巖石阻住視線。這樣兩人竟看不出是怎麼斷下來的；可是那個年長的雪中人，此時却又履着一個紫籐蘿，往頭上察看。趕到履到了籐蘿的頂端，不禁皺了皺眉頭。向上又抬頭看了看，又向那少年一揮手；看情形是令少年離開石洞門口，恐怕石洞上面隱藏着人。

就在這剎那間，猛聽得石洞上面，最高處骨喙喙聲若雷鳴，跟着然砰一聲巨响，那石洞前像是落了一陣雨似的，碎石紛飛。那年長的雪中人猛喝了一聲：「飛步後退！」跟着就見這洞中人忽的往下一矮身形，蹲檔騎馬式，雙手往上一翹，上面這時竟滾下一塊巨石，悠的一下，眼看碰到了這人頭頂上。這雪中人雙掌往上一托，轟的一聲，雙臂一振，這塊方圓有四五尺的巨石頭，被這雪中人給托送得離開他頭頂。轟的一聲，落在距洞門六七尺的地上，砸的這一帶山石全發了回聲，濺得地上沙石紛飛，瀰漫洞前，成了一片烟霧。那少年已退到洞旁丈餘外，此時面目變色，巨石落地之後，飛縱到那雪中人面前。

袁承烈也驚得目瞪口呆，幾乎吓出了聲。因為這塊巨石重有千斤，憑這雪中人竟有這種神力，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自己深為詫異，這人內家的功夫練到了火候，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情形。

那雪中人已竟退了兩步，抖去了身上的塵土。那少年也湊過來，雪中人眼望着石洞的上面，一陣冷笑，猝然發話道：「好個鬼孫，事到如今，還跟我弄這玄虛，太似無味了！你這塊活魔，有甚麼鬼吹燈的主意，儘管施展，我看你躲到甚麼時候算完！」

袁承烈隱在暗中，見雪中人說這話時，臉上那種嘲笑，隱含着一片殺機，教人看着可怖。就在袁承烈略一怔神的當兒，突聽得石洞上面竟有人應聲：「畜生，你真是討厭，好心好意的任你逃命，你偏要找到我的面前送死。我若不把你這兩個狼崽子弄死，你也不知我的厲害。」說到這里，語聲戛然而止，上面嘩啦一響，從最高處落下一根枝多葉密的巨樹。這棵樹因為樹過重，墜下來和山崖石壁磕碰摩擦，枝葉碎石，紛紛如雨，任憑雪中人身形輕快，躲的開樹，那碎枝碎石到底落了他一身。

雪中人勃然大怒道：「鼠輩欺人太甚，難道我就這麼任你猖狂麼？」

說到這里扭頭向那少年說了聲：「把守洞門，我倒要看看他是怎麼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說話間，這雪中人已騰身躍上了對面的石洞上，施展開輕功絕技，登着那壁立無所攀援的崖石，輕似狸貓，快似猿猴，眨眼間已上去幾十丈。

這雪中人也算是胆大包身，這里往上去的且沒有攀登的道路，就是在平時，沒有阻礙，不是有輕功絕技的，也不易上去。何況現在上面明明的已有人暗暗埋伏，這雪中人竟似有恃無恐，決不把暗算放在心中，輕登巧縱，又往上攀升了四五丈。上面喇叱的一陣響，敗葉枯枝，泥沙碎石如雨，劈頭蓋臉打來。雪中人陡的一聲長嘯，震得林木蕭蕭。橫着一幌身，往左竄出去有一丈五尺，身形也沒看出怎樣使力，已然立在佈滿蒼苔蔓草荆棘蓬蒿的石屏上，

這次斜着往上竄，忽左忽右，忽遠忽近，上面的木石雖也不住往下打，可是越是雪中人快到了上面，那飛來的木石土塊越少。

袁承烈竭盡目力，見這雪中人似已臻升到極頂，自己十分驚異：這人好厲害的身手，莫怪焦老前輩那麼全身的武功，尚且那麼謹慎提防，足見敵人的來路，早在他們老夫婦意料之中，這時上面情形已看不甚真切，只渺渺茫茫的，可是上面絕不見第二條人影。

這雪中人把這上面排搜一過，絕不見有甚麼敵人的踪跡，只找着了方才推下巨石的痕跡。跟着這位雪中人似乎怒叱了一聲，也聽不出他是說甚麼，跟着縱身下來。隨即向那少年一點手道：「這塊魔頭似太已欺人，我們要不是因為江湖道上的規矩，得先禮後兵，真就得給他個伸手硬搶，你向前叫門我這人就不信這個，看這情形，他定已早得着咱們爺們來的信息，必已設下埋伏，或是邀了外援，我們本當先察明他的虛實動靜。現在講不得，我倒要看觀這塊魔頭有多大道行。」

那少年諾諾連聲，這時石洞門的障蔽已去，那木門仍然緊緊關閉着，少年竟向前叩門，手舉處，那扇木門嘩啦一響，竟自往裏縮進去。少年不由的倒往後退了一步，只見這洞門內有人發話道：「我這窮山野谷，難道還有貴客光顧麼？」說話間門裏慢吞吞的從裏走出一個老嫗，正是那焦老婆婆。這時袁承烈見着到也是一怔，只見這位老婆婆，頓時變了一副形容，好似老得更甚，已竟步履蹣跚，手中扶着一根漆黑的木拐杖，目光呆滯，鬢髮如霜，罩着青絹包頭，一步挪不了四指，顛巍巍的來到了這位少年的近前。抬頭看了又看，似乎老眼已花，很帶驚詫之色的問道：「呦，小夥子，年青青的你怎麼也幹這種殺生害命的勾當。小

夥子，別嫌我這上年歲人嘴碎，你這個年歲，幹甚麼去，也得吃好的喝好的，何必非幹這個不可。你也看見過那個打獵的得個好收源結果，不是把命送掉了，就是落個殘廢。你這一定是迷了路，錯走到我這來，這還算你的幸運。倘若你走到後面亂山裏去遇上豹羣，小夥子，莫說你僅僅一個人，就是有個三五個人，也是白送掉命。你來到我這里，也是緣法，我給你找些食物吃了，我指給。……」

這少年早已聽得不耐煩，聽出她錯把自己當作獵人迷路這麼不容人說話，盡聽她一個人的。那雪中人在數步外站着，却是一臉不屑聽她的顏色，斜睨着這老婆婆，袁承烈暗中看的真真切切，那老婆婆却是眼皮也不撩，還要往下說。少年忙攔着道：「你別跟我們裝顛頂，我們認得你，你在江湖上混了半生，積案如山。慢說你還是本來臉目，就讓你變裝易服，變姓易名，也不過騙那山居的獵人，和樵夫牧子之流，你想來瞞我們，只怕不大容易。現在我們打開鼻子說亮話，誰也別跟誰弄玄虛，我們此來的意思，諒你盡知。現在請你們賢伉儷，把我們兩造的事弄個清楚。你想用這種拖延敷衍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那是妄想！」

少年說了這番話，焦老婆婆絲不爲所動，冷然說道：「你這小夥子好生無禮，我老婆子這般年歲，跟你說若許好話，你怎的倒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我真是對驢操琴了。」少年才要發話，那雪中人突然轉到面前，大聲說道：「羅刹女靳三娘，別來無恙，你還記得二十年前齊東舊友蕭老二麼。我與冀北人魔焦老兄結下樑子之後，只知道我上了他的大當，沒料到他背後，給他主持和我較量的，究是何人？直到近日才知道起情我焦老兄的賢內助，竟是齊東舊友，這倒好了，有靳三娘你在場，我們這場事，更好解決了。」

這時那焦老婆婆面色一變，自己以爲這前來的仇家並不認識自己，遂假作不知他們的來路，想要仍按着焦煥的主意來戲弄他們一番。孰知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是這蕭二蠻子竟是當年齊魯境內一時誤會成仇的人，這一來，不由愕然，詳觀了一會，立刻把方才那種戲弄的神色一斂，原來蕭二師傅，這才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我這老眼昏花，真比不上老英雄的目光如剪，事隔這多年，居然不把我這老村軀忘掉，真是令人佩服。只是蕭老英雄乃是武林前輩，此次駕臨荒山，實是我這兩個魔人之福，我自從聽得我們當家的說起，我們開罪於玉九覺羅，竟又驚動了江南武林國手蕭老英雄出頭，爲這權貴獻殷勤，和我們爲仇作對，這一來我們自知再想着洗手江湖，埋骨荒山，也難得如願了。可是我想我們這當家的索性成全成全蕭朋友你，教你成名露臉。拿我們這兩個無用人的血，換蕭朋友你後半生的衣祿食祿，這也真值得。蕭朋友，你應該怎樣只管吩咐，我們唯命是從了。」

焦老婆婆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苛毒，這一來那蕭二蠻子面色條變，隨即說道：「齊東舊友，你這種話，我蕭老二可不敢接受。我們全是江湖道上人，誰也用不着逞口舌之利。要說我蕭老二賣友求榮，那可有些冤枉了好朋友。我也不敢平白的就接受。我要是那麼對待江湖朋友，我也不致這般年歲，依然爲人作牛馬，怎麼也可掙下養生送死之資。如今我仍然是兩肩荷一口，與初入江湖時，差不了甚麼，我被誰所累？自然有人明白，你們賢位儷只顧逞一時的小忿，不爲我蕭老二稍留地步。幸虧我三十年來所作所爲，還有人看的明白，那件事稍微的含糊一點的，階身圍圍，這輩子那還有生出獄門之望？老友你也得反躬自問，是你們撒得風火過多，還是我逼人過甚，請老友你說一句公道！」

焦老婆婆微微冷笑道：「蕭老英雄，現在無須乎再說這些理論的話。官打現在的，我只請示蕭老英雄，此來本意，我們也好敬謹受命。」蕭二蠻子道：「齊東舊友，我此來實不知二十年前的老友，我只專誠拜訪焦老英雄而來，無論如何，也得見了焦老朋友，方好講目前所要解決的事。這可得請老友你多多原諒；恕我蕭二這種無理的要求。老友，你能答應我麼！」焦老婆婆慨然說道：「我！你還得要我們這個待死荒山，行將埋骨的老夥伴，一同匍匐玉九之前，受他那慘無人道的非刑拷問才肯平心麼；蕭老英雄，得放手時且放手，得容人處且容人。我們是如何人也！蕭朋友你是怎麼個人物我老婆子也無須再費話。我夫妻一對，不值一顧的老厭物，對於他人這樣的逼迫，我是否就能甘心忍受，諒你也明白。不過事辦來人，誰讓我們老朋友來的，我只得委屈求全教老友把這場事圓上。我自己陪你走一遭，也足可以了結這篇帳了吧！咱們是板上釘釘，說了就算。你來到這里，我那能不稍盡地主之誼！山居可沒有佳肴美酒來供客，略備薄酒，咱們稍作盤桓。你說幾時走，我絕不稍作遲疑。老友你看這已竟是對的起你了吧？你要體恤我們那老伴兒是殘廢人哪。」

蕭二蠻子聽了，不由沉吟，過了一會，臉上立刻現出一種神祕難測的顏色，呵呵笑了一陣，向焦老婆婆道：「我多謝齊東舊友成全我的盛情，我不是土牛木馬，那好不遵從你的捨命全交的妙計？我只是有一點對不過你們賢伉儷的地方，就是請你成全人成全到底，那十粒寶珠得請你先交出來。我要拚着這條老命，在玉九面前力保；教你們賢伉儷從此再無牽連。有塌天大事，有我蕭老二一人擔承，我把這條老命賠上，也算值了。我蕭二蠻子雖是幹的微賤行當，尙還知道行事磊落光明，不愧於天，不忤於人，絕不是盡為自己打算，不管朋友的

死活。現在我們把話說定，任憑再有天大禍，有我個人擔承，絕不再帶累你們。我這種辦法是不是够朋友？請你們自己思量。我想這麼辦，總比你們夫婦到案打官司強得多吧？」

當時蕭二蠻子這番話說得倒是十足够朋友。可是那焦老婆婆仍是神色冷冷的，向蕭二蠻子道：「怎麼，我想不論到了那裏，也是罰了不打，打了不罰。這種案子要是把正點給圓了案，不能不算奇功一件。那十粒寶珠，我們倒想着給你們圓面子，只是對不住，十粒寶珠早已出手多時。就是把我們送到魚陽市口，我們也沒法辦。這只可請你蕭老英雄多担待。給我們維持到底，我看國家王法雖厲害，也得講人情。我個人頂着到案打官司，難道還有甚麼不能交待麼？蕭老英雄你得明白，任憑怎樣碍難，吃進嘴的東西，拉得出來，吐不出來，教我老婆子有甚麼法子呢！」

蕭二蠻子登時把面色一沉道：「好！齊東舊友，你這可叫不開面了。咱們全是寄身江湖道上，處處應當以信義待人接物。我是虛懷若谷，歷來全替人設身處地想想。我只請你們賢伉儷把原贓交出來，不用你們再到案打官司，也就很够朋友了。若是依你那麼講，只要有個人頂着到案一走就行，我蕭二蠻子總然想爲朋友盡點力，只怕也力不從心。那個只有請你們賢伉儷多受點委曲，雙雙一同陪我到案打官司。這種事，咱們不用細說，誰也別存心跟誰狡展。我是願全友誼顧不了公事，願了公事，顧不了友誼。沒別的，你既是有心成全朋友，何妨成全到底！既是說甚麼十粒寶珠已然出手我實不相信，請你念在江湖道上的信義把十粒寶珠交出來。那一來兩全齊美；你們若是不爲我設想，那只可對不住好朋友。十粒寶珠既不在手下，我也無法過事深究，惟有請你們賢伉儷隨我去見玉九，免得教我做出對不住你們的事

來，教江湖道上也笑話我蕭老二逼人太甚。至於你們賢伉儷到案後，是否願意那里小住，或是立時脫身，全在你們自己了。我把肺腑的話全說出來吧！像你們賢伉儷這種身手，到了玉九那里，只要我蕭老二不再多管，諒他手下那班人還有敢跟你們一較身手的。你們若想走，誰又留得住你們；光棍怕掉個兒，你們也替我蕭老二想想，我此番到這里來，是但分有一線之路，可以推展拖延，我也要使盡了。只是現在本主兒已經絲毫不能容忍，我若再沒有個交待，只有蕭老二替你們打這場官司，你只要看着那麼辦對呀！請你不要再教我蕭老二爲難。請你們辛苦一趟！」說話是一步比一步緊了，飛豹子偷聽私窺，聽了個毛骨悚然。

但見焦老婆婆把兩隻深凹的眼光一瞬，立刻寒笑說道：「這一說我們非得到案打官司不成了，啊呀！這件事我老婆子可恕不能應命！老朋友，不是我們不肯隨着你去，也不是我願意連累朋友，無奈我二老年紀太大了，人不濟了，心想充光棍，已然不能夠了。只爲我們當家的自從在黃北負傷之後，已是九死一生。經我竭盡全力醫治；雖勉強能行走，只是形同廢人，下盤的功夫已散，武功全毀了，就是多走些路，全不行了。這樣人那好教他再到案打官司；並且他也不能長途跋涉，難道還有用八人大轎子抬着罪人去的麼！依我看蕭老師你作人作到底，還是請你成全我們老夫婦，蕭老師若不忍看我打這場官司，我們絕不能坐視着老英雄的危急不顧。你倘若把我們放出羅網，我們必能教你平安歸還鄉里，享受暮年太平歲月，雖不教你作富家翁，總可教你衣食無缺。這樣一來，彼此交情無傷。蕭老英雄你成全了我們夫婦，我們有生之日，全是蕭老英雄，你賞賜的。我的話已說頂到這里，行不行的，只可這麼辦了。蕭老英雄，你在大江南北，山左山右，諒來也有個耳聞，可是這個話說出來教人笑

話，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如今已竟年屆古稀，行將就木，不應該再提舊事。只是你我全是武林舊友，可以不在此例，想當年我在江湖道上，凡是我羅利女所對付的，全是成名的英雄，武林的能手。可是我歷來作一件事，只要打定了須那麼辦，就是有多大阻攔，我也要把牠作成了。有阻礙我羅利女的，我誓與之週旋。不到了他俯就我的意思，我絕不能罷手。現在老了，想那麼作，精力氣血全不給我作主了。我那還敢那麼任性，現在只有請我們武林老友，蕭師傅捧捧我這威名空存，實力已不如當年的老貧婆，把我所說的話給我照辦了吧！」

蕭二蠻子一聽這羅利女斬三姑，說出這種無情無理的話來。怫然說道：「齊東舊友，你這番話可錯了，咱們這麼說吧！倘若不是我來的，換到旁人來請你們夫婦歸案，你們該如何呢；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誰也不能和誰說空話。只要自己的事情犯了，有好朋友一到，應該一句話沒有，跟着人家走。腦袋掉了，不能皺一皺眉頭。像你們賢伉儷這種人物選會做出含糊的事嗎；現在我既然畫出道來，你認為合乎情理就請你成全我蕭老二一場。若是認為我這主張不合，也請你們賢伉儷畫出個道兒來，我蕭老二決不能說掉牙栽跟頭的話。」當時這蕭二蠻子一番話似是入情入理，那焦老婆婆此時倒頗有些狡展，不說情理話。此時被蕭二蠻子用話逼的頗有些羞惱成怒，把那雙怪眼一翻，向蕭二蠻子道：「蕭老英雄，你這可有些逼人過甚了，我們要是願意到案打官司，何致等到現在？只為我們歷來最恨這班貪官污吏。如要是換他們前來，嘿嘿！不怕蕭老師傅你見怪，只怕只有來路，沒有去路。我看還是好朋友來了，我們倒還得稍盡地主之誼；若是換到他人，豈不反失了江湖的義氣。」蕭二蠻子此時實有些撫不住火興了，立刻面色一沉道：「希望你不要這麼固執才是，我這番好意本想把

這場事在我手裏了。就是你們夫婦一身的安危，全由我蕭老二担承。可是頂到現在，我把話說盡，你置若罔聞，教我也沒法可想，只有請你們自己斟酌。這件事是勢在必行的，就只有兩條道；一面是把十粒寶珠交出，一面是若沒有原贖，請你們賢伉儷到案。把我的責任交待了，我絕不作賣友求榮的事。這兩條道若是全不能依從。沒別的，咱們只可把交情擱開了，公事公辦。我此來不能把焦老前輩請出去，我沒法維持面子了，只有跟老朋友們一同埋骨碎身。」

蕭二蠻子說到這里，聲色俱厲。這一來兩下裏已竟漸漸的有些透露鋒芒了。袁承烈在暗中看着連動也不敢動。聽到兩造把所有的事漸漸從口風中露出真象，袁承烈此時才知道，敢情這位老婆婆竟是當年名震江湖的女盜俠羅利女靳三姑。這位女盜俠當年在江湖道上，不論綠林道，武林中的威名人物，全要懼他三分。袁振武當年在太極丁門下曾聞了老師說過。這羅利女以一個女流，隻身闖江湖，負着一身絕技，手底下一對雞爪雙鏢，有神出鬼沒之能。女流中用這種兵刃的，是絕無僅有，羅利女竟用這兩柄兵刃和十二枚三梭透骨釘，把綠林道中多少成名的怪傑，全送了命。這位獨脚女盜在齊魯一帶，威名震草野，直到中年，她忽然銷聲匿跡，後來才聽人說，她已嫁了冀北人魔焦煥。這一來兩個江湖怪傑湊在一處，更如虎添翼，更不知江湖道上要多出多少驚天動地的事了。可是事實竟不是這樣，女盜俠自從離開江湖之後，再沒聽人提起。有時冀北人魔焦煥，在大河以北偶然一現形踪，可是仍和他先前一樣，是獨脚大盜，自己作案，並沒人幫助。

這一來傳說紛歧，就有說是女盜俠並沒嫁了冀北人魔，可是那冀北人魔生性怪癖，他雖

得這麼個賢內助，可是他絕不肯借重他太太的力量，反倒不教羅利女重在江湖道上闖，所以這名振一時的女盜，嫁後倒謹守閨範，不再出頭了。這話也是大家的揣測，誰也得不着確信。那知道這位羅利女暗中依然揀那值得一顧的，猝然下手揀一回，可是江湖上輕易見不着她，想不到她竟幫着她的外子冀北人魔在暗中很作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大案，直到後來，冀北人魔焦煥一舉飽載，夫妻倆這才洗手江湖，潛踪避禍。只是據平常的江湖道上說，他們是應該一了百了。只要一洗手，過去的一切事全算完。不過他們這兩個怪傑，這禍事惹得太大，這案內並有十粒價值巨萬的明珠，被這冀北人魔盜走。這事主又是朝中勛貴所謂玉九爺，爲這十粒明珠，已竟壞了許多官吏。許多有名的捕快，依然把這兩個正點撈不到手。

直到數年前，從兩江總督那里要來這個名捕快蕭二蠻子，才又重新海捕起來。這蕭蠻子是江南七省最有名的捕頭，有一身絕技。平常的案子休想他伸手，你就是強迫他，也不過是虛應公事。並且就是案情重大，作案的够得上江湖大盜，這蕭二蠻子還得看看事主是否好人。要是奸商劣紳，貪官污吏，他還是不辦。就是你的勢力壓着他，他寧可受到處分，也不肯給你十分出力。這樣的作事，雖是毀在他手裏的巨盜不少，依然提起來令人敬服。這冀北人魔焦煥在北省作案，跟蕭二蠻子毫無沾染。羅利女斬三姑，也是在齊魯豫燕一帶作案，和蕭二蠻子也是素無嫌隙。

焦氏夫妻頗有俠盜的行徑，論起蕭二蠻子的行爲，對於這兩位俠盜的事，本不能管。無奈案子牽連的太大，竟自毀了許多武林中的朋友。蕭二蠻子又因爲玉九爺卑禮厚幣的一再懇求。這才答應了。自己這一伸手，竟是惹火燒身。要不是早把對手認作強敵。幾乎死在了冀

北人魔焦煥和羅利女斬三姑手裏。只是冀北人魔羅利女這兩個勁敵。雖是出力來對付這名震中原的老捕快蕭二蠻子，終於在江湖道上也無法立足。這夫妻兩個自入江湖以來，這算臨結尾栽了個大的跟頭。那次兩下裏朝了相，依然只是冀北人魔一人，羅利女仍然沒露面。直到這位蕭蠻子用了撒手絕招，施展內家掌法，運內力來傷了冀北人魔，於是雙方反顏成仇。羅利女當時雖沒露面，在暗中却早釘着蕭二蠻子。此時忽見丈夫遭了人家毒手，遂也不再留情，用她的百發百中的三稜透骨釘，三環套身的打法，照敵人發去，任那蕭二蠻子身手怎樣矯捷，終於中了羅利女兩釘。

這一來，羅利女算是救了丈夫，可結了大仇。他們算是各走極端。這位蕭二蠻子也是從打作捕快以來，也是頭一回栽跟頭。這次跟這個冀北人魔焦煥算是結下不解之仇。他定非把這名震江湖的巨盜扳倒了不可。遂在玉九爺面前請了限，自己要破死命的把這案圓下來。

第六章 女羅利抗捕獻酒

這一案轟動了江湖，全要看他落怎樣個結果。這冀北人魔焦煥老夫婦，更是也拚着把命搭上，也要把蕭二蠻子扳倒了。倘若成功，就決意從此洗手綠林，不再在江湖道上闖。可是經過這場事後，他們兩下裏銷聲匿跡，再聽不見他們兩下裏對於這案提起。當日這件案子就好像噙了下去，但在暗中雙方並未歇心。

這冀北人魔焦煥下盤負傷之後，自知十粒寶珠在自己手中，羅利女又傷了蕭二蠻子，他那能善罷干休，遇上這種勁敵，焉能忽視。遂和老妻羅利女，祕作商量，悄悄的用金蟬脫壳

的法層層設疑陣，把自己的病勢作成了十分沉重，爲的減少敵方注視之心，緩些時日，好以全力來對付蕭二蠻子。所以連次挪移了幾處隱密的地方，估料着一時半時那蕭二蠻子不會搜尋着。到潛踪到遼東以後，想不到會遇到了身遭師門歧視，蒙廢長立幼之差，欲以堅苦卓結之志，歷盡艱辛。別求結藝，雪恥師門的袁承烈。冀北人魔焦煥，看出這袁承烈胸懷大志，是個有作爲的少年，自己要把自己的一身絕技傾囊授與他。自己老來退隱山林，可以籍着他得全首領。所以這次要下辣手，把蕭二蠻子除了，斬草除根，寸株不留。

這一方面的蕭二蠻子，自從敗在羅利女的三稜透骨釘之下，自己恐怕冀北人魔暗算自己，遂也把行踪隱匿起來。預備只要不伸手則已，只一伸手，就得把這案給圓上。兩下裏全走的是一樣的步法。趕到後來這冀北人魔焦煥被羅利女救護到了虎林廳北之後，他們的踪跡更形隱秘。可是蕭二蠻子居然把這冀北人魔的踪跡搜尋着，並且更查明當初暗中用三稜透骨釘傷自己的，正是當年自己在齊東會過的江湖女盜侯羅利女。蕭二蠻子知道，這冀北人魔已是勁敵，再加上那羅利女，不啻猛虎添翼。自己估量着不易把他擒下來。自己遂用了一整年的苦功，晝夜不休，練了一種絕技。這種功夫是內家最厲害的掌力，名叫「混元一力掌」，能打散橫練混功夫。這兩下裏算各以全力制敵。冀北人魔焦煥竟練了一種祕技，來預備着和蕭二蠻子再決雌雄。

事隔二年餘，全以爲他們這場事，暗中消滅了。那又知道蕭二蠻子已竟派出好幾撥人去，暗中探探尋這潛踪匿跡的巨盜。焦煥夫婦倆匿跡佛力山之後，蕭二蠻子已得着他的踪跡。蕭二蠻子到此那還肯再等待。遂借他本門下唯一的弟子，小霸王申凌風二次出馬，來訪

這冀北人魔焦煥。

師徒二人一到遼東，變姓易名，把冀北人魔的底摸着了，偵知已移到佛力山，遂悄悄排搜過來。不料在虎林廳遇上了夜貓紀五，蕭二蠻子知道紀五和焦煥夫妻全有極秘切的淵源。這才把話風透給紀五。爲是教他給焦煥帶信，自己百日內一定要去會他。果然紀五那魔鬼靈精，居然真給老蕭做了傳話人，果然悄悄來關照冀北人魔，告訴他蕭二蠻子帶着他本門弟子小霸王中凌風。已竟到了遼東，百日內準來與你們相會。

焦氏夫婦驟聞警訊，知道再難避免。只有一決生死輸贏。這焦煥本是狡詐多疑的巨盜，再加上足智多謀的羅利女相助，這兩人遂暗設機謀，要用陰謀，來收拾這位蕭二蠻子。這兩下裏一照面，那冀北人魔竟自早已發覺，悄從祕密門戶出去，沒露面先給蕭二蠻子個先兆，用巨石來狙擊他。當時那蕭二蠻子已明白冀北人魔焦煥不露面的原故。既非是不敢露面，更不是意存退縮。這老婆子這麼搪塞拖延，定是故作緩兵計，來絆住自己，他必是暗中有甚麼佈置。趕到這位羅利女說出這種傲慢已極的話來，這位蕭老英雄實難忍耐，遂向這位羅利女說道：「我們現在應該推誠相見，那們本着江湖道義來結這場事。現在只有請焦老英雄來，親自和我蕭老二見一面，我們是一了百了，沒有解決不了的事。若是像你這種說法，我蕭老二得難從命。」

焦老婆婆架架一聲長笑，笑中隱含着一片殺機。目閃精光，從眸子中射出一股子凶燄。蕭二蠻子已看出她懷着惡意。眼睜着這羅利女向石洞門招呼道：「喂！要知道貴客臨門，應該好好接待。你這麼慢客，太失禮了！」跟着龐大沉重的木門一開，冀北人魔焦煥，從裏面

蹣跚出來。手中還拄着一根拐杖，形容也帶着憔悴的樣子。趕到來到石洞門外，向外面看了看，好似沒看出來人似的，慢吞吞的向他那老伴說道：「你吵甚麼？有事不到裏面去，叫喚管甚麼？要是有人來投宿求食，你難道還得用我來照應麼？」這時那蕭二蠻子不等他再嘮叨，逕奔到冀北人魔焦煥面前，抱拳拱手道：「焦老英雄別來無恙！還認得我這曾經一犯尊顏，作你手下敗將的齊東舊友麼？」

冀北人魔焦煥倦眼一翻，向蕭二蠻子看了看，故作驚訝，失聲招呼道：「哎呀！原來是蕭老英雄，這種窮山僻壤居然蒙蕭老英雄光降，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蕭老英雄一向可好？」蕭二蠻子忙答道：「齊東一別，屈指三年，時時把焦老英雄掛在心。早想和老英雄一會，只爲力與心違，不能如願。我現在是腆顏來望看老朋友，現在居然素願以償，真是畢生之幸！」

蕭二蠻子說到這，那小霸王申凌風却不待招呼，自己湊過來，向前說道：「師傅，這位敢就是名震江湖的老英雄，冀北人魔焦老前輩麼？」冀北人魔焦煥向這小霸王拱拱手道：「這位是那位門下？蕭老英雄怎麼不給我引見引見。教我慢待江湖道上朋友，太覺失禮了。」蕭二蠻子忙答道：「焦老英雄，不要客氣，這是我門下弟子，是我一個徒侄，名叫小霸王申凌風。」申凌風又重新給這冀北人魔見過了禮。這時焦煥向羅利女說道：「老貧婆，貴客臨門，怎麼連待客之禮全不懂，難爲你也是江湖道上人，還不趕緊的把蕭老英雄請到裏面麼？」羅利女忙往裏請，這位蕭老英雄，小霸王申凌風，絕不帶一點遲疑懼怯之色，略一爲禮，哂然說道：「來此就要騷擾，老英雄請。」此時冀北人魔焦煥和羅利女兩人在頭前引

路，這師徒二人遂坦然隨着這兩位江湖怪傑往石洞裏走來。

來到石洞中，只見裏面雖是四壁蕭然，可是淨無纖塵，令人看着另起一種出塵之想。這冀北人魔焦煥令羅刹女去泡上茶來。蕭二蠻子遂向焦煥說道：「焦老英雄，我們師徒的來意，你一定能够了然，我們一來看望老友，二來要請焦老英雄把我們兩下裏的那件事了結了，免得歲月遷延，永無結果。諒老英雄定能原諒我師徒是奉官差派，有心維護老友，可惜無力，請你無論如何，得給我個結果。焦老英雄可能賞給我師徒個面子麼？」

焦煥此時把面色一沉，冷然說道：「蕭老英雄，我們兩家的事何用礙難？我們是交情說交情，公事說公事，二位的來意，我在下早已了然，不過恐怕多半要教老英雄失望。這次我們匿跡荒山，埋名避難，已決定不再在名利場中再現身手，對於和老英雄這件事，我都有些一想情願的心意，不過實在不好啓齒。請老英雄要多多担待。」說到這，把話頓住，不再往下說。蕭二蠻子也是整着嚴肅的面孔，向冀北人魔焦煥注視着說道：「老英雄有話盡管講，我蕭老二只要力所能及，爲老英雄幫的了忙，絕不能含糊了。」

冀北人魔焦煥道：「老英雄既這麼成全我在下，我倒不敢辜負盛情了。我對不住的是已把那十粒寶珠出手；現在想給老英雄圓臉，可惜已經力與心遠。寶珠不能圓案，我這病廢的人，諒蕭老英雄也不忍這麼逼迫我吧？那麼就請老英雄結個江湖未了緣，替我把這場官司料理下來。我們這一對行將就木，風燭餘年的朽骨，咸賴焦老英雄之賜。」

蕭二蠻子沒料到冀北人魔赫赫一代綠林豪傑，竟說出這樣無恥話來，立刻冷笑一聲道：「焦老英雄，你這話說遠了。咱們是江湖道義之交。這場官司真要是平常事主，我要等着焦

老英雄說出口來，再給你卸肩，我就不够朋友了。朋友是遮風避雨的，有了事，朋友不給朋友維持，那還要朋友作甚麼。秦瓊爲朋友兩肋插刀，我還不能給朋友幫個小忙麼？只是這場事的主，是何如人也，諒你盡知。莫說我担不了，就是比我蕭老二再身份大的，也恐怕不易就那麼容易交待的吧！我方才已對令正夫人把話說明。我是有成全朋友的心，沒有成全朋友之力，只有焦老英雄多担待我這無能爲力的朋友，隨我辛苦一輪。」

當時那冀北人魔焦煥把一雙怪眼一翻，隨即冷笑一聲道：「這麼說起來，這件案子，只有把我這兩個風燭餘年的老夫婦填了餚，才算給朋友，交待了好公事了麼？」蕭二蠻子冷然道：「那只有應了俗語說的，「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事情是必須這樣辦才能交待，教我蕭老二有甚麼法子呢！焦老英雄，你不要叫我碍難，只有請你趕緊的和我到案，諒焦老英雄這身絕藝，那玉九爺雖佈着網羅，也擋不住你的來去。據我看這不過教你多辛苦一趟而已。你們賢伉儷就不要再教我蕭老二作難了。」冀北人魔焦煥冷然笑道：「這一說，我是非隨蕭老英雄到案不可麼？這可是笑話，倘若我們不能隨蕭老英雄到案，應該怎樣呢？」蕭二蠻子道：「那麼教老英雄也是此道中人，還用我來說麼？那恐怕要十二分對不住賢伉儷了。我們手底下見明白！」

羅利女靳三姑一旁說道：「老天殺的，你怎麼這麼擠碌朋友，這事還用朋友說麼，有賊交賊；沒有賊，人到案，我們要是不打算到案，只可把交情扔到一旁，公事公辦。教蕭朋友費點事吧。我看咱們不必裁二回跟頭。現二回眼，趕緊跟人到案打官司吧！」冀北人魔焦煥，這時把那嬉笑的臉色一變。向羅利女靳三姑一聲輕叱道：「你嘮叨些甚麼？我們是漢子

作漢子當，那能讓好朋友爲難。我們自然是讓好朋友如願而去。不過我有點不小心願，就是素仰蕭老英雄的掌法絕倫，我在下要在投案之前，敬謹領教。想蕭老英雄定能不吝賜教。」

蕭二蠻子忙答道：「這可笑話了，我這點未學微技，那值得焦老英雄領教。不過對於焦老英雄的盛意，我尚能了然。在我沒離開佛力山之前，凡是焦老英雄的命令，我定要敬謹領命，絕不會道出一個不字來；致令老英雄失望。」蕭二蠻子剛說到這，那小霸王申凌風從這夫婦露面後，自己一直忍氣吞聲的聽着，不願多言多語。頂到現在已全聽出來，無論怎樣委屈求全的，也是白費了。這兩個刁狡之徒，絕沒有一點江湖的義氣。不跟他們比個輸贏，決不會善罷甘休，跟隨自己到案。遂怒冲冲的站起道：「焦老前輩，咱們全站在江湖道上，應該誰別教誰說出話來。敝師徒是奉上命所差，官差由不了自己，來到千豹峯，本可以伸手辦案。我們却遵照守着江湖的義氣，一再請求老英雄，體量我們不得已之情，要給我們留一線之路，容我們把這案圓上。我們並且再聲明，願保全老英雄的一切，這樣委屈求全，也就對得起朋友了。可是老英雄竟自強人所難。既不交還十粒明珠，更不肯隨我們到案。請想我們怎能回去覆命？現在我們只有勉如尊命，我師徒要在焦老前輩前獻醜，請老前輩到石洞外賜教吧。」

申凌風這一叫陣，那冀北人魔焦煥，見這少年申凌風居然敢向自己叫陣，這倒是意外想不到的事。遂笑吟吟的說道：「這位少師傅既肯賜教，敢不應命！」那蕭二蠻子立刻一聲怒叱道：「凌風，你過於胆大，敢在老前輩前放肆，你有幾個腦袋！」那少年武師小霸王申凌風，被師叔喝叱着，自己雖則趕緊後退；可是，話已說出，倒是稍展舒胸中惡氣。當時是雖

則後退，仍是蓄勢以待。這時蕭二蠻子却到乘機站起來，向冀北人魔焦煥道：「老朋友，可否到外面賜教？」

羅刹女忙道：「蕭老英雄，我有最後一言，還望蕭老英雄採納。我們現在身背重案，匿跡荒山，不能再說那掩門面的假話，我們不敢再以當年江湖的盛名，來對你老英雄胡扯。我們是匿跡荒山，埋名避禍。很指望着蕭老英雄本江湖中道義幫忙，使我夫婦得正首邱，這是我夫婦三年來眠思夢想的。只是老英雄這一到，竟使我們失望，老英雄不能相容。我們若是真個隨老英雄到案，落個漁陽市口餐刀，老英雄就不嫌逼人過甚了麼？我想請老英雄念在我們江湖道的義氣，把這件事給我們化解了。我們得保全首領，定要竭盡全力，保全蕭老英雄未來歲月，使老英雄安享暮年的清福。不過蕭老英雄若是非把我們夫婦納入法網，我們這一個氣血已衰，半個病廢的人，決不是老英雄的敵手，可是蕭老英雄定明白盜亦有道。我們雖是已非敵手，尙還有幾個不怕死的賓朋，與蕭老英雄併力週旋，到那時只怕要落了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依我看老英雄何必以自己的未來歲月，作狐注一擲？」

這時蕭老英雄，遂抬頭看了看，略點了點頭：「齊東舊友，你這番話，我很是了然，不過我的話已說到，無須贅述。我是官差由不了自己，我有週全老友之心，無週全老友之力。老友我已把話說明。這次事，只有兩條道：一是把那十粒寶珠繳回，二是你夫婦自行到案。除開了這兩宗辦法，除非是我蕭老二從此脫離江湖道，與你們賢伉儷陪隱佛力山，可是依然是不能這就了結。你有二位朋友。事主就沒有朋友嗎？我在下就沒有朋友麼？只怕繼我之後的大有人在，那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賢伉儷依然不能置身事外。何苦白白把我們這個稍

微願友誼的朋友，好心來了結這場事的倒給賣了呢？」

這位冀北人魔焦煥點頭道：「話也倒是實情，我們不必勉強了。」那蕭二蠻子也站起來向冀北焦煥道：「我們可以到外面談吧。」這位少年武師小霸王申凌風，正在怒目相視的站在一旁，並且聽出這冀北人魔夫婦兩人，居心不良。他所說的這番話全是驕敵誘敵之計，決不是出於誠意的話。此時見師叔已竟開口往外讓焦氏夫婦，遂忙向前搶了一步道：「老前輩請到外面吧！弟子給老前輩們帶路。」冀北人魔焦煥笑哈哈的，向小霸王申凌風道：「申師弟，你倒是喜熱鬧的好事的少年，你先不要忙，我們是早晚總要比劃的上。我們是生死關頭，只要一換上招，就要判生死存亡，總有一方埋骨在荒山裏的。你們師徒這來，我尚沒稍盡地主之誼，那好就遽然動手？我雖沒有佳肴旨酒，也得稍盡地主之義吧！再說又是我們夫婦生離死別的時候，那能就這麼草率的完結一生最後之日，我與令師徒要小飲三杯，蕭老英雄定能賞我這點薄面吧？」

蕭二蠻子道：「焦煥老英雄不必費事，我師徒是裹糧入山，早已用過。請你不必費心了。冀北人魔焦煥道：「蕭老英雄難道還疑心我夫婦另有別計不成？我們縱然不成材，也還不能那麼下作。我們武功分強弱，掌上見輸贏，勝敗全不足介意。若是用狡謀詭計，來對付江湖朋友，我們就算不得英雄豪傑了。焦煥不才，還不敢那麼自棄哩！」

蕭二蠻子道：「我是不敢過事騷擾，至於有別的疑心，還不敢於吧。我自入佛力山以來，早把此身的存亡置之度外，焦老英雄既然要小飲三杯，我倒要叨擾了。」

冀北人魔焦煥，遂含笑點頭道：「這才是良朋快聚，不忘舊誼哩。」說話間羅刹女斬三

姑把一張白茶木桌子拉開，把那石凳全擺上，從壁上的石穴中，取出一盤盤的風肉鹿脯。雖全是野味珍葷，倒顯別緻。這位江南老捕快蕭二蠻子，仍是神色坦然，絲毫不帶介意的模樣。小霸王申凌風仍是怒目相視，十分不憤，竟自悻悻的坐在了下首。那焦老婆婆取了一大瓶自釀的酒來，竟不知她這是用甚麼釀成的。馨烈盈杯。冀北人魔道：「山居的野人，沒有甚麼佳肴敬客，只這粗肴薄酒，慢待佳賓，令人抱歉十分。我們是應當暢飲一番，才算良朋快聚哩。」

蕭二蠻子已然喝了三杯。忙即站起，向冀北人魔焦煥拱手道謝道：「過蒙款待，我師徒已感謝不盡了。」他那裏喝的去，不過略示整暇罷了。焦老英雄這時三杯酒入腹，立刻面色紅如赤炭，獰笑說道：「蕭老英雄，我要再敬你一杯，祝你此番成功立名；既交待了自己的公事，又保全了江湖的道義，這真是我畢生不敢忘的事。」這時那羅利女斬三姑送過一對巨杯，這兩隻杯如同古時的爵，形式古雅，看不出是瓦是鐵，這時冀北人魔焦煥把這兩只巨杯全斟滿了酒。焦煥隨即擎起一隻巨爵，往蕭二蠻子面前一送，說了聲：「蕭老英雄！我這一點誠心，諒還不致招蕭老英雄的白眼吧！」

蕭二蠻子見冀北人魔焦煥，用這種巨爵來敬酒，這種舉動來得突兀，絕非無故而發，內中定隱有機謀，趕到一見冀北人魔焦煥，舉杯姿式，已了然他是想暗用內家的混元劈空掌來傷自己。一個接不下來，莫說被雙掌打上，就是兩臂被他沾上一指，自己也落得個殘廢。當時忙把氣納丹田，抱元守一，氣提丹地，貫於兩臂，注意掌心，內力充盈。兩人本是隔桌對面坐着，冀北人魔是雙手捧杯，蕭二蠻子也是雙手來接杯。這隻古杯是方形，冀北人魔是用

兩拇指抵住杯身，食指中指刁住杯口，往外遞。蕭二蠻子也是照樣一絲也不差，也用兩拇指來擋這隻杯身，用食指來刁杯沿。兩下裏這種杯酒聯歡，互相謙讓，那能看的出來已竟各懷機械，暗呈殺機。

兩下裏旖旎相當。冀北人魔焦煥，用的這種內家功夫是北派的祕傳，十分利害，非同凡俗。這種掌力軟如棉絮，堅逾金剛。莫視是一雙肉掌，憑血氣之力，有無堅不摧之妙。可是這種功夫，絕非三年兩載所能練的出來的。這種掌力，要在武功已竟登峯造極時，加以明師指點，有刻苦的功夫，才能有成就。冀北人魔焦煥，施展這種手法，是爲得能發能收。若是對手果是勁敵，自己聲色不動，可能把發出的掌力收回來。若果然敵人沒有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利害，自己立刻出以全力，把敵人立斃掌下。冀北人魔居心譎詐，那知蕭二蠻子這個勁敵，豈是他想像所能測透的。

當時兩下遞杯接杯，立刻暗較上力，趕到推拒之間，蕭二蠻子已知道這只杯是純鋼所製，外面塗着漆，所以看不出來是甚麼所製成的。兩下這一較上力，一邊遞不出來，一邊接不下去。這蕭二蠻子已知道這冀北人魔果然利害，自己不給他個利害，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來頭。橫目一看，冀北人魔焦煥竟有些吃力了，臉上原本被酒壯得赤紅，再加上內力敵不過蕭二蠻子，氣已竟沈不住了。蕭二蠻子不再遲延，遂喝了聲：「焦老英雄這麼厚愛，我這裏領謝了。」聲如迅雷，話聲才收，只見雙掌的三指往外一推一收，把丹田的力量全叫上來，這隻巨杯已落到蕭二蠻子手中。更神色不變，把一巨杯酒喝完，連坐也不坐，把杯往桌上一放，笑向冀北人魔焦煥喝道：「我們過事叨擾，拜領厚賜，無奈酒量過淺，不能再行叨擾。」

了，我們請到外面談談！」說到這，不待冀北人魔再答話，向小霸王申凌風一揮手，小霸王申凌風跟隨師叔往外就走。

第七章 焦人魔壘石誘敵

這時羅刹女靳三姑也楞柯柯的木在那兒，不料蕭二蠻子居然有這麼精純的內家功夫，一邊是對當時鐵杯獻酒栽在他手內驚異，一半是對於兩下裏未了的事，更感到不易取勝，只怕這蕭二蠻子不容易打發走了。見這師徒兩人已竟往石洞外走去，遂皺了皺眉頭，向冀北人魔焦燠暗暗示意道：「怎麼樣？」冀北人魔搖了搖頭道：「不許多言，不妨事，走！我們現在雖是栽在他手內，往後的事，還正不知鹿死誰手？」羅刹女靳三姑聽他這麼說，不敢再多言。冀北人魔焦燠在蕭二蠻子師徒將走出石洞門，忽的聳身一縱，竄到石洞的頂子上。上面有一塊凹進去的巨石，冀北人魔焦燠單臂捋住了那塊巨石，右手探進了石凹內，摸了一件東西，納入懷中，然後飄身而下。這番動作，不過一眨眼間，身手這份矯捷，實非平常武師所能望其項背，羅刹女靳三姑却長吁了一口氣，暗中懸心。那冀北人魔焦燠，却把那枝木杖拿在手中，到了石洞門首，脚步依然放慢，矯作脚步不利落，往外慢吞吞的走出來。

那蕭二蠻子師徒已走到廣場中間，迴身站住。冀北人魔夫婦也相繼跟過來，焦老婆婆已知丈夫暗有打算，自己倒不便先動手了。遂緊隨在冀北人魔焦燠的身旁，暗中保護着他。這時兩下裏對面這一站，彼此是各自有各的心思，那蕭二蠻子雖是老江湖，但是對於這冀北人魔夫婦，實不願把他毀在自己手內，頗有成全他的心意。本想，只要把他原贓十粒寶珠交

出，自己決意出力斡旋，教他夫婦保全未了之名，設法把他夫婦揀落出來。自己盡了江湖道的義氣，而公事也將就交待下去。不過對於這冀北人魔焦煥那種跋扈狂驕的情形，自己早已盡知，若是和他好說，未必就肯那麼善罷干休，多少總得露出兩手。又趕上邊塞上氣候不準，天氣變的非常快，竟在入佛力山的第二日，降起雪來。這一來這師徒二人受了意外的苦處，也是因為天時還不到初冬，有件冬衣足以防風霜。馮想到氣候突變，一場風雪，寒冷不減嚴冬。他們師徒帶的禦寒衣服，頓覺單薄。這師徒仗着全有一身精純的武功，更因這蕭二蠻子和小霸王中凌風頗愛杯中物，故而帶來兩袋美酒。這師徒對於乾糧倒沒怎樣用。只要一覺寒冷，立刻藉酒解寒。還算稍壯行色。及至搜尋到千豹峯下，發現了冀北人魔在此潛踪匿跡，趕到一見面，羅刹女那番做作，蕭二蠻子已看出這裏早有隄防，早有佈置。遂立刻拿定主意，要防備他有甚麼詭計。果然冀北人魔焦煥嘴裏說着一派的大仁大義，暗用狡計，要把蕭二蠻子折在千豹峯。「鐵杯獻酒」，竟沒討了好去。冀北人魔竟又防到，恐怕自己佈置的『巧擺亂石椿』，未必能取的了勝。遂把祕藏多年，輕未一用的十分刮毒的暗器『九星釘形針』，取來帶在身旁，預備最後一拚生死。自己這種暗器，連老妻羅刹女全不知道。這件暗器一向收藏很是嚴秘，直到臨到這次出石洞，倉猝取牠，才被羅刹女發見，石洞頂子上竟有收藏。自己沒看清是甚麼。可是看到冀北人魔那種情形，頗是怕被敵人看見，自己認定了這是不利於敵人的舉動。

這時兩下裏一照面，那小霸王中凌風，已把這兩個江湖巨盜的心情看透。知道這兩名巨盜心存叵測，絕沒安着好心，趕緊低聲向師叔說道：「師叔！你若是一味退讓，可要吃他們

眼前虧。這一對豺狼，絕沒有好心。你要是一大意，可要上他們的大當，吃他們的大虧。焦煥老兒，說話時目光旁瞬，定非善良之輩。羅刹女那個老妖精，更是萬惡。師叔，事到如今，你再處處存忠厚，講義氣，只怕咱們就要上他的大當，咱們爺們再想走出佛力山就不容易了！」

蕭二蠻子點點頭，從鼻孔中哼了一聲，低聲說道：「凌風，不要多言，你自身先要小心留意，不要輕惹是非。我跟他們動手，就有死生須臾之險，你若跟他夫婦比可差的太遠了。他們這夫婦全有驚人絕技，過人的功夫。你若冒然沾惹，立取殺身之禍。你倒真個不易再得生出佛力山了，你要記住，你是專給我巡風報信的，你不要管我，見危急走爲要。」小霸王申凌風見師叔這麼諄諄囑咐，自己雖不以爲然，可是他不敢不信，只得點頭答應。

這時那冀北人魔焦煥向蕭二蠻子一拱手道：「蕭老英雄，咱們今日是以武會友，地點又是荒山野谷，我們彼此誰也不要祕術自珍，把個人所學施展施展，彼此換換招。蕭老英雄把你看家本領，三十六手通臂拳全拿出來賜教，我也把我這不值一顧的劈掛掌在蕭老師面前討教，咱們誰也不要藏拙。」蕭二蠻子哈哈一笑道：「焦老英雄既然這麼看的起我在下，我焉能不唯命是從。我是願承教益。」兩下裏一拱手，各自拉開式，走行門，邁過步，把門戶一立，莫看這蕭二蠻子雖已年屆五旬，這一動上手，精神鏗鏘，不減少年。英風銳氣，頗有氣壯山河之勢。那冀北人魔焦煥，更是一撇開勢子，一派兇猛獷厲，手脚起處，全帶着勁風。蕭二蠻子沉着應付，寸步不讓，兩下裏一換上招，真是棋逢對手，一個是以綿軟巧見長，一個是勇猛沉着兼而有之。兩下裏乍沾即合，忽起忽落，疾徐進退，倏閃倏避。這一動上手，

約有二十餘招，那蕭二蠻子用了手『白鶴亮翅』，右掌往冀北人魔焦煥的中盤一揮。冀北人魔焦煥忙用『斜掛單鞭』，往下一沉，右掌立刻往下一切。那知蕭二蠻子竟是虛式，突的一變式，竟用了手『白猿獻菓』焦煥一甩頭，一閃而閃，蕭二蠻子的掌已搭到冀北人魔的肩頭上。一聲冷笑道：「焦老英雄，我蕭二蠻子承讓了。」話聲中往旁一縱，竄出兩丈多去。往下一落，那冀北人魔覺到肩頭上發疼，不過不妨動作，自己臉一紅，知道已輸給人家。羞惱成怒，再顧不得交交待場面話。脚尖一點地，騰身躍起，竄出三丈遠去，往下一落，腳點一堆亂石，回身向蕭二蠻子一點手道：「掌法果然高明！我已拜服！我還有一身小巧的功夫，就在峯後，蕭老英雄可敢一試麼？」

蕭二蠻子見冀北人魔居然連場面話全沒有，還敢二次叫陣，遂也冷笑一聲道：「你劃出道兒，蕭某一定奉陪。」那小霸王申凌風見焦煥是一個成名綠林巨盜，竟這麼不要面子，脫口喝道：「好不要臉的匹夫，已經輸招……」蕭二蠻子已然聳縱身出去，扭頭喝聲：「住口，你懂得甚麼！」一邊喝叱着，立刻飛身追趕那冀北人魔焦煥。焦煥前行，羅利女後隨，這老夫婦各自把身形施展開，果然是身子輕捷，不同凡俗。二蠻子和小霸王申凌風、緊綴着後踪，從那千豹峯繞過去。這一帶崗陵起伏，山勢嵯峨，道路曲折，走出一里多地。見前面地勢陡然聳起，越走越高，趕到走到了一片高岡上，那冀北人魔焦煥忽的迴身站住。羅利女也站在一旁，好似沒事人似的。蕭二蠻子也跟踪趕到。彼此相距有一丈五六的相向站住。

那蕭二蠻子把眼前的情勢看了看，微微冷笑了一聲道：「這里敢就是尊駕所預備的較量武功之所麼？這原來是巧踩亂石樁的絕技，我對於這種功夫心儀已久，意不到今日竟遇見高

明的焦老英雄，真是我畢生之幸，請焦老英雄賜教吧！」那冀北人魔焦煥冷笑一聲道：「蕭老英雄，不要着忙，不錯，果如蕭老英雄所言。這次我是虔誠求教。當年在師門練過這種巧蹀亂石椿的功夫，只是荒疎已久，早把這種功夫忘下。久聞蕭老英雄輕功提縱術，已有超羣絕俗的功夫。我在下要借着這次聚會，領教領教，正是拋磚引玉之意。想蕭老英雄定能不吝賜教。」

蕭二蠻子並不答言，先把這一帶仔細打量了一遍，只見這亂石椿，是明按八門，暗合九宮，按休傷生度景死驚開八個字，這種明暗反正，全關着生尅制化。蕭二蠻子唯有對於他所堆的亂石有些懷疑，不過心念一轉，並不介意。趕情這亂石椿是每堆高有三十六寸，諸合三十六天罡，只是這種石堆是借着山崗上的亂石堆起。本來有碎的有整的，應當碎石整石參雜。可是他這石椿，有的是用整石攢起，有的竟是一律碎石，看着頗爲扎眼。這要是施展開輕功提縱術，可就要憑個人的輕功造詣，判斷勝負了。力用不勻，腳上就不易準了。蕭二蠻子自己對於這種輕功雖沒練過，可是名稱雖異，練法相當的青竹椿等，倒操練過，很下過深刻的功夫，倒還不致於被他較量下了。遂向冀北人魔道：「焦老英雄，我們現在無須逞口舌之巧，還是武功分強弱，掌下見輸贏。焦老英雄既然畫出道來，我是捨命陪君子，咱們較量完了再談！」

冀北人魔焦煥拱手道：「蕭老英雄，先不要忙，我有兩句話要跟蕭老英雄交待交待。咱們醜話說在頭裏，免得事後再有怨言，我雖是出了這條道，可是決不願強人所難。蕭老英雄要是對於這種輕功不屑於賜教呢，也可以另請畫出道，我就依着奉陪。若是能賜教呢，那

麼我們就是這場功夫下論勝負。不論誰走手失脚，那就算是自己工夫不到，學藝不精，不用對手說話，自己認敗服輸，不得再腆顏狡展，蕭老英雄可願意麼？」

蕭二蠻子正色道：「我們不用徒費唇舌，請焦老英雄放手賜教。」冀北人魔焦煥忙道：「蕭老英雄請先賜招，我在下雖是不才，還不敢那麼狂妄，我好聽主人、蕭老英雄先請。」蕭二蠻子知道自己不先上，他絕不肯就動手。遂向

聲：「不要妄動，我自有主張。」說到這里，

暗中早辨清了生剋之機，

那焦煥一拱手道：「焦老英雄，請！」

船年歲，居然身手十分矯捷。起如飛

輕鴻，穩如泰山。這種功夫，全憑提丹田，

六合四稍歸一，精氣神。手眼身，合到一

處，全能運用的圓轉如意才行，一落進退，全仗着身勢輕靈，沒有登萍渡水的輕功，上不了這種亂石椿。那冀北人魔焦煥，一腕當胸，從離宮起步。這種亂石椿是他擺的，當然他更是熟練穩健，身形在上面展動，一飛鳥，颯，颯，一連幾縱身形，已到了東南石椿跟蕭二蠻子面面相對。蕭二蠻子一左足尖輕點着亂石椿的頂子尖，右足拳起，金雞獨立式，雙手合攏，成童子拜佛式。

冀北人魔焦煥，右脚尖虛點亂石椿的尖子，身形却是前仰後

合。可是行家瞧，冀北人魔莫看身形那麼搖搖擺擺，好似武功造詣上沒有

根基，下冀北人魔莫看身形那麼搖搖擺擺，好似武功造詣，已竟登峯造

極，他能夠望其項背的。他脚登亂石椿時，上身盡管搖擺，可是齊脚腕子足見武功造詣，已然爐火純青。

兩下裏這一開式，各自把真實的功夫施展出來，彼此不約而同的各自一拱手，道了個請字！」立刻各把身形展動，一個往左，一個往右，騰身縱躍，全是輕如飛燕驚鴻。那亂石椿雖全是浮着堆積的，可是雖經這兩位江湖豪客，腳下輕登巧縱，依然是一點聲息沒有，絕無崩墜之事。連着縱躍了四五個石椿，那江南老捕快蕭二蠻子，却已有些明白，覺出腳下的石椿的力量不一樣，有的就好像是自己的輕功尚有餘裕。可是內中就兩個石椿，居然是憑自己的輕功遠詣，險些失腳。心中作念，暗暗加了幾分小心，可也暗中起了疑心。遂自己把氣貫丹田，抱元守一，輕登巧縱，身形快似猿猴，把這亂石椿走了十幾處，兩下裏才往一處一湊。只見這冀北人魔焦煥是蓮掌生風，內力充沛，只要是一够上步眼，掌勢發的既準且狠，蕭二蠻子當下並不進招，只閉封欄格架，閃展騰挪，只用守勢，不取攻勢。兩下裏在這種亂石椿上動手，並不敢像在平地上，只要兩下裏搭上手，換上招，就是一招緊似一招，一式緊似一式。這上面動手換招，是兩下較量輕功，不能連着進招，只有兩下裏一換招，立刻分開，誰也不敢戀戰貪功，久停速進，每次最多連拆上幾招，就得趕緊閃轉兩避。這種輕功提縱術，所最難的是，既用輕身術，更須能在這種下盤借不上力的地方，運用掌力；這種掌力發出來，武功造詣的深淺，一點掩藏不了。這種地方絕不容稍事遲疑忽視，精神內力，稍一鬆懈，就有曠躋之悔。

蕭二蠻子連着跟這冀北人魔焦煥，拆了五六招，兩下裏已竟各知道對手是勁敵，絕非弱者，可是兩下裏誰想着佔優勢也該非易事。這冀北人魔焦煥，依然是施展的劈掛掌。掌鋒迅捷異常。蕭二蠻子施展開三十六路通臂拳，一招一式，全下過精純的的工夫；行家眼裏一

看，就懂的這種掌法够了火候，非平庸者所能望其項背，蕭二蠻子把平生所學全施展出來，不過在先還想着只要能勝了一招一式，立刻罷手。諒他這麼個名震江湖，威震綠林道的冀北人魔焦煥，是多大人物。絕不會說了不算。蕭二蠻子早先安定這種心意，儘管自己小心應付，却沒防到別的。那知兩下把勢子走開，蕭二蠻子不由動了怒，因為看出這巨盜居心叵測，一招一式全是進手的功夫，掌勢撒出來全是重手；那一掌教他打上，全有性命之憂。自己遂把掌力也貫足了，用重手來應付。

兩下裏越走招術越緊，越跳身勢越快越輕。於是蕭二蠻子把掌風一緊，要運用自己精研的三十六手白猿掌，來勝這冀北人魔焦煥。這種白猿掌更非一般平常的武功家所能企及，輕靈出衆，掌力更重，只要掌鋒掃上，休想得脫毒手。當時這邊一撒開招，真是身形快若飄風。冀北人魔焦煥見對手蕭二蠻子把招術一變，施展三十六手白猿掌，正合自己心意。因為有一處暗藏機詐的亂石樁，似乎敵人已有些警覺。他若是仍然是輕登巧避，工夫一大，沒個看不出來。那一來，自己豈不枉費了心機？現在蕭二蠻子這一變式進招，正合自己心意，自己正要他進步欺身，好乘機下手。焦煥遂也把身手施展開，封欄格架，一招一式不肯落後。

這時兩下裏一進一退，已然擠到了偏西邊一帶亂石樁附近，在西面這一帶是一遍荆棘茂草，後面更隱藏着一條極深的山洞，是一條死路。那暗中跟綴不肯稍離這冀北人魔夫婦的，還有飛豹子袁承烈。這時這兩位江湖怪傑動手的情形已然很激烈，袁承烈此時頗覺驚心駭目，兩下裏是各走極端，知道眼前就要衝濺亂石堆。袁承烈暗想這位焦老英雄，和這位三十年前，橫行江湖殺人如麻的女俠盜羅刹女斬三姑，全是積案如山，殺人不眨眼的劇賊，現在

就是洗手江湖，迴心向善；可也未必遮的過當初的罪孽。自己雖是嫉惡如仇，只是自己曾受他夫婦阻敵相救之恩。眼前二老正在生死關頭，自己怎能坐視不救，可是若是乘機暗中幫忙，救了他夫婦，倘若後來仍然在江湖道上作惡爲非，豈不是自己助紂爲虐。只是我袁承烈雖是潦倒江湖，求名師未遇，壯志未酬，心願未遂。可是歷來自己是抱定了一生不作負恩人之念，若是現在他二老自生自滅，他倘若真有把握，能够保全首領，自己此來是原爲投奔他，倒還罷了。這時雖是發覺他夫婦的當年梟張暴烈的性情依然存在，自己就只可仍然一走，可是自己的食糧已斷，恐怕不易再生出佛力山。況且萬一行藏不慎，被他們兩下裏任何一方發覺，自己要落個蓄意不良，兩面不討好。像他們這種人，手底下全是既黑又狠；只要一翻臉，就有死生須臾之勢。自己對於應付現在局勢，更宜格外慎重。自己既然抱定了不作負恩人，對於這位冀北人魔焦煥有救命之恩，那能稍變初衷。拿定主意，不使再三心二意，索性等待時機。自己若是能得手，定然要竭盡自己所學，爲焦老盡力。當時袁承烈打定了主意，仍然伏身在暗處靜看兩下裏動手的情形。

兩下裏這時已到「危機一髮」，那冀北人魔焦煥，便故意的往西半邊的亂石椿誘鬥蕭二蠻子。蕭二蠻子已看出敵人內藏機詐，暗蓄毒謀，絕不是只憑輕功拳力所能決輸贏定勝負的。那冀北人魔焦煥見蕭二蕭子跟踪追到，呼地一翻身，跟蕭二蠻子是成正對面。蕭二蠻子用揉身進掌，用了幾招『三環套月』，『靈猿獻菓』，『如封似閉』，『排山掌』。這種招術是一式跟一式的往前進招，功力稍微弱不敢用這種招術。這種連環掌法，有陰陽生尅之妙，一招一式，全暗藏着巧妙的變招變式。

冀北人魔焦煥見這位江南老捕頭蕭二蠻，連用他本身一生成名江湖的獨門絕技，來對付自己，這種掌力非同凡俗。莫說還真個的被這種掌力打上，就是被這種掌力的掌鋒掃個正着，相距三尺，正合一個石樁的距離，也得被敵人打得翻下亂石樁。要是內家拳到了爐火純青，大約在六尺內准得被打下去。這種內家掌的厲害，就在這種地方。當時這位冀北人魔焦煥，見對手的掌鋒已到，遂往旁一錯步。蕭二蠻子的掌鋒堪堪的已竟沾到肋上，蕭二蠻子的掌式一斜，冀北人魔突然施展『飢鷹搏兔』，掌鋒往外一掛，身形隨着一斜，脚下步一換，立刻變招爲『孔雀剔翻』，斜着照着蕭二蠻子的右肋打來。

這種招術很毒，只要用上，就把敵手打得不死必受重傷。可是蕭二蠻子武功已築下堅固的根基，見冀北人魔的招術來的迅捷異常，忙把掌風往下一沉，用了手『倒打金鐘』，一掌往冀北人魔的脈門上切來。兩下裏變招全快，用的全是進手的招術；誰的招術稍差一剎那，就得敗在當場。冀北人魔焦煥，見自己的右首連着是兩個暗設機謀的亂石樁，蕭二蠻子只要往左一換步，就得中計。若是再把這機會錯過過去，莫說不易再引他上當，只怕自己全得喪命在他手下。當時遂用欲取姑與，欲擒姑縱之法，自己不給蕭二蠻子個便宜，不易教他上當。乘着蕭二蠻子掌風打下來，故意的往右一溜傾斜，身形幌動，立刻往右邊撞出兩步去。身勢已失平衡，腳點亂石樁，已顯出下盤不固，氣浮神散。

這種情形任憑你多精明的人，也要上當。蕭二蠻子果然往左一斜身。右掌撤回，左腳往左一上步，一點左邊這塊亂石樁。左掌從胸前猛往前一推，右掌突從左掌虎口穿出，『烏龍探爪』，照冀北人魔的脊背打去。蕭二蠻子這一招施展的很快，是脚下和掌法一塊兒發的。

趕到腳下一點亂石椿，覺着往旁一滑，下盤力一散，全身的力全完。當此之時，那冀北人魔身形斜轉，反賊到蕭二蠻子的左首，一矮身，右腳飛起。斜身登脚，用斜踢柏木椿的功夫，照蕭二蠻子的左肋踢來。

蕭二蠻子在此時莫說還有他這一脚，就只這一踩中了埋伏，已竟是無法挽救。再加他這一脚，蕭二蠻子只要被他踢上，就得當時廢命。那守在亂石椿旁的小霸王申凌風，也是目不轉睛，看着師叔，唯恐或有失閃。此時突見變起俄頃，眼看師叔就要喪命在冀北人魔之手。驚懼惶急之下，伸手扣了三枝三稜透骨釘，一揚手，喝聲！「老賊！還有小爺照顧你！」往外一打，就覺着胳膊被人一敲，整個的右臂發麻。三枝透骨釘只打出一枝，還是也斜着出去的，那兩枝吧塔，吧塔，全落在地。

這時亂石椿上的情形一變，連暗中隱伏在草中的袁承烈，也是驚愕幾乎發聲。只見那蕭二蠻子身形已離開那裏，落在亂石椿旁，那冀北人魔却反跌在亂石椿的夾空中，面如黑紙，兩眼珠幾乎努出眼眶外。左手忽的向衣襟下一摸，聽得哧七似乎撕碎了甚麼。隨見他一舉手，一串明珠光圓盤潤，寶氣外宣，向蕭二蠻子招展，蕭二蠻子一聲冷笑道：「這才够朋友，我必留你的命。袁振武見此情形，該然欲動。就在刻不容緩間，蕭蠻飛身撲來，可是一縱身，身形已十分笨滯。離着冀北人魔還有五尺遠，必須再一縱身，才能到了冀北人魔面前，那知發生意外！

蕭二蠻子才一落脚，脚尖還沒站穩，那冀北人魔焦煥面色一變，忽的右手一揚，裏吧一响，立刻從他掌中飛出九點寒星，直奔這蕭二蠻子打來。任憑蕭二蠻子身形怎樣輕快。這種

暗器也不易躲，何況他現時已竟身受傷創，輕身的功夫遠不如前，竭盡全力往起一竄，只躲開了左半邊，右半邊竟中了三枝九星釘形針。身形一栽，吭的一聲，摔在塵埃。

那小霸王申凌風本可以協助他的師叔，只是這時已被那羅刹女絆住，不得脫身。這時蕭二蠻子身形着地，緊咬牙關，往起猛的一縱身，二次竄起，向冀北人魔撲來，其勢既疾且猛，却是一聲不哼，已具玉石俱焚之心，要跟這冀北人魔一拚生死。當時要被他的撲上，焦煥必死無疑。那知那羅刹女斬三姑，竟在這時向那小霸王申凌風，虛點了一掌，雙臂一抖，一個『巧燕穿林』，身形騰起，正落到了冀北人蕭焦煥面前。那蕭二蠻子竟也趕到。身軀往下一落，距離着冀北人魔焦煥只差兩步，不是當中有這突來營救的羅刹女，兩下裏竟隔斷。蕭二蠻子在此時身受敵人的暗器所傷，只仗着提住了一口氣，要在毒傷發作之前，運足最後的掌力，用綿掌擊石如粉的力，把冀北人魔擊死當場。這時斬三姑突加攔阻，蕭二蠻子知道自己不易再復仇了，把一腔憤恐，全移向羅刹女斬三姑身上。脚尖才一着地，雙掌的指尖向斬三姑一點，看情形分明是『雙照掌』，雙掌的指鋒硬照羅刹女的面門戮到。

第八章 蕭二蠻子誤中毒計

羅刹女認識這種掌力，只要一封一架，休想逃得活命。這羅刹女斬三姑竟把頭微往後稍一揚，反用雙掌的食中二指，向蕭二蠻子的腕下脈門上點來。

要論羅刹女，這麼封招，也是虛實難測，變化靈活，只要對手一撒招換掌，就得上當，立刻被他雙撞掌的招術擊上。那知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蕭二蠻子修的雙掌

往外一翻，掌心向羅利女的『華蓋穴』擊來，這一手名叫『雙推掌』，用得是『小天星』之力。羅利女雖知道他是急於狠鬥，但是這沒料到他竟會在負傷之後，還能下此毒手。爲救險招，女羅利忙往後一仰身，上半身向後倒去。這麼一來，倒真個憑這種巧力把這手掌力給懈了力。雙足一頓，腳踵用力一登，立刻全身倒着往後竄去。這手功夫錯非內力充足，身形巧快，絕難施展。這一飛身縱走，那蕭二蠻子的傷勢已竟發作。再不敢強着支持。忙往後一縱身，回頭向這邊冷笑一聲道：「你們敢用這種毒謀詭計來暗算你蕭二老子，我只要有三寸氣在。也要報今日之仇。」

那冀北人魔焦煥，此時內傷已早發作，也是強自支持。小霸王申凌風此時撲奔到了師叔面前，伸手就要攙扶，那蕭二蠻子立刻一擺手道：「不要這麼張羅，我們師徒不能取勝，自怨無能，還不與我快走麼？」小霸王申凌風滿懷不憤，怒目瞧了冀北人魔焦煥和羅利女斬三姑一眼，狠乚說道：「弟子很有心跟他們拚一下子。我們要是憑個人武功高下來見輸贏，死亦甘心，他們用這種狡謀詭計來算計我們爺們，我們爺們要是這麼吃虧一走，也太教江湖道上朋友笑我們師徒無能了。那蕭二蠻子變顏變色，抓著申凌風的手，搖頭說道：「小子，你要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只要留得三寸氣在，何愁報不了此仇，走吧！」小霸王申凌風恨恨的扶着師叔蕭二蠻子，往千豹峯裏走去。

袁承烈暗中看着，見兩人這場惡鬥，算是向所未見，自己在暗中嚥不出聲。直到這位江南名捕頭，蕭二蠻子走遠，再偷看那冀北人魔焦煥，此時竟自雙目緊閉，氣息微弱，面色慘白。那羅利女斬三姑，竟自按着穴道給那焦煥按摩推拿，推血過宮，用自己本身的內功，來

調冀北人焦癩煥的閉滯的氣血。可是這種醫療，並不是根本的調治，只是救急。當下這位羅利女靳三姑按着血道，把一切推拿的手法，全給焦癩煥施用了。那焦癩稍緩了緩，才睜開了眼，看了看眼前的景象，微把頭點了點，向這位羅利女靳三姑說了聲：「他們全走了麼？」羅利女點頭道：「走了。」焦癩氣息僅屬的說道：「你攙扶我回洞。」

羅利女靳三姑滿面憂愁，攙扶着這位英雄一世的冀北人魔焦癩，也奔了千豹峯。這時可難壞了袁承烈。自己本意是看他們有了起落，自己再出面見這夫婦兩人，叩求他收錄，只是現在事情的局勢陡變，恐怕自己這時一露面，萬一他夫婦起了疑心，自己反倒落個勞而無功。這一來自己落個兩頭見不了人，自己前功盡棄，豈不是自找後悔。按袁承烈的本心，實不滿焦氏夫妻。並且很代蕭蠻扼腕；但又一轉念，自己志在求學絕技，蕭蠻是捕快，二老是一劇賊，依自己地位說，還是隱居山林，從二老求藝爲宜。當時袁承烈一心憤懣，自己拿不定主意，遂不敢冒然出來。只得仍在叢林茂草中潛伏着，不敢出來，悄也隨在這二老夫婦的後頭，趕到轉過千豹峯，只見焦癩冀北人魔，已竟不似先前那麼提的起精神，步履蹣跚，有些支持不住了。那羅利女遂用力攙扶着慢慢走向洞口，雖只兩箭的地方，那知二人走了半晌，才到達。

這老夫婦二人進了石洞，袁承烈仍然轉到了石洞的對面，只見石洞前靜悄悄的，只有野鳥不斷飛來飛去。袁承烈自己一盤算，驀的想起，我在這裏耗會子，有甚麼用？那兩個敵人現在是否已上歸途，那蕭二蠻子已然受傷；這種山道，就讓他是個強有力的壯漢，也走不快，我何不追他一程，看一看究竟？想到這裏，遂立刻藉叢林茂草隱蔽着身形，離開這千豹

峯，順着崎嶇的山道，往前搜尋。一口氣追了有三四里，只見隱隱的看見有兩個人影，在那亂石叢草間時隱時現。袁承烈遂更把身形隱着，往前追下來，那知前面那兩條人影倏的失蹤。袁承烈很疑心那兩條人影定是蕭二蠻子師徒無疑，自己遂脚下加緊，趕緊挨過去。

趕到了近前，只見那人影沒處，是一片叢崗茂草，地勢非常險峻，看那形勢，正是綠林豪強潛踪出沒之區。袁承烈雖則看不見這業已受傷退走的蕭二蠻子，可是這種強手當前，豈敢漠視。自己遂緊隱匿着行踪。慢慢淌到了這片叢崗附近，借荒林茂草，蔽着身形，在近處遍尋不見。袁承烈把這一帶的形勢全測度完了，知道多半這師徒沒離開這一帶，自己到要看看他有甚麼法子，把行踪隱匿起來。

當時袁承烈揀了一處，只能向外面察看，外面的人無論多精明幹練，也不易發覺裏面有人潛藏的地方。這位風塵豪客真是處處吃虧受苦的命，來到這佛力山竟自波折橫生，現在又受了這種淒風冷雪之苦。可是在這呆了工夫不大，那蕭二蠻子竟現了踪跡。原來這隱身的地方，任誰也不會想到，蕭氏師徒潛身處，竟在一座滿佈着荆棘蒼苔的石壁上，暗隱着一個石洞，半腰上沒有甚麼可以着足的地方，誰又想的到這上面會隱藏人呢，只見先是上面荆棘蓬蒿先輕輕移動，漸漸露出那小霸王申凌風的身形來，袁承烈不由精神一振不禁把冷餓全忘了，只見小霸王申凌風也似怕有人在暗中窺視自己，他先往四下裏看了看。這一帶雖在初冬，樹林山花野草雖全凋謝，可是因爲這一帶沒有甚麼樵採的人能進來，草木荆棘全是多年堆積的，把那石壁全佈滿了，山壁雖有幾處洞穴，也不易看出來。小霸王申凌風手中提着一只布袋，撥着荆棘叢草，往四下裏看了又看，不禁緊皺眉頭，似露難色。

這位小霸王申凌風停身之處，高有四丈左右，這位小霸王申凌風遂一縮身，似又回去。袁承烈心說：「這可糟，他怎麼又回去了。這一來我怎敢再往前欺身察看？」就在自己停身驚疑觀望的當兒，只見那上面的荆棘叢草，蠕蠕而動，顫動的地方是漸漸往下。那叢草的波動簌簌而下，約有一丈左右，停住了，果然那小霸王申凌風跟着二次現身。袁承烈這才明白，這麼高的山勢，申凌風是不敢冒然往下縱身。這個地方，在石洞下有一段磴道，有丈餘長，也被荆棘蓬蒿隱蔽着。申凌風直退下丈餘來，這一來還有不足三丈高，只要輕功提縱術有把握的，也足可以上下自如了。

小霸王申凌風身形一現，這次不再遲疑，一聳身，翻到下面。可以時時防着有人來追躡他的踪跡；在那叢草亂石間，身形是時隱時現。

飛豹子袁承烈却是始終不敢移挪，仍然伏身不敢稍動，看他究竟是奔那裏。只見小霸王申凌風仍然是嚴防着那四下裏，一邊往前走，一邊往草中撥着查看。直走過一道孤零零的小峯頭，站在峯頂上往四下看了看，猛撲奔一道小山坡，見他似乎看着了甚麼，興匆匆的奔了過去。旋見他俯身把手中提的袋子向地上掏了又掏，似乎往裏弄甚麼。這一耽隔，天色越發不早，那小霸王申凌風挺身站起，只見他似乎把那只布袋子沒拿起，兩手不住的搓了又搓。不時的合着兩掌，向掌心裏噴氣。袁承烈這才明白，大約他這是找水來了。本來在這種地方找水，最是不易。看這情形居然一下就被他找着，這是真很難得。山居之人往往在山上，十里八里見不着滴水，很不算奇事；這是被他慣打慣撞的找着泉眼，或是澗溝子。更趕上天氣條然的變這冷，就是有水的地方，水也一定不多，不過是淺淺的溝澗，已凍了冰，所

以他這麼活手上的血脈，可是那蕭二蠻子始終不見出來，一定是受傷很重。真要是那樣，只賸這蕭二蠻子的師侄，只他一人，我雖也未必是人家的敵手，總可以易於應付。

袁承烈雖是這樣想，可是依然不敢大意。遂仍悄悄的暗中察看他的動靜。小霸王申凌風稍微的緩了緩，立刻一俯身，把那隻水袋提起，果然那布袋已竟滿滿的。小霸王申凌風提着布袋仍循原路撲奔那墜立的峯下，臨回來不似去時那麼東瞧西看了，逕直到了峯下，一聳身到了上面，穿着荆棘叢篙，眨眼即逝，看他匆遽的神色，那蕭二蠻子定然已十分危險，不然，就是他腿腳不靈活，也得在這上面看看這弟子的來去。

袁承烈容這小霸王申凌風到上面好一會，自己心想，索性我先把他方才停身的地方看一看，看他是否真個取水。若是有水，自己也要取些。因為剛才偷看離着過遠，始終算沒看真。

袁承烈遂仍藉那蓬篙亂石遮着身形，撲奔到小霸王申凌風所到的那兒一看，果然是一道已竟乾了的山澗，既淺且窄，只賸下面一點已結薄冰的澗底淺水，不是天寒結冰只怕那一點水也不易存着了。可是看到他所弄去的，也不過僅僅是一層冰雪；袁承烈也趁勢用水袋，掏了些冰雪，也留着溶化了，好解渴。自己把水袋裝好，隨即折轉身來，返奔那壁立的石峯。到了峯下，已是暮靄蒼茫，昏沉沉的，遠處的景物已難辨別。遂潛踪隱跡，飛身竄上了石峯的磴道，只見上面這密佈的荆棘叢草，把裏面這條斜山坡隱蔽的一絲也看不出來。遂沿着這通斜山坡，往上奔往洞口。到離洞口來還有兩丈左右，趕緊把身形隱起，先仔細的往洞口看了看。

這裏比較那冀北人魔焦老夫婦所住的千豹峯可差多了，這裏不過是就着原有的一處山洞，稍事修整，也沒有門窗，看着那種陰濕的情形，令人望而生畏。袁承烈雖是明知那蕭二蠻子的傷勢够重，此刻恐必不能動轉。可是自己心裏總是懷着疑慮，趑趄不前，遲疑不敢逕向洞口貼近。一步一望，一步一停留，最難的是踏行草間，不令發出聲音來。趕到袁承烈走到了洞門口，天已竟黑了，更兼又有荊棘藤蘿，蔓草蔽着，裏面更是黑暗的伸手不見掌。

袁承烈來到洞口近前，只見從那陰濕的洞口閃出一點昏黃閃爍的火光。這點昏黃的光燄，更襯托得洞口這裏鬼影憧憧似的。袁承烈雖說是闖蕩了這些年江湖，險惡的事多少總見過，那還致於這麼駭怕。只是像袁承烈這種武林中人，雖是寄跡風塵，江湖浪跡，實非本願。自己不過爲求名師，投益友，別求絕藝，報師門當年廢長立幼的奇恥大辱；雖是憤走遼東，並沒經過大凶大險，大風大浪，雖是免不了露宿風餐，可沒到過窮荒野曠的地方。今夜在佛力山，是身臨險地，飲食斷絕，又遇到這麼兩個凶殘無匹的江湖怪客，已竟是觸目驚心，趕到兩下裏千豹峯較技，生死呼吸，更見凶殘。自己雖是暗地潛踪，與他們兩下裏無仇無怨；可是自己暗地偷窺，深犯大忌，當時倘或稍一不慎，就有性命之憂。不料事情變得非常，那蕭二蠻子竟與冀北人魔兩下受傷，全是各自施展辣手，全想把對頭置之死地，結果弄得兩敗俱傷，玉石俱焚。自己跟踪的緩下來，事出意外，蕭二蠻子竟在離千豹峯不過十幾里地的隱僻之地潛踪匿跡，自己一個旁觀局外人，居然戀戀欲觀究竟，直又耗到昏夜，一來山風凜冽，週體寒冷如冰，二來身臨險地。蕭二蠻子是否真個病倒，尚在疑似之間，自己此時慢說落在蕭二蠻子手內，就是落在那小霸王申凌風手內，也不易討了好去。就算自己勝得過

申凌風，可也不願替別人頂缸，做焦煥的替死鬼。自己冒着奇險，可不能不親身察看一下子，當下潛身洞旁，又有枯藤蔓草，風過處，搖動發聲，洞中又閃出那形同鬼火的微光，令人那得不疑鬼疑神。

袁承烈才往前一探步，還未到蕭蠻所居的洞口，只在鄰旁一溜而過，從這鄰洞突然有梟鳥跟蝙蝠全被驚起，吱七的連聲驚叫，這種刺耳的聲音，令人毛髮皆豎。自己忙收攏心神，把氣提住了，容這怪鳥飛遠了，再往前進。那知那洞口的昏黃微光一暗，突然有人探身向洞外察看。自己在暗影中細辨這人，仍是那小霸王申凌風，袁承烈稍微的放了心，自己遂在暗中注定洞口，先看看四面，好在申凌風略事查看，就又縮身退回洞中。

那時山風愈大，草木皆兵，那洞口昏黃的微光漸漸隱去，袁承烈道聲慚愧，這真是天假其便，自己遂慢慢移近洞口，只見洞口這時黑黝黝的，遂把解手刀握在手中，輕輕踏準了壁上突起的怪石，手捧着枯藤。好在此時風聲很大，自己縱有聲息，絲毫聽不出來。來到石洞口，見洞內前半段黑黝黝的，遂悄悄躡足進了洞口，貼着左首的石壁往裏看。先是任甚麼看不見，起到仔細一瞧，見入洞口往裏丈餘遠，又現微光。這才看出來，洞口往裏經過丈餘的小街，得往右拐進去，大約蕭蠻存身所在，就在轉角處。

袁承烈躡足潛踪的來到轉角處隱住身形。往裏看時，只見陰沉沉的，裏面沒有多大的地方，山洞只有兩丈見高，深却看不出。靠東面石壁，像有一床石榻，石榻上是黑黝黝的，隱約的-looking 似有一人。燈昏洞暗，看不出是否就是那位蕭二蠻子。這時忽見那小霸王申凌風猛向洞口走來，袁承烈吓得起忙往後一撤步，想要退出這石洞的夾衖。只是生怕一個脚下稍稍

放重了些，被小霸王申凌風覺察，反致悞事。事到臨頭，退也無益，索性給他個豁出去，真要是他撞出來，也只好憑自己這身武功，跟他拚着鬥一下。

當時袁承烈這一破出死去，想跟敵手拚，倒算對了，那小霸王申凌風倒是往洞中這夾衝走來；可是只往內洞的轉角，走了兩步，似乎拿了件甚麼東西，脚步慌張，跟着仍舊回去。袁承烈竟也被他鬧得胸頭怦怦跳個不住，自己稍稍穩了穩心神，又悄悄溜到了內洞口，往裏察看。

那小霸王申凌風把一個石塊堆的火灶燃點着了，用一銅鼓子燒水，洞裏弄得烟氣騰騰。在牆上有一個凹進去的石窟窿，裏面擺着一個滿盤着松脂的石碗似的燈火，已竟燃着。只是這種形如鬼火的燈燄，火光既然不大，又夾着一團烟霧，更顯得黑暗暗的。

這個小霸王申凌風眉頭緊皺，生火煮水，不時的回頭聽聽看看。小霸王申凌風一閃身，這才看出那石榻上躺的正是那名震江湖的蕭二蠻子。蕭二蠻子這時面色如同青磚，這份難看簡直如同活死人一樣。不一時，小霸王申凌風把水已煮好，端到床前，把牆上石盞的松脂油燈端到床前，俯着身形低頭問道：「師叔！你老這時可好些了麼？」石榻上那氣息僅屬的江南名捕快蕭二蠻子，用微弱的聲音，顫聲說道：「你不用駭怕，我大約一時半時還不致死，不過我要想生出佛力山，只怕不易了。」

那小霸王申凌風悽慘的說道：「師叔你不論如何，你不能死。我們爺們江湖道上闖蕩一生，若是這麼無聲無臭的扔在這裏，也太不值得了。你能够將就支持着，容我把你保護着離開這佛力山，我把師叔你安置的落個善終，我再給你報仇雪恨。你要是這時有個好歹，教

我怎樣把你的遺體運出山去呢？」小霸王申凌風說到這裏，不禁落了兩點英雄淚來。那知自己一低頭，淚珠落在蕭二蠻子的臉上；蕭二蠻子被這一滴熱情的淚，激得精神一振，把倦眼睜開，啞聲說道：「你再給我點水喝。」小霸王申凌風見師叔要水喝，似乎欣喜得不知所措，以，忙答：有有，立刻把那用冰煮成的水送到師叔口邊，把師叔的頭搬了搬，給喝了兩口。隨說道：「師叔，你老不要心窄，你老一定不要緊，你的五福七寶追魂丹，不是有起死回生之力麼，難道論到自己本身，統沒有效力了麼？」這位蕭二蠻子嘆息了一聲道：「唉！你那裏知道，你等一等，我少時說與你，就明白了，你把我扶起來。」

小霸王申凌風隨即慢慢的把蕭二蠻子扶了起來。這一坐起來，蕭蠻僅僅的往起一坐，立喘得肩頭起伏得不定，袁承烈藏在黑暗中，暗暗點頭，心說這麼一個驚天動地的英雄，如今一受傷，竟自無法支持。看起來蓋世的英雄也禁不得傷和病。蕭蠻這次又和平常的患病不同，身受內傷，已竟離死已近，那還有一分氣力。那小霸王申凌風已竟把他師叔扶的坐好了，即挨身坐下，半扶半靠。蕭二蠻子喘息了半晌，隨即向小霸王申凌風微點了點頭，立刻道：「你不要想那些傻事了！我這種內傷過重，就是有靈芝仙草，也難續我這條性命。冀北人魔焦煥，想不到竟敢施用九星釘形針。我連中了三針，還全打中了穴道，試想我就是鐵打的金剛，也擔不過去了。我還仗着內功已臻爐火純青之候，又有五個七寶追魂丹提住了中和之氣，元陽不散，苟活一時，我在先還夢想着能夠將就着出去佛力山，不料這種九星釘形針，終是奇形陰毒暗器，發作起來，利害無比，我實敵不住了。看這種情形，我至多能挨到明日午刻，所以我教你把我指到這隱僻的洞中。凌風！你不指望別的了，這就是我埋骨之地

了。」

這時小霸王申凌風聽到他師叔說出這種沒有指望的訣別的話，不禁簌簌淚如雨下，強忍着悲痛，向蕭二蠻子道：「師叔！既然是身受奇形暗器，無法挽救，弟子也無面目再生出佛力山了。弟子不手刃此賊，誓不爲人！」說到這裏，怒眦欲裂，痛不欲生。那半迷半醒的蕭二蠻子，此時又躺在床上，似也聽得小霸王申凌風這句話，似要拚命，立刻把倦眼微睜，看了看申凌風，微吐嘆息着，搖了搖頭，聲音暗啞的說道：「凌風，你扶我起來。」申凌風道：「師叔！您要坐起來麼？我看您還是躺着吧！坐起來，恐怕不大好吧，您有甚麼話，躺着說不一樣嗎？」

蕭二蠻子在枕上搖了搖頭道：「不要囉嗦，快扶我起來。」小霸王申凌風不敢再多言，忙輕把師叔扶了起來，半躺半坐的倚在那裏，僅僅的被小霸王申凌風攙扶坐起，就一陣氣喘吁吁的，緩了半晌，才把氣沉下去。教申凌風把那松脂油燈燄，又撥大了些，隨即向申凌風又要了口水，潤了潤喉嚨。抬頭向小霸王申凌風臉上注視了半晌，把小霸王申凌風看得不禁心頭怦怦跳個不住。自己也向師叔面上注視着，見師叔的臉慘白的如紙，非常難看，心中十分難過，想不到轟轟烈烈的名捕頭，竟落這麼個結果。可是要看這時的情形，或許還有挽救的可能，只是這依然是空亡洞亡，毫無把握，自己那能斷定。想到這，心裏又涼了一半，遂靜待師叔發話，自己不敢妄加言語。

那蕭二蠻子微喘着向申凌風道：「我有兩句話，你要牢牢記住，千萬莫作耳旁風。此番我與冀北人魔焦煥來清算舊債，我們兩人是賭生死，定存亡，那想到我是終把敵人看的太輕

了，我雖不是輕敵，想敵人久在江湖，不致拿出詭計來暗算我，就是暗算我也有法子防備，我自己又自恃在江湖道上數十年間沒有受過多大折辱，更以爲與冀北人魔焦煥一別十載，我自己曾經刻苦的煅煉，把武林中僅有的絕技綿掌練好，在大江南北山左山右，精於這種掌力的寥寥，我想定能跟這匹夫一決雌雄。」說到這裏嘆息了一聲，隨又緩了半晌，才接着說道：「我就毀在了成見太深了，這就應了拳經上所說：『驕敵者必敗』。我在江湖道上這些年，歷來不敢那麼狂妄過，頂到我竟自厄運當頭，自己竟把江湖大忌忘了，以致自蹈危機。更有意料不到的，羅刹女斬三姑，這個勁敵竟然出現。九星釘形針，爲江湖道上絕無僅有的暗器，三下夾攻，我那會不毀在老匹夫的下內。雖是我臨險撒掌。給了老賊一下重手，我這種掌力，能打金鐘罩，善破鐵布衫；他雖是內外功均够了火候，也不易逃得活命。」

蕭二蠻子說至此，喘了口氣，又道：「只是所差的，他有那羅刹女斬三姑，做了帮手，這女人也是江湖綠林道中女俠盜，你那裏比得上她。她或者就許千方百計，救了那老賊的性命，我是準死無疑了。你不要癡心妄想，我還有甚麼指望，你只要打定了主意，想法子生出佛力山。再圖將來。至於我的死後的屍骨，你不必掛在心上，你只要把這石洞封堵嚴了，這就算我埋骨之地，那裏的黃土不埋人？我能免爲豺狼所嚼，我也就很知足了。」

申凌風含淚恭聽着，蕭蠻子說道：「你要照我的話行事，我有一紙絕命書，你把他拿回瀋陽城，面見盛京將軍。告訴他，我們師叔無能，只好來生再報答他的恩德了。這紙絕命書，給將軍看過之後，不要被他留下，千萬把原書索回；不論受多大艱難困苦，要到廣西苗疆，找你那師伯，威鎮苗疆伏虎將軍魯龍滔。把這紙絕命書教他看看，他要是不肯再起爭

纏，你只跪在他面前，就題我臨終說過，請他念在當年師門封刀立誓，傳給他衣鉢，獲到本門最難得的絕技時，師傅在祖師座前，諄諄誥誡他的話，他大約就可答應了。……」

說到這裏，蕭蠻竟力竭聲嘶，把身子一仰，沒有甚麼聲音了。小霸王申凌風，吓得趕緊扶住了蕭二蠻子，給撫摸胸頭，又把熱水送到唇邊。蕭二蠻子努着力的強呷了一口，發出低呻。袁承烈在外面看着，倒替這蕭二蠻子十分悽慘，憑這麼個驚天動地的人物，竟落了這麼個結果。真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這種臨死掙扎，令人好生難過。這位蕭二蠻子竟自有慮死貪生之意，這倒不足怪他，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看起來，生死是大難的。

那蕭二蠻子又緩過氣來，小霸王申凌風隨又低聲問道：「師叔！你老這時好些麼，可要躺下麼？」那蕭二蠻子顫聲說道：「孩子！別教我躺下，我一躺下，只怕再不易起來了，我的話你聽明白了麼？」小霸王申凌風道：「聽明白了。師叔，我一定照着您的話去做。我若是能托祖師的保佑，能找着師伯，我按着您的話說了，師伯真能够答應麼？只是當年師爹倒是說的甚麼，師叔可能告訴我麼？」

蕭蠻沉吟了半晌才說道：「我們恩師所說的話，並沒有甚麼祕奧，只是教我們本着門戶中的戒條：「爲師門保分譽，雖死猶榮，爲門戶爭存亡，捨身取義。」就是師門的唯一誓言，你想既有這種規戒，我那師兄，是師門中掌門戶人，他或者不能推諉了吧？你扶着我，我還要寫幾句話。」小霸王申凌風道：「既有這種門規，我去了極力苦求，諒能邀師伯的允許，助我復仇。師叔，弟子絕不能有負師叔今夜之言。師叔你老現在精神這樣不振，怎好再

寫信呢？」

蕭二蠻子慨然說道：「你不要耽擱，我這僅餘的一點精神氣力，只怕是也就耗不長久了。快把那柳枝快燒兩段來，我用他代筆，好寫我這最後遺書。」小霸王申凌風立刻到那洞角，把方才煮水的餘燼又重行燃起，燒了幾只細條兒的柳炭。小霸王申凌風自己先試了試，將就可以用了，遂拿到蕭二蠻子的面前。又從包裹中找出一張紙來，已折皺的不成樣子。申凌風又把一塊平整的石頭，放在了蕭二蠻子面前，隨又把那盞焰光閃爍小燈拿過來，放在那平石上。

這時蕭二蠻子面色慘白如紙，形神非常，滿面痛苦之色。小霸王申凌風更是一臉的驚慄之色，低聽向蕭二蠻子招呼道：「師叔！您若覺着精神不振，還是稍歇一刻，再寫吧！」

蕭二蠻子更不答言，只把頭搖了搖，立刻把這無力的手伸出來，隨即將那燒好了的炭枝拿起，向那紙上畫了畫，自己眉頭一皺，把那炭枝一擲，立刻喘了半晌，低頭往紙上看，暗啞的聲音說道：「你看，蓋世的英雄也當不得這傷痛病發，我連一枝炭條的力量全沒有了，完了！完了！你看字不成字，你把那白紙再找一張來，再寫吧！」說了這麼兩句，又喘息了一會，小霸王申凌風道：「師叔沒有紙了，還是將就着寫吧！」

蕭二蠻子只得將那炭條重行拿起，手顫得幾乎把持不住。強努着力，向那紙上畫了又畫，跟着一陣乾喘。小霸王申凌風兩眼不住落淚，深怕被師叔看在眼內，不時藉故扭頭。蕭二蠻子才寫了幾個字，又停住喘息，忽的一陣連連的咳嗽，竟自一揚頭，嘔的噴出一口鮮紅的血來。把個小霸王申凌風吓得不住的用布巾，給師叔去抹拭口角的血跡。蕭二蠻子又一仰

頭，竟放重了，磕登的響了一聲，倚在右壁上。那小霸王申凌風忙的手足無惜的，悲痛難忍，來扶捧師叔。這時袁承烈在外面也看得驚心動魄，慘不忍睹，自覺着氣結神奪。

停了好半晌，蕭二蠻子略微的緩過氣來，倦眼微睜，看了看小霸王申凌風，隨即勉強掙扎着坐好了，又把那枝炭條拿起。這次手顫得更厲害，簡直湊不到紙上。小霸王申凌風含淚說道：「師叔！你老寫不了，別寫了，老天這麼壓着我們的頭，不教我們喘氣，我們認了命吧。弟子教師叔放心，凡是今天的事，我一定全都轉陳大師伯，你老就不寫，也是一樣。……」却又切齒發恨道：「弟子莫看是賸有一身，弟子已竟橫了心，要不能手刃了那兩個老賊，弟子絕不生佛力山。……」

蕭二蠻子忽的把那炭條往石頭上一放，立刻雙皺眉頭說道：「你你……你說甚麼？你是我死，你難道尚不念我待你十餘年愛護之恩，師門中的情誼，就這麼忍心的把我這血深冤仇，置之不顧了。完了，……可憐我……英雄一世，慘死在……仇家手內，你那麼小不忍，我可就連個報仇的人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業已枯乾的兩眼裏，流下兩滴清淚來，只有唏噓不止，也看不出是哭來，還是嘆息。

小霸王申凌風忽的往那石榻前一跪，兩手拉住了這位蕭二蠻子的手，失聲哭道：「師叔！師叔！我焉敢稍背師叔的命令，弟子是抱定了與師叔共生死，同存亡。弟子雖是無能，既有小霸王的綽號，總還有師門中的些許功夫，我要手刃不了此賊，我還有何面目再見江湖的同道？弟子縱然是鐵打心腸，那忍拋下師叔的屍骨，獨自逃命？弟子我要憑師叔的護佑，潛入千豹峯，刺殺冀北人魔焦煥，和那羅刹女靳三姑，我明着不敵，還可以暗算，他們怎麼

暗算師叔，我就怎麼暗殺他！弟子我若不能如願，死也就不瞑目了！」

申凌風怨氣冲天，一番苦訴。那蕭二蠻子此時被小霸王申凌風這一陣哭，給哭醒了過來。睜着兩隻昏沉無光的眸子，向申凌風看了又看，喉中似有痰擁着，竭力低着頭，往下嚥了又嚥，長吁了口氣，向小霸王申凌風道：「你這是作甚麼？唉！事到如今，你急死也無益。前世冤家，今世冤家，今世對頭，我們就是願意解冤解怨，也無用了。凌風，你還是快快扶我把這紙絕命書，替我寫了吧！現在一分一毫的時光，不要給空空耽誤過去。我這有限光陰，要帶去無窮恨事！」忽的抬起頭來，向身旁和洞門這邊注視，兩眼竟是精光閃爍；跟着又往洞頂上翻了翻眼波，一裂嘴，格格的笑起來了，這種笑，笑的無因，跟着從外面吹進一陣風來，只見洞內那個光燄慘慘的石燈，燈火被這風吹的往下一塌，眼看着要滅，條的光焰驟長，夾帶燈上火苗子長起數寸。

袁承烈看得一陣脊骨冒涼氣，自己幾乎就得趕緊逃出來。雖則一身的武功，闖蕩江湖，不能信那怪力亂神之事，只是眼前這情景，太覺觸目驚心了，這潮濕的石洞，裏面四壁陰靈，已竟久無人跡。這蕭二蠻子形同活死人，面色慘白中帶着青磚色，再襯上這盞昏沉黑暗的油燈，洞中已如鬼域。更加難聽的是蕭蠻這一聲慘笑。那是笑，簡直比哭還難聽。袁承烈這時毛髮皆慄，再忍耐不住，閉着氣，一步步悄比的退了出來。自己長吁了一口氣，立刻精神一振。自己暗叫自己：「袁承烈，袁承烈，你枉在江湖上闖蕩了。這已到緊要關頭，你不看他個水落石出，反倒撤身出來，你怯的是甚麼？」自己想到這裏，精神重振，立刻重行躡足輕步，進了石洞，再往裏偷窺。裏面的局勢一變，已不是方才的景象了！

只見蕭二蠻子那臉上紅潤潤的，似乎病勢已有轉機，面色不像方才那樣慘白。這位蕭二蠻子口中話已有了聲音，不像方才那麼力竭聲嘶。手中正拿着那枝炭條，振腕疾畫，剎那間把那紙絕命書寫完。把那枝炭條往石桌上一擲，好像心事已了，立刻閉上眼，而在同時，臉上的神色一時比一時又變難看。小霸王申凌風道：「師叔，您所惦記的只有這事了，師叔，您還是歇一歇吧！」

蕭二蠻子突然睜眼，厲聲說道：「對了，我該歇歇了！我沒有甚麼罣念的了，我現在心意空空，……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小霸王申凌風道：「現在已是三更過了。」蕭二蠻子哦了一聲，神情陡呈死色，一時比一時難看，跟着汗珠子像黃豆似的往下流。兩眼一閉，身上有些顫抖。

這一來，小霸王申凌風，已看不出好，可是自己也是束手無策。雖把師叔的傷藥拿出來，想再給服些，也可以暫延一時。忙在師叔身旁，把那藥瓶子找着，方湊到了面前，那知那蕭二蠻子這時忽的把眼皮撩起，看了看，把頭微擺了擺，向申凌風只說了聲：「你不要多費事了。今日今時，是我歸期，凌風，凌……風……」申凌風忙叫道：「師叔！師叔！這是怎麼？師叔！您真捨我遠走了……」

申凌風痛放悲聲，號啕大哭。只見那蕭二蠻子往後一仰頭，噴起一口鮮血，身子一挺，立刻絕氣身亡。小霸王頓足抱頭哭了半晌，把那盞石燈挪開，自己環顧石洞，任甚麼沒有，真是一籌莫展。不禁頓足切齒道：「師叔！您在天之靈有知，可得請你助我復仇，師叔！我不能遵從你的遺言了，我不殺此賊，絕不生出佛力山了。」

申凌風目送逝者，精神大受刺激，他竟忍耐不下去，他也無心再料敵人的強弱。先把那紙絕命書折疊好了。揣在懷內，然後把蕭二蠻子的遺體放平坦了。可憐一世英雄，臨死竟落了這麼個結果。小霸王申凌風自己拭了拭淚痕，把身上的衣服結束停當，把一個包裹拿在手裏。忽然又向死者的身後，找出一件包裹，打開了，看了看，裏面是蕭二蠻子的遺物，僅是些零星物事。當時小霸王申凌風把裏面兩件要緊的東西拿到手中，放在自己包裹裏。把些無用的衣物，全扔在死者身旁。

第九章 申凌風銜恨行刺

這時也就是三更將過，在沒有人烟的地方，凡是久步江湖的，全能够望着星斗，辨時辰，不爽毫厘，當時這申凌風把自己身上全收拾好了，跪在蕭二蠻子的屍體前，恭恭敬敬拜了四拜，熱淚奪眶而出。袁承烈知道這申凌風定要誓死報仇，這事實多危險。冀北人魔焦煥，已竟身受內家掌傷，這時生死尚且不保；小霸王申凌風雖是武功和他相較，相差甚遠；可是，一個是已受傷，一個是矯捷的少年，那麼焦煥定要遭他毒手。袁承烈轉想到自己，既已目睹此情，到底是袖手旁觀，還是馳往告警？還是此刻過去，與申凌風一較身形？袁承烈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因思想第一步先得躲開此處。自己方才轉身，突聽得那小霸王申凌風：「哦！」了聲，跟着蹶脚道：「起情師叔也把梅花定形針帶來了。這種暗器既在手中，怎的竟自心存忠厚，不肯使用。可是老賊竟施展毒手，師叔你死的太冤了！」

袁承烈這時已迴身來查看，只見那小霸王申凌風拿着一個圓竹筒，僅比袖箭略粗些，比

袖箭筒短寸餘，式形奇特。小霸王申凌風把這只暗器，就着燈下看了又看，隨又向死者的衣襟下摸索了半晌，拿出一個牛皮摺子來，隨手打開。只見皮摺子裏一排插着十只鋼針，雖是洞內燈光黯淡。皮摺內的稜角鋼針也燦燦放光。申凌風把這皮摺子放在懷內，臉上的情形不似方才那麼慘淡。仰面一聲慘笑，轉身向那死者祝告道：「師叔，你在天之靈有知，定能原諒弟子的一番苦心。弟子生死早置之度外，無論如何，也要與師叔報仇雪恨。我若手刃不了此賊，絕不罷手。弟子只不知師叔何以不施用最後一着，既已防到對手要用撒手暗器，自己也把立誓輕不一用的梅花定形針帶出來，自己怎麼還是甘受人家的暗算？師叔師叔？你你你不肯一試本門的絕技，你存心忠厚，誰肯以忠厚來待你？把一世英名，斷送在佛力山，埋骨石洞，實在太冤了！弟子雖落不遵遺言之罪，亦要與焦煥老兒，拚一拚最後生死！」

小霸王申凌風咬牙切齒，忿忿祝告完了，回轉身來，已先一步向洞外就走。這時袁承烈翻身竄向石洞外，匿身枯藤蔓草中，見那小霸王申凌風往那石洞門，搬運那枯枝亂石塊，來封堵住了。袁承烈揣測申凌風這種情形，定然得耽擱不少時刻再走，自己夜行術的功夫，未必是他的敵手，還是趕緊跑到前頭等他去。遂悄悄的移動身形，往這石壁下退。退到了下面，仗着黑夜裏，又有山風吹着，草木作聲，自己脚下雖有些聲息，倒不致被小霸王申凌風覺察，沿着一片荒涼的叢崗，往千豹峯斜趨而行。走了一個更次，千豹峯已在目前。自己在僻處歇息了半晌，重把身上結束了一番，看了看千豹峯前，並沒有一毫動靜。袁承烈悄悄的來到了千豹峯的石壁下隨即掩到冀北人魔焦煥的石洞前，側耳聽了聽裏面，似乎隱隱發出呻吟的聲音。

袁承烈冒着險，往裏探了身查看，只見裏面的光亮不住的閃動。袁承烈知道自己現在身臨險地，此處比剛才兇險多了，一個不小心，把裏面的人驚動，那羅刹女靳三姑手黑心狠，不比小霸王，弄不好自己還許做了小霸王的替死鬼，袁承烈預計到這一點，自己把身形潛移着，時時顧及着退路，又生怕那小霸王的申凌風在這時起了來，自己落個腹背受敵兩面不討好，其勢更糟。袁承烈把身形隱蔽着，往裏一查看，只見裏面靠石床上躺的正是冀北人魔焦煥。那羅刹女靳三姑却是忙忙碌碌，奔走不迭，正收拾着一切，看情形是預備着遷移的模樣。

忽然聽那冀北人魔在床上發話道：「你不必費事，我的傷痕過重，不經過多日的調治，不易活了！何況我這是二次重傷，那能那麼容易逃得過去？更有那小孽障，暗地潛伏，你既算定那老鬼出了佛力山，就得畢命；那小孽障你莫要輕視他，他是武勇不足，拚命有餘。你不要再顧忌我了，我是只能有這點餘氣，還有甚麼顧惜的。你不要以我爲念，我是絕不想再離此地了，你不必費事了。袁承烈半聽見，半不聽見，猜測人魔定不想遷居。

那羅刹女靳三姑果然說道：「負傷雖重，還不致就有意外，你別氣餒，你要知道我羅刹女靳三姑歷來不肯安心認命，不論遇到多大阻攔，我也得盡我全力，掙取一步算一步，我是不服氣，不認輸的。甚麼小霸王申凌風，不過小屎蛋罷了，可是這小屎蛋不隨手除去，終爲後患。我叫你避開，我正在爲放開手脚，我才好斬草除根。你明白麼？」那冀北人魔焦煥咳嗽了一聲道：「我看我是空自掙命，未必能多活幾時。你要搯走我，不過教我再受一回活罪罷了。你還是不必費事了，你容我安安靜靜的死吧。」

那冀北人魔焦煥還要說話，那羅利女斬三姑鋒鏘畢露，沉着臉色一擺手，立刻把一隻包裹提起，一矮身，以背背湊到冀北人魔身前，冀北人魔面色十分難看，萬分無奈的，把雙臂向這羅利女斬三姑的兩肩頭一搭，立刻被這橫行江湖的女盜俠指起來。

這時袁承烈不敢再在這裏耽延，趕緊的撒身退到外面；借叢草荆棘遮住身形。再容這兩個名震江湖的怪傑，離開洞門，見這位羅利女斬三姑指着這麼個受傷的丈夫，毫不顯着累墜，順着千豹峯下。繞向峯側從洞門這裏往後峯走，是個斜坡。冀北人魔夫婦匿居的石洞，是在這千豹峯下。這時往峯後去。得順着峯側一片越走越高的巉巖小道上行。這時雖有斜月疎星，可是到處樹木叢雜，極容易隱蔽形踪，袁承烈冒着寒風冷露，一步不肯放鬆，暗中仍然緊綴着走。羅利女斬三姑白髮飄飄，兩鬢泚着一縷白毛，背着重傷的丈夫，縱躍如飛，兩隻光若寒星的眼睛，往四面一顧盼，傲然拔步，不東張，不西望，辨着崎嶇的山路，眨眼之間，已奔到離峯後不到一箭地。

袁承烈暗暗佩服，這個母老虎白髮盈頭，居然還有這麼精純的本領，可見盛名之下，無虛士了。自己遠遠溜邊，躡足跟綴，突然聽身旁的荒草，刷啦的一響，聽的一條黑影，如飛的向前竄出去，袁承烈嚇了一跳，仔細一看，果是個夜行人，當時袁承烈竟被嚇了一身冷汗。這一來自己暗叫自己，袁承烈，袁承烈，你這可是命不該絕，這要是來人有心料理自己，不論人家明着暗着，自己全算完事；想到這越發悚懼不寧，雖是覺得一身危險過多，當前最緊的還是得看明白，這暗襲過來的夜行人究是如何人也？或者就是那蕭二蠻子的徒任小霸王申凌風？想到這裏，重振精神緊縱身形，往前追起，還幸虧山風勁疾，風過處，草木

有聲，袁承烈的輕功提縱術，比起所遇的人，似乎略遜，可是有這片風吹草木聲，算是無形中幫助了他。往前幾個飛身縱步，已離那新迫來的夜行人僅有四五丈遠，那夜行人竟也與自己已不謀而合；他也是避着前面的男女兩個綠林怪傑，在這時，袁承烈腳下的聲音似乎大了一點，這人似已驚覺，猛一回頭，臉正對着斜月，袁承烈不禁一驚，急忙縮身止步，往旁一藏。

這夜行的正是袁承烈時刻懸系的小霸王申凌風到了。袁承烈知道已到了緊要關頭，這時自己正停身在一座數尺高的石筍後，紋絲也不敢動。見那小霸王申凌風略向自己這里看了看，並沒撲過，仍自躲躲閃閃，跟定前面二老。袁承烈這才知道他起情還是沒有發覺自己的形跡，把懸起的心又復落下，仍然是暗中綴着前面這三個夜行人，這麼暗中追跡着前面的兩撥三個人，袁承烈惟恐怕露了行藏，那還理會走出多遠。袁承烈只覺得夜風更大，氣候更冷，仔細一看，已到千豹峯半腰。前面的二老折轉方向，竟向一段窪下的斜坡走去。

袁承烈留神往前邊一打量，只見再往前走，那段亂石坡被長林豐草所掩映，連星月光全照不到了，滿目盡是一片漆黑。看這情形，前面的羅利女斬三姑一定另有詭謀。自己悄悄的隱蔽着身形，只離着二三十丈遠，忽見那前面的小霸王申凌風不時的縮步停身，不再往前走。袁承烈知道愈迫愈近步步履危蹈險，可是不能把自己所打定的主意變了。袁承烈此時唯一防身的利器，就是一柄犀利的隨身匕首，一串極大的青銅錢，舊日師門的三絕藝之一的金錢鏢。自己雖曾因為習練不精，受辱師門，本決意要另投名師，別求絕藝，與師弟俞振綱（即江南成名的十二金錢劍平），一較長短。可是自己變名易服，流浪江湖，名師未得，

壯志未酬；爲得這種暗器十分便利，俯拾即是，遂仍在行程中，背人不時借牠練手練眼，僅以防身備患，雖是沒肯下純功夫去練，無形中不知不覺的竟自較在師門中有了進步。今夜把自己夾放在他們雙方死對頭的中間，須防真鉅，又恐遷怒，自己手中又無別的暗器，遂仍然拈了幾枚較大的銅錢，扣在掌心，以備萬一之用。

袁承烈冒着奇險，每到山風一過，草木喇啦的一響，趕緊的乘機一縱身。這樣眨眼間，只距着脚步放慢的小霸王申凌風十六七丈遠近。再看那羅刹女斬三姑，竟縱身一躍，超越過兩丈寬的山澗。

袁承烈好生着急，因爲這一帶已漸形黑暗，竭盡目力，才看出那羅刹女真個胆大包身，趕情飛渡到深澗那邊，那邊竟不是平坦的山道，趕情竟是片亂石淫積的斜山坡，也看不出這片山坡往上去有多高。這種地方，慢說是還指着一個受傷的人，就是空身一人，往對面縱身下落，也危險萬分。既是斜坡，又盡是浮石頭塊兒，往上一落，下盤功夫稍差的，腳下一個捋不上勁，腳下的碎石一滾，掉在山澗裏，就得粉身碎骨。羅刹女斬三姑在那裏亂石坡上，略一停足，張目四望，立刻身形展動，轉眼間沒入黑影裏。這種地方，以及羅刹女這種鬼祟的行徑，真如置身鬼域，再看那小霸王申凌風，也是站在澗邊上，止步不前。略略的遲疑了一會，看情形是查看對面的虛實。隨見小霸王往後退了兩步，猛的一聳身，也竄過澗去。這一來可把袁承烈難住了。自己蹣跚來到方才他們兩人立足之地，仗着這一帶連月光全被峯嶺遮住，一片漆黑，身形還比較容易隱蔽。這時一細看這道山澗，寬約兩丈左右，那邊是二道斜起的石坡，亂石堆積，間或有的地方長起亂草樹秧，往上去，五六丈外，黑沈沈一片，

竟看不出形狀來。那羅刹女斬三姑，以及小霸王申凌風，全是踪跡渺然，不知去向，袁承烈急的心如火熾，此時反一些不覺着涼了，自己忽地毅然決定，不論若何危險，自己絕不能半途而廢。

袁承烈看準了這道山澗，寬在兩丈以內，若在平地，就是兩丈五六，也可以一躍而過。不過這危如疊卵的地方，任憑怎樣胆大，也未免心情較平時差的多。袁承烈遂把身上結束俐落。暗想自己若是與冀北人魔有緣，或可一躍而過，若是自己和他沒緣，也就葬身澗底，再不然使被他們發覺，惹起誤會。自己想罷，往後退到六七步遠，騰騰的往前緊闖，到了這邊，脚下用足了力，颼的往澗那邊竄去，趕到身形往下一落，到是腳點着石坡，就覺腳下的石塊一滾，自己身形那還收的住勢，悠悠的竟倒着往下翻來。心說：「完了。」眼看着就要滾下澗去，忽的左脚又一滑，伸手急一抓，又撲的往前一栽，無意中，手撈着一根藤蘿。袁承烈生死關頭，那還敢放手，牢牢抓着這根藤蘿。雖是仗着這根藤蘿沒滾了下去，危險萬狀，雖然胆大，也嚇了一身冷汗。

袁承烈略緩了緩氣，定了定神，小心翼翼的站了起來，往石坡上一步一步試着走，往上走了十幾丈，這才看出：莫怪他在那邊竭盡目力，只是看着上面一片漆黑，原來前面是壁立的一般峯腰，阻住上去的道路。袁承烈仔細一看，這上面已竟無路可走。不過明明見他二老已竟奔這上面來的，這時忽的失了踪，這豈不是怪事？趕到沿着這壁立的峯，一查看，這才明白，原來這峯側另有一條道路通着旁處。

袁承烈這麼失足滑倒，有很大的聲音，這可全仗着山風陣陣，把一切的聲息全遮過去。

自己繞着峯來，往前查看，一條荒草沒徑的小道，非常難走；自己設着往前試了下去，直走到山巒阻絕，不見人影，忙又折轉回來，往四面搜索，如此多時，忽在山凹深處。隱七於二十丈，陡現一片鬼火似的有人在那里打火。袁承烈遂火光，只一閃不見，看情形似又折轉身，遂火光，往前試着查看，果然那里竟是一個隱秘的所在。自己還提防着小霸王申凌風，生怕被他撞上，趕到切近這才看出那賢貼着島後，亂峯環抱處，是一所茅棚，那裏升起一片枯枝的火，照耀得那茅棚時隱時現。却在四面被林崗所蔽，越登高越看不出來。那羅刹女靳三姑已把那冀北人魔焦煥安置在裏面，想必見到此處隱秘，不易被仇人發見，但是燃火取熱，竟洩露了隱密。羅刹女在此時却不時的出入。惟有申凌風，想是走錯了道，此刻又已不知去向了。袁承烈試着從草木叢中，欺到茅蓬側，才看出這地方絕不是羅刹女親自佈置的。這茅蓬很像是修道人苦修之所，被他發覺了。利用在這裏，作隱匿行踪之所。隨見那羅刹女靳三姑，忽的面向蘆棚裏說道：「你看這個所在可够隱密的麼？量那小孽障縱然精明，也不容易發覺。你在這暫時忍耐，我去弄點水，給你服藥，順手把那小孽障了却了，以除後患。」

跟着聽得蘆棚內那稱雄一世的冀北人魔焦煥，竟自力竭聲嘶的，很帶着氣急敗壞的聲音。不住攔阻。那羅刹女靳三姑，却有些不耐煩，略囑咐了兩句，居然連說：「不要緊，我立刻就回來。」丟下病人，轉身就走，袁承烈伏身在深草中，連動也不敢動。那羅刹女靳三姑匆匆順着山峯後的那條僻徑，直趨峯前，眼見得羅刹女靳三姑身形已沒人黑影中。袁承烈此時不禁不由的竟自心頭揣七跳個不住，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的抑制不住的自己心神，莫非

眼前就有甚麼巨禍？敢情他倒是推測着了，就見逼近蘆棚前的一排小樹後，一條黑影閃過，一眨眼已到了蘆棚前。雖僅看見這人背影，但是已看出這人竟是小霸王申凌風，他到此時也摸來了。那對雞爪雙鏢仍在背後插着，在暗影中身形站定，向左右前後察看了一過，雖不時的有風吹草木搖動磨擦之聲，小霸王申凌風並不介意，各處一望，一瞥，已到了蘆棚前。

袁承烈不禁大駭，倉卒不遑思忖，雙臂一分隱身處荒草，立刻騰身一躍，撲到了蘆棚的右首。心想：「女羅刹失著了！冀北人魔要壞，要栽！」但是那蘆棚內冀北人魔焦煥，他已竟發了話，他竟有覺察，發聲道：「甚麼人大胆窺探，不要命了麼？」那知小霸王申凌風絕不隱藏，反因人魔這一呼，心花一放，自慶得手。往蘆棚前欺了一步，公然發話道：「冀北人魔瞎了你那死肉眼，相鬥半月，連你小爺全不認識了麼？小爺特意來找你要命！」

袁承烈這時也欺身到離蘆棚僅七相隔三兩丈左右。那小霸王申凌風，只注定了蘆棚內的冀北人魔焦煥，絕不疑這種幽秘之地，再有第三人，袁承烈在先只能看到小霸王申凌風，蘆棚裏是一點看不見，此時也就不顧一切，悄從亂蒿中移到斜對着蘆棚的一堆隆起的巨石後，這裏把蘆棚一帶，一覽無遺。

這座蘆棚有兩丈見方，全是茅草搭架的，只有後面用巨石擋風，做成一面牆似的。左右前三面，沒有遮擋，裏面用青石搭了一架石床，在蘆棚前，用石頭砌着一只爐灶，這裏不是山林隱士之居，就是探參客棧之所，趕到他一走了，竟把這蘆棚丟在這裏。沒人用了。這種地方平常人休想到的了，就是那慣走山路的，也沒法子飛渡這道深澗。那想到這種隱秘

之地，依然有人發覺呢？這袁承烈偷往蘆棚仔細一看，只見石床上端坐的正是那冀北人魔焦煥，臉色說不出是灰是白。這種地方，莫說他還是個受重傷的人，就是好人，遇到這種黑煙騰匕，昏黃的木柴火光，時明時暗，不時被山風吹得牠擺搖欲滅的景象，若不是準知道面，是何如人也，必得疑心遇了鬼魅。冀北人魔的兩肩頭不時往起聳動，可見他內傷够厲害的了。此時映着鬼火似的，那兩隻深陷的眸子，此時竟滿蘊着凶焰，注定了蘆棚外面。

這時小霸王撲向蘆棚，冀北人魔嘴唇一動，右手一抬，突聽小霸王厲聲叱道：「老匹夫！你敢動手，我先要你命把手放下。」可憐冀北人魔焦煥，在江湖道上是多大的英雄？此時直似是困籠之獸，網中之魚，那還敢掙扎！伸出的手真個縮回來，廢然長嘆道：「小畜生！你這算得甚麼英雄？我焦煥現在身受創傷，形同木偶，慢說你這小畜生，就是個婦人孺子，也能把姓焦的置之死地；不過你這算的甚麼英雄！你把江湖朋友的臉面喪盡，小畜生！你的來意我不問便知！」說到這裏，哈哈一笑道：「我華知道蕭老二已竟奔鬼門關先走了！你這小畜生胆大包身，竟敢來報仇。你不用這麼橫眉怒目，你那該死的師叔，他竟不全告訴你，我焦煥是何如人也？你想動我，是否如了你的願？你縱然得手，你出的了佛力山出不了，你全沒打算好了，小畜生！你管前不顧後，這也是你陽壽已終，該着你們爺們全埋骨在這裏，你死在目前，尙夢想殺人。小畜生，我早算就你一定要來的，我這裏早有提防，小畜生你看，我這裏可是沒人麼？」

說着用手一指左側，袁承烈吓了一跳：只疑自己行藏已被識破，那知那小霸王申凌風一聲冷笑道：「老匹夫！任你怎樣鬼靈精，也是白廢了，小爺不會上你的當。就是那老虔婆來

了，我也是先殺了你這老匹夫再講別的！我只問你，我爺們與你有甚麼深仇大怨？竟敢下這種陰謀毒手？我師叔兩次饒你這老匹夫不死，你是恩將仇報，竟敢潛施暗算，我師叔早就察明你這老匹夫有一種九星釘形針，爲最陰毒暗器，我師叔想着與你沒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絕不能使用這招江湖大忌的暗器。我們爺們此來實具開脫你這條老命之心；只要你教我們爺們在玉九面前交待的下去，我們必不再逼迫。那想到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匹夫你竟惡狠心毒，形同禽獸。我師叔過份仁厚，才遭了你老匹夫的暗算，我們拿着大仁大義來對江湖道中人，你却要一心用陰毒險詐來害我們師徒。上天有眼，居然你們也有漏的地方，斬草沒除根，留得你小爺在依然是要你的命。那老虔婆比你還狠辣！她居然想到小爺身上，要追取我的性命！老匹夫，可惜晚了。要在我師徒敗走時想起來，我這條命早斷送在你們手裏，你們依然可重踏江湖，再顯身手，江湖道上還得讓你橫行。這才是人容天不容，天奪你魄，讓你費盡了心機，也是枉然；老乞婆竟會丟下你這死鬼，滾到別處，這才是害人終害己，我要不把你這老賊親手料理了，教我師叔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話已向你說明！老賊你死吧！」

猛然間小霸王將右手一揚，在暗中潛伏的袁承烈，竟忘其所以，禁不住要伸手來急難救危，他只知道小霸王申凌風的暗器一出手，那冀北人魔定要當時廢命。他已無暇細評誰是誰非，人總是同情于弱者，他也不管手法準不準，把金錢鏢覘定小霸王申凌風就打，喇！喇！兩枚金錢鏢全命中了小霸王申凌風的脈門上。

小霸王申凌風一甩手，暗的把掌中的那枝梅花定形針摔在地上。小霸王申凌風痛極憤

極，往旁一躍，袁承烈真想不到自己有這麼重的手法，兩枚青錢竟把敵人的腕子傷的很重。那小霸王申凌風立刻把兩眼一睜喝聲：「老匹夫！你暗伏黨羽，我沒想生還，我依然能要了你這老匹夫的命！」

小霸王申凌風竟想以性命相拚，要撲過去和這冀北人魔焦煥作最後的一擊，那知冀北人魔焦煥先往袁承烈這邊看了一眼，竟自轉面怒叱小霸王：「小冤家，還妄想和老夫拚命！你死在目前，空發狂言，你回去吧！」

冀北人魔焦煥猛的一揚手，袁承烈此時乘他們兩下怒罵中，自己欺身到了蘆棚的左側，預備小霸王申凌風果然是真個和冀北人魔一死相拚，他就不再顧及一切，伸手動他，也不想和他拚個生死存亡，只打算施展暗器，或用匕首，把他吓走。故此這時袁承烈竟不計利害，欺到蘆棚前；見兩只錢鏢完全命中，此時小霸王申凌風竟不懼暗中埋伏，安心要與冀北人魔焦煥一死相拚。那焦煥身軀縱不能行動，兩手尚能動作，就見他右手一揚，袁承烈一眼瞥見他掌中扣的正是九星釘形針。袁承烈大驚之下，知道他要他拇指一動，小霸王申凌風又要繼蕭雙雙七殞命，自己既不願焦老英雄遭了意外，也不願下井投石，起盡殺絕。飛豹子袁承烈又一個不遑思索，竟自把掌中預備沒打出來的三枚錢鏢，唰，唰，唰照焦老打出來。莫看袁承烈在太極丁門中這種打暗器沒練到家，可是名家傳授，畢竟不同。此時相離又近，敵人又在明處，自己却在暗中，處處占着便宜。故此兩次連發錢鏢，一一打中。向焦老發的這三鏢，是一只奔拇指，一只奔腕子，一只奔三鬼穴，人魔焦煥已覺出暗中有入救己，此時驀的見暗中也有人暗算自己，僅把第一只錢鏢躲過，可也沒完全躲開，兩枚錢鏢竟打

在手腕子上。袁承烈雖沒敢用重手，可是相離過近鏢匕見血，焦煥竟把他暗器脫了手。那小霸王中凌風本是往這邊撲的，及見冀北人魔依然握着那狠毒的暗器，自己那還敢再往前欺，只得往旁一縱身，出於無心中，正落在袁承烈隱身旁邊，袁承烈低匕喝道：「你不趕緊跳命，羅利女這就轉來，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小霸王中凌風還在游移，冀北人魔竟扯著喉嚨，怪叫了一聲暗號，外面跟著起了回響，女羅利似已起到。小霸王歎恨一聲，暗中既已有人傷了自己，又傷了焦老，救了自己、現在又有人催促自己趕緊跳命，此時把來時那種無名火已竟壓下去。想到自己此時既然報不了仇，還想把命送了，真是傻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想到這裏，立刻一轉身，因為危機環伺，不敢多言，向暗影中一揖，縱躍如飛，向那峯領轉角處逃去。

第十章 飛豹子弄巧成拙

袁承烈仍不放心，望了焦老一眼，悄匕躡着小霸王的後踪，追起來了。趕到才一轉過峯角，看見小霸王中凌風已到了深澗的斜坡。袁承烈想着他渡過澗去，一定是走了，這才抽身回來，打算再伏身在旁處，等候女羅利他們老夫婦，看他們究竟作怎樣打算，自己好乘機相見，以免凍餓死荒山，自己才一停身，突見那小霸王中凌風往地上一躺，假臥在荒草裏，紋絲不動。袁承烈想：「這是見着甚麼了？」剛匕一怔的當兒，竟從西南那邊，飛奔來了一條黑影，雖看不出面貌，鬚邊兩綰白髮，一縱身被風吹得在耳旁飄匕飛起，分明是羅利女斬三姑無疑。趕到颯匕的身形一起一落之間，已從自己的面前過去，登時看清，不是他是誰呢？

小霸王申凌風容羅利女過去之後，自己也匆七爬起，飛跑過澗，趕忙逃走。「這小霸王申凌風從此一走，後來約請了本門前輩，二次下遼東，與冀北人魔焦煥對掌。羅利女怒擺來香椿，與蠻人拚死鬥。」袁承烈見申凌風果然是走了，自己算是暫時放了心的，折轉身來，仍奔峯後蘆棚，要看七他夫婦怎樣打算，是否仍回千豹峯石洞。拔步急行，轉過這座高峯的轉角，只見蘆棚那裏，又升起一堆火來，遠遠的就看見那蘆棚內的景象。忽聽那羅利女斬三姑失聲銳叫了一聲，旋望見她奔出，在蘆棚內似乎很忙。袁承烈料想女羅利必是聽人魔訴說適才之事了，再不然，便是忙著給人魔煎水煎藥，遂穩定心神，向這蘆棚前走來。

這時才看出那羅利女斬三姑是出蘆棚取水，定因為沒有汲水的器具，只用一條布巾，往那枯泉裏兜那帶着冰雪的水，蘆棚以內，那冀北人魔焦煥，竟自躺在石床上，雙目緊閉，似已昏迷。那羅利女斬三姑自用梧桐子大的藥丸子，塞向冀北人魔口中，用那手巾上的冷水，來滴向口中送那藥丸。

這種淒慘的情形，恰與蕭蠻垂死時的情景作一個對照。正在張望着，偶一失神，只見那蘆棚中只賸了冀北人魔一人，那羅利女斬三姑不知去向。袁承烈方在愕然，忽的背後刷的一響，一股勁風襲來。袁承烈才心中說了聲不好，要受暗算，自己忙着往前一縱身時，忽覺得兩肩一麻，跟着如雨把鐵鈞似的，往雙臂上一束。袁承烈雖沒回頭，已知來者是誰，自己不敢妄施手法，雙臂自動往背後一送，表示絕不抗拒，立刻口中說道：「別動手，是我。」這時背後忽然冷笑一聲：「好明白的孩子！你認敗服輸，我絕不難為你，走吧。」袁承烈見背後人不動手，遂說道：「老前輩，我不是蕭老頭子一黨，我姓袁。」說到這裏身子被人一扭，面

面相對，果然背後止是鬢角如霜的羅利女靳三姑。

羅利女靳三姑出乎意外的嘆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隨就着雙掌向袁承烈的肩頭一按，往外一攔雙臂，袁承烈覺着疼若針刺了一下，跟着雙肩恢復了常態。這位羅利女靳三姑忙道：「你竟不失信，不爽約，這麼風寒雪冷的天氣，你敢冒這種奇險，深入佛力山，真是不易的事。你怎麼會找到這裏？」袁承烈忙道：「弟子一言難盡，少時再行奉告吧。焦老前輩可有危險，老前輩可否領我到蘆棚裏去看望看望麼？……」

袁承烈連說了好幾句，羅利女靳三姑初有所疑，繼有所思，好似沒聽似的。這時月色正照在羅利女的面上，袁承烈只注定了羅利女，目不轉瞬，忽的羅利女靳三姑把兩隻眼一睜，兩道碧汪汪的光芒，含着極可怖的煞氣。袁承烈心說不好，要生誤會，趕緊一低頭。羅利女靳三姑忽然臉上現出一種猶笑，在這荒涼的佛力山中，月色下，好像一具殭屍，突然喝問袁承烈：「喂，姓袁的：你是甚麼時候來的？蕭二蠻子是否真死，那小孽障潛藏何處？你趁早實說，你可知女羅刹和葉北人賊絕不容任何人來欺騙。我要聽到你敢有半字虛言，我可要手下絕情，教你粉身碎骨，毫不客氣。我們這兩個老伙伴，一個是已成殘廢，一個是風燭殘年，但是像殺你這樣人，尚費不了吹灰之力！」這位羅利女靳三姑說這話時，聲色俱厲，絕沒有初見面時那種溫和之色，任何人見了，也要胆戰心驚，袁承烈却沉得住氣，趕緊一字一板說道：「老前輩，我不敢在老前輩前欺瞞，我：我實在早來到了！那姓蕭的和老前輩的事，我完全知道。老前輩不要誤會弟子通敵，弟子是專為訪師，目賭其事，不過適逢其會罷了。弟子是懷着報恩來的，弟子衣裳單薄，已耐了兩晝夜的飢寒，現在知道老前輩的大敵已

去，特此過來拜見。弟子在老前輩面前，決不能也不敢恩將仇報。弟子實是遵着二位老前輩之意而來，弟子現在也自知身涉嫌疑，不過我決沒有那麼大膽，敢勾結外人與老前輩為難，請老前輩放心，還是先設法把焦老前輩趕緊救醒為是，我剛才的情形，焦老前輩一定知道，等他醒轉，您再問他，就明白弟子的苦心了。」

羅利女斬三姑略作沉吟，點點頭道：「好吧！我們快進蘆棚。」袁承烈很懊喪的，隨着羅利女向蘆棚裏走來。再一引燃起火光熊七。只見冀北人魔焦煥，仰面朝天的躺在厚舖乾草的石床上，那胸頭微見起伏，內部氣息十分微弱，看那樣子，還在迷惘未蘇。羅利女斬三姑緊守在床頭，兩眼注定了冀北人魔略沉了片刻，親自用手給焦煥，撫摸穴道，

來給這位謊詐百出，不可一世的人醫治療病傷。又沉了一刻，羅利女把蘆棚裏的塞子拔開，倒出三粒紅藥丸來，給冀北人魔伸手幫忙，見女羅利猶含敵意，只得袖手旁觀。

這時見冀北人魔竟自四肢漸動，跟着嘎啞了聲，微往了知覺，跟着依然把臉扭過去，胸口起伏的比較方才氣粗愁雲略展，看出來是因為冀北人魔可以救了，袁承烈也覺稍向這鶴立在一旁的袁承烈說道：「你看見了！你此來險些不沒想到會一敗塗地。這次蕭二蠻子，竟舉全力來圖謀我們，子狠心辣手，定欲置我夫妻於死地；我們死中求活，可是你到這從幾時到這裏呢？」

袁承烈立刻答道：「弟子不敢欺騙老

三姑不禁「咦！」了一聲道：「怎麼？你：你已來了？」

躲在暗處，搗甚麼鬼？你要從實說，敢有一字虛言，休怨我

袁承烈心中不高興，遂俯首說道：「弟子自從在虎林廳門

捕役追趕得走投無路，那時若不是遇見老前輩，我雖不見得

筋疲，究竟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倘若沒有

莫說弟子稍有血性，粗識人情，恩怨二字任何人也能看得

懷感戴之心。我可不敢說報恩二字，只是心裏總想着要得

心意。這次和老前輩分手之後，遠走邊塞，訪師尋友，結

子追隨老前輩之心，遂趕回佛力山，只是弟子一入佛力山，立刻猛

發走的時，已略略說出有十年未了的舊債，要在此處算清。弟子想到以焦老

湖的聲望，對於這場事，還這麼重視，足見對手定爲身懷絕技的武林魁首，不過當時弟子只

知焦老前輩是威震河朔的俠義道，還不知道你老更是江湖推崇，武林傾倒的女英雄。弟子只

想焦老前輩和那對手一見面，勢難兩立，這場凶殺惡鬥，絕不是平常人看得到的。並且這場

事更是危險，自己若能早去兩天，倘若趕上，見機行事，能够幫助焦老前輩一臂之力，也好

算作進見之禮，不過弟子這舉種動，實覺有犯江湖道的規矩，可是弟子自覺着問心無愧。弟

子打定這種主意，遂不顧利害，潛踪匿跡，逕奔千豹峯。只是這次弟子不僅作事有背江湖規

矩，更兼來得冒失，我竟把這初秋已入，日漸酷寒的關外氣候忘了，所帶衣服單薄，趕來到

千豹峯，弟子已然受兩天的飢寒。所幸不期而遇，暗中算是綴上了蕭二蠻子師徒。老前輩，所有他師徒一舉一動，全被我探查個明白。這一來，我本意也想伺機要給師徒一個警戒，只是這蕭某氣度異常，又好像洞知一切，倒把我管住了，我自知自己膚淺功夫，莫說那蕭老就是那小霸王申凌風，也比我強的多。我爲此疑慮，深恐打草驚蛇，無益有害，我是越發不敢下手了。直到焦老前輩和他較技，兩下裏各用獨門暗器，蕭二蠻子負傷之下作困獸之鬥，那時你老要是不動手接應救護，我也就再隱忍不住了，只有伸手邀擊他，以助老前輩一臂之力。我才敢伸手用金錢鏢給他一鏢，不料你老已把那蕭二蠻子擋回去了。弟子當時又一轉念，兩家的事絕不能就這麼算完，我與其在此旁邊，還不如暗搜他們的黨羽和寄寓的巢穴。我打定主義，我還是暗中監視着這師徒二人，他們師徒只要真走了，那才算完，不然實有後患。弟子遂仍耐着飢渴酷寒，跟綴了下去。那蕭二蠻子果然負傷奇重，大約老前輩這種暗器實在利害，竟於離開這千豹峯時，那蕭二寸步不能行動，支持半夜，竟死在山洞裏了。」

女羅刹忙道：「蕭二蠻子是真死了麼？你親眼看見了麼？」袁承烈道：「是的，我是目睹。」跟著又說：「那申凌風把師叔送終之後，立誓要來行刺。弟子要爲報效你二老，故此我暗綴下他來。但是那小霸王申凌風十分狡詐，竟自故意把行踪亂了，忽東忽西，忽南忽北，有時還反往回下來一程，還在那未溶化的雪地上故意留些印迹。可是無論多詭，我暗匕跟綴他，一步也不放鬆。他這種條條進條退的走法，論他的精明幹練，和我這種淺薄本領，實不是他的對手。好在他只認定了這佛力山中，只有兩個強敵，一位已然受傷，一位勢不能立刻來搜索他，他想不到會再有第三人，我這暗綴，算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就連前輩這

裏何常不是這樣，心目中全注定蕭二蠻子師徒身上了。」

說到這裏那羅利女斬三姑哼了一聲道：「你這話說的倒是很對。要不是那蕭二蠻子師徒來勢太急，焉能容你在千豹峯這麼來去自如？」

袁承烈連連點頭道：「是是，老前輩說的分毫不差，弟子若不是趁亂混迹，那會逃的過老前輩的眼下。當時我知道自身危機一髮，故此小心遠躡，這蕭二蠻子師徒，潛藏的地方，形勢頗與這千豹峯老前輩所居石洞相似，較這裏似尙隱僻，可是他們到底沒有看出我在暗中潛蹤，他們師徒也大意了。」

羅利女斬三姑突的從鼻孔中哼了一聲，怒視着袁承烈道：「怎麼，千豹峯蓬篙隱蔽的石洞。你也到過了麼？」

袁承烈雖見這位羅利女老婆威稜可畏，只是事到此時，只好有甚麼，說甚麼。遂滿不介意的說道：「弟子實已到了老前輩的洞門外，只爲綴着那師徒二人，所以未敢現身叩見。」

羅利女斬三姑面上仍是凜然怒色，說了聲：「往下講！蕭二蠻子傷勢又是如何？你要打頭上講！袁承烈接着說道：「一起頭麼，弟子既先發見那蕭二蠻子叔徒，竟在那秘密石洞隱身，因爲山道路地形生疎，說不清那裏叫甚麼地名，我遂在暗中守候，看他們究竟有怎樣舉動，見那小霸王申凌風在那僅餘冬雪的山溝裏，取了些冰雪回石洞。這石洞在石壁的半腰上，又有簾蘿亂草遮住；我若不是早發現了小霸王申凌風的蹤跡，萬不易想到那裏會有人隱身，起到小霸王申凌風把冰雪取進洞去，我趁着天已冒黑，遂到了秘密石洞外，察看動靜。那裏那份淒慘真令人看着驚心，蕭二蠻子躺在一張石榻上，面如白紙。那小霸王申凌風真個

能幹，竟於這種地方，倉猝間還能燃起一盞松脂燈。那蕭二蠻子竟自哼哼不止，那小霸王申凌風忙在洞內用一只銅鍋，裝上冰雪，放在乾草枯枝點的火上，煮這冰雪水。老前輩，這次弟子在他洞外察看，倒十分放心了。因為小霸王申凌風那時是悲痛交加，心情是只注定了石榻上的奄奄一息的蕭二蠻子身上。身外其他一切視如不見，聽如不聞；更兼着蕭二蠻子哼唉不住，壁角燃燒的枯枝乾草劈拍不住作響，外面的山風吹得草木嗖嗖的，莫說弟子這是屏息的靜伏在洞口，就是稍有聲息，小霸王申凌風也聽不出來。」

袁承烈這樣子細說，女羅刹又嫌囉嗦了，眉峯連皺，說道：「你快講！」袁承烈忙道：「不一時那煮的水已竟沸起來，小霸王申凌風先給那蕭二蠻子喝了少許，隨即取出療傷的藥來，給蕭二蠻子服藥，不料那蕭二蠻子似已自知傷重不救，竟不肯再服藥，還是小霸王申凌風跪在石榻前央求，蕭二蠻子才肯服了少許，這一來小霸王似乎越發灰心。那蕭二蠻子竟於飲了些熱湯後，令小霸王申凌風扶他坐了起來；小霸王申凌風竟疑心他師叔有了轉機，及至一叩問，立刻絕望，那蕭二蠻子說出彌留遺言來了。」

羅刹女斬三姑聽到這裏，不禁動容道：「那蕭二蠻子，說些甚麼？」袁承烈道：「蕭二蠻子面作慘笑，向小霸王申凌風道：『傻孩子，你在武林中也築了根基，隨我在江湖道上也闖蕩了這些年，怎麼連我現在身上的傷，遭受怎樣地步，全看不明白了麼？那小霸王申凌風泣然淚下的說道：『弟子不是看不出來，師叔。袁承烈頓了頓，隨接着說道：『中了人家的是九星釘形針，傷勢過重，不過弟子想着師叔也是內家的功夫，把內丹正氣提住了，用咱們的現成藥先頂住了，對敷兩日，我把你老人家搯出佛力山，再用九轉霹靂神火針一提傷毒，總可把

命保住了。弟子是這樣看，覺着他不過是尋常毒藥暗器，或許不至有多大危險，至於別的情形，弟子就看不出來了。蕭二蠻子嘆了一聲道：「要真像你說的情形，連這裏我全不教你停留了，我定然教你破出死命去，保我逃出佛力山，以便設法醫治你。那知道，他這九星釘形針比毒藥暗器不在以下，況又滿打在穴道上，這比毒藥暗器又厲害了，若換在第二個人，當時就離不開那裏，從中暗器時，我就知沒救了，所以我教你奔到這裏，免得把我屍骨扔在山道上，我死後還落個白骨現天。現在我實在是絕望了，小孩子不要悲痛，我你寄身武林，那一天不是在刀尖子上滾，生死個兩字，放在我們身上，還算得甚麼？再說你也知道我們此來，原知道凶多吉少，現在落到這樣結果，正是我們來時料定的，不過所痛心的，是我們居心想和冀北人魔解仇釋怨，不想身遭暗算，令人有些不能瞑目。：：」

袁承烈說夠這裏，羅刹女斬三姑截着底下的話說道：「蕭二蠻子，自知不救，又不肯甘心，才有這臨危遺囑的手段，逼迫這小霸王申凌風來行刺。只是這蕭二蠻子心腸太可惡了，他的徒姪，論武功論本領，教他前來，不過是送死！蕭二蠻子對他自己門弟子尚這樣陰險狠毒，此番假手於我們把他除了去，正是該着上天來報應他。」

袁承烈心說：「你這可猜錯了，這才是以己之心，度人呢！」自己說話時還得處處留神，恐怕一個走了口，把話說錯了，自己就是眼前有大麻煩。當時陪着笑臉說道：「老前輩，這倒不是這種情形，當時那蕭二蠻子是深知小霸王申凌風的武功技擊，絕非老前輩的敵手；他還又深怕小霸王申凌風作出莽壯事來，在他死後，不自量力，強索報仇，當時那蕭二蠻子竟在將死的一剎那，向那小霸王申凌風諄諄誥誡，不許他涉險。他說他已竟是不救的人了，自

已死後，只把他這屍體葬在這祕密的石洞裏，埋骨荒山，這是前因後果，自己算認定了該落這麼個結果。囑咐申凌風，不論如何，也不准強行往外面移運他的遺體，更不教小霸王。拚命尋仇。只是小霸王申凌風痛哭着，要捨命給他師叔報仇。蕭二蠻子那時已竟危在目前，聽到小霸王申凌風的話，立刻好似被一種最關心的事一刺激，立刻精神振奮，遂以嚴明的態度，囑咐申凌風，要遵照他的遺囑，在他死後，趕緊逃出佛力山，到……」說到此處，袁承烈忽然想起：「我這是何必，」但再想改口，已經無及，女維利極力催語，面帶怒火，袁承烈只得說道：「蕭二蠻要教小霸王到川邊找他的本門師兄來替他報仇，並寫了一封絕命書，教小霸王申凌風，帶赴盛京，找玉將軍那裏，叩求將軍念在他已身死佛力山，不要再追究此案。當時小霸王申凌風雖是口頭上答應着，可是弟子從他臉上，神色上，以及行爲舉動上，帶出了拚命的神氣，看他來勢，是要行險僥倖，乘着焦老前輩負傷難動，他就抓空子，試行一擊。他師叔嘆氣之後，他跪哭起誓，掩穴塞洞，就一路奔來，弟子也忙趕來，這就到了剛才那一剎那頃了。……」

袁承烈看了女維利一眼，說道：「你老出去打水，他乘隙急喚來，焦老前輩不能動轉，小霸王狂喜以爲得志。他再想不到暗中還有弟子我，我手中捻着三隻金錢鏢呢，果然他抽出兵刃，把著暗器，先對焦老前輩說了些狂話，他就一躍上前，弟子在此時，忙發錢鏢，把他阻住。……」

羅刹女聽到這裏，眼現猜疑，半晌才說：「小夥子，你道是我們就一點準備沒有，我就離開病人了麼？那個小霸王，準是你趕走的麼？」

話到口邊，箭到弦上，袁承烈不能不說。遂說道：「我知道焦老前輩身子雖不能動，但是手中握有暗器，照樣可以防身。申凌風只要往蘆棚前一撲，他是一準要受焦老前輩的暗器，但是你老別忘了困獸猶鬥，他不能進攻行刺，他還可以放火焚蘆棚！……」

女羅剎一聽這話，不由失聲道：「嗚呀，我就忘了這一招，以後到底怎樣了呢？」袁承烈觀風望色，已知這個女魔王被自己話打動了，於是袁承烈詳述小霸王如何行刺，自己如何把他趕走，說得有聲有色，却忘了一樣，他還打了焦老兩鏢！

飛豹子袁承烈說完了前情，接著又道：「弟子趕走小霸王，論當時的情形，他是受了我的暗算。我一暗算，焦老前輩這才得救；若不然，他帶着火種，明着行刺，進身不得，只可就要縱火燒棚了，反正焦老前輩已然寸步難行。當時我和他朝了相，我本可追出他去，他已負傷力疲，我本可除了他，無奈我怕蘆棚中虛無一人，保護焦老前輩；我只得折回來，暗暗在門外巡風。我急盼你老歸來，我就上前拜見，不想沒容我出面，就被你老識破行藏，這就是弟子我一往的真情，並無半字虛謬，請你老詳察！」

女羅剎斬三姑聽罷此言，漸漸息怒釋疑，臉上的表情，慍色漸斂了。又沉吟了一會，方要答言，那仰臥在石榻草褥上的冀北人龐焦煥，忽然嘎啞了一聲，身形轉側，氣血已經緩和，人已蘇醒，女羅剎上前慰問，焦煥呻吟而答，慢慢一轉臉，眼光所及，看見了袁承烈。口中「唔」了一聲，似有所思，轉臉又看了看老妻女羅剎，帶着驚異的神色，抬頭向袁承烈問道：「你……你……你怎麼來到這裏了！」

女羅剎斬三姑見他作勢欲起，忙過去按住，又問他心裏怎樣？冀北人龐答說：「諒沒妨

礙，那小孽障不要教他走脫了，斬草不除根，終成後患，現在不就是榜樣麼？他怎麼來到這裏？」說到這裏，語聲放的極低。那羅利女口耳貼到焦煥的口邊去聽，這個冀北人魔焦煥，用一種離奇的眼光，釘着飛豹子袁承烈，用一種很低啞的聲音，向他的老妻不知說了些甚麼話。女羅利後又附耳低聲，對人魔焦煥耳邊，嗚嗚報告了一番話，冀北人魔且聽且點頭，點頭又搖頭，夫妻低言，不斷的眼光往袁承烈身上轉來。

飛豹子袁承烈本該在冀北人魔焦煥甦醒之後，上前行禮拜見才對。可是不知怎的，心中竟生游移，而且從感覺上忽然覺出情形不大很對。他身子幌動着，欲前不前，叫了一聲：「老前輩！」

突然，聽那冀北人魔叫道：「喂，你，姓你袁，你會打金錢鏢麼？」當此時、冀北人魔把自己的瘦腕抬起來，直送到女羅利的眼前，女羅利借火光細看。突然狂叫了一聲，道：「好！你這個奸細！」

女羅利竟像兔起鶻落那麼快，挺腰又伏腰，刷地衝袁承烈撲來。袁承烈猝不及備，慌不及言，竟倒轉身一躍，從直覺上起了自衛的心，他只一竄，竄出了蘆棚，口上連忙發出自辯之言，但女羅利竟不想聽，喝道：「你還不束手就擒！」也跟蹤一竄，緊追出來。

袁承烈十分怒激，但自料不是女羅利的對手，只有捨命飛逃。時當昏夜，可惜還有月光，不利逃人，袁承烈往亂草叢中奔竄，女羅利竟像瘋了一般，必要追擒袁承烈。那人魔焦煥嘶聲喊叫女羅利，不教她追人，袁承烈也且跑且辯，並警告女羅利：「你老留神仇人，還不要只顧追我，你的仇人還沒有離開此地！」女羅利竟有恃無恐，又像顧前不顧後，且追且

罵：「你就是我們的仇人，我看你往那裏跑！」

越追越近，袁承烈也由忿激轉爲憤怒，他竟要回身和這女魔一鬥。忽然他心頭一動，不往遠跑，竟繞着山窟草舍打轉，然後起路要尋奔那小霸王申凌風去。可是他又想，對付焦氏二老，已然化友爲仇，自己曾手傷申凌風，也怕申凌風把自己當作這邊的好細。自己如今果然弄得兩面不討好，夾在人家拚命復仇的事件當中，自己打抱不平，反而落得兩面遭白眼，一誤不能再誤，袁承烈復又另覓逃路。就在這一猶疑，情形有變，遠隔二三里多地以外，忽然起了一片熊熊大火，山風正往草舍這邊吹，這午夜野火，看火勢正趨奔焦老藏身之處。火光一現，袁承烈大叫：「焦老前輩，你還追我？你看看你的仇人，這火可是你的仇人放的！」

但是女羅刹已不容飛豹子喊叫，她自己已覺察出來。這老女人一眼瞥見火光，立刻凝身止步，往草舍那邊看，又側耳細聽。正是關心者切，她恍惚聽見焦煥嘶聲的喊叫又似聽見了銅笛吹響，這半夜的野火，起得奇怪，必是申凌風無力復仇，下此毒手，放火之計，十九就是調虎離山計。這老女人登時不再追，掏出暗器，照飛豹子連發三下，相隔太遠，當然都不中。這老女人罵道：「姓袁的，記著這筆帳吧！早晚有遇着你的一天！你這東西爲甚麼用錢鏢打我們老頭？」飛豹子也喊道：「你就想吧，我能打他，我就不會殺他麼？你還不快回去，仇人沒走，你跟我這不相干的晚輩苦苦的追，你失算了！我的心事，你們老夫妻大概也不明白，我雖年青，我不願欺弱，我寧願鬥強，我見危必救，遇見不平必然要管！請了，請了，算我眼拙，不識你們老夫妻這對英雄，我實在不敢承教！我們再見吧！」

袁承烈這樣喊，已道破心情，忽又後悔，何必把真意告訴這殺人不眨眼的劇寇？可是他儘管後悔那女羅刹早已抹轉身重奔回草舍，忙着營救她的男人去了。袁承烈吶喊的話，她連一半也沒有聽着。

袁承烈急急奔出一段路，望了望野火，又望了望焦氏夫妻隱身的草舍，心中說不出不是滋味，而且又勞碌，又飢渴，一路狂奔，倒忘了冷了。左思右想，自悔應付事機失當。他連夜擇路，離開是非地，另奔前程，別覓出路。

光陰荏苒，一晃兩年，飛豹子竟得與那鷹爪王王奎，在城寨相逢。這鷹爪王自從豫中陷獄之後，賴他妻子魯三姑，和內姊女怪俠魯大姑，內弟魯桓，多方在外面設計，一方面買獄卒，探得實底，一方由魯三姑邀同紅錦女俠高紅錦，化裝犯人的妻女，天天送飯，天天對付獄卒，不是利誘，就是色迷，突然間看準路數，大舉越獄。他們辦得凶狠，把牢獄也燒了，還放走了幾名大盜。獄吏遇上魯大姑，魯大姑一向手狠，竟一刀一個，把牢獄頭，連殺了三個。這一來，罪狀奇重，鷹爪王逃罪西奔，先在川陝潛伏，後又不妥，竟展轉也到了長城邊。

袁承烈此時也正在塞外漂蕩，這一日獨在店中，思量着眼前的出路，日後的結局。他曾經計劃在塞外投資開墾之事，非為力所能，他就招雇佃戶。但塞外地曠人稀，人工極貴；他又不得法，只招了一兩個力笨漢，好吃懶做，不能墾荒，只會吃飯。等到預備買荒地，又覺到財力不足。臨到開墾，他又外行。他本出身富戶，雖是農人，却生平沒有拿過鋤把，他的打算，和他的性格不相宜。結果，袁承烈經營二年多，墾荒失敗，把身上所有的資斧也全弄

光了，立刻覺得非找點事混飯吃不可。這一天，他困在店中，思量餬口之計，正不知再幹甚麼好，至於學本領，尋名師的打算，已被眼前的飢荒所打銷，暫時作爲罷論了。

飛豹子在店中，剛用過晚飯，天色已黑，忽然店夥跑進來，喊道：「袁二爺，店外有一位客人找你老。」邊荒小店，罕遇此事，袁承烈詫然道：「誰找我？我在此地沒有熟人？」話還未畢，門口已出現一個瘦小如猴的人，尖着嗓子叫道：「袁二爺，好久沒見了！」袁承烈抬眼一看，黑影中看不清面貌，但聽口音，看體格神情，已知是個熟人，却想不起是誰來。

這個人竟直入店房，容得店夥退出，這人方才將刺貂皮大帽摘下，露出眉眼，瘦腮短髭，四十多歲年紀。袁承烈不由驚叫一聲：「這不是紀五叔……」那人連忙用手一比口唇，袁承烈立刻住聲。打量此人，數年不見，已然頗呈老態，這人正是鷹爪王的五師弟，算是飛豹子在王門中五師叔。袁承烈再想不到他會在此地相遇。連忙闔戶上拴，上前施禮問安。又問：師叔既到此地，不知我老師也來了沒有？還有師母，還有義母魯大姑，還有紅錦女俠，尤其是魯大姑，與袁承烈有恩，紅錦女俠可與袁有舊誼可念，不覺脫口問候。

夜貓紀五隨便坐下，讓袁承烈也坐下，已不再像從前那麼滑稽頑皮了，拿出長輩的面目，對袁承烈道：「你教我好找！你知道你師傅在關裏也不能混了麼？他現在營口，他打算在秦皇島安家立業，他想你來，知道你家中也出了事，要找到你，一來傳藝，二來你們師徒相聚在一處，也可以成一番事業。打發我出來，找了你我七八個月，如今剛剛算是把你尋着了，你近來混的怎樣？你的功夫擱下了沒有？還打算學不學？」

這一句話，又促起飛豹子雄心。當下長歎一聲，道：「師傅還沒忘了我！弟子不幸，家遭橫禍，家兒被仇人連打帶氣，一場重病死了。家嫂痛不欲生，我知信趕回，先把家嫂舍姪遣走，暗將家產折變，我就跟仇人拚上了。結果，大仇已報，我在故鄉也不能存身了，就帶着全部財產，分給舍姪六成，教他改姓埋名，遷居避禍，我就爲掩飾仇人的眼目，誘引仇人的跟尋，故意逃到關外，所以我故鄉的人全都知道我携眷出關了，其實只是我一個人，在關外鬼混。不意我經營不善，把所帶浮資子賠在開墾上，我現在也無顏歸尋舍姪，我只好孤身在此地漂流，好在我無妻無子，我只一個小女，已交給家嫂了。我只混上一個人的吃用，於願已足，倒是學藝之心，至今未歇，師傅師叔既然不忘我，這正是我的萬幸，我又可以承學絕藝。」

其實袁承烈此刻已將爭名求藝之心放下了，他究竟是良家子，心知他現下這個師傅爲勢所迫，必將流爲綠林，他還不願這樣墮落下去，故此對夜貓紀五說，志在求藝，意思之間，是不願隨師作賊。

夜貓紀五聽他述志已畢，點頭說道：「你們師徒同連，事情擠着你們這麼幹，想學好，誰容你呀！你想見你師傅麼？你若想見他，你就跟我走。我是奉你師傅的差，專誠來找你的，一來傳藝，二來師徒合夥重整事業。」夜貓的話不離本題，袁承烈唯唯諾諾的答應，立刻跟隨夜貓，起程奔牛莊營口，再奔秦皇島。

到了秦皇島，出乎意外，只見着師母魯三姑一個人，那義母魯大姑，和紅錦女俠，已然娘倆個相偕走了，去向不明，也不知幹甚麼去了，袁承烈微微失望，他與紅錦女俠一見傾

心，他心目中只有兩個女人，一個是丁門師妹雲秀，如今早嫁給十二金錢俞劍平了，一個便是紅錦女俠高紅錦。

從魯大姑那邊論起來，算是他的義姊，可是論年紀，比飛豹子還小兩歲。說是義姊，也等於師姊，袁承烈當下見了鷹爪王之妻師母魯三姑，魯三姑還似舊時，半老佳人風韻猶存，白面孔微微淡黃，兩道秀眉長可入鬢，另有一種春風，以晚輩之禮，見了袁承烈，扶他起來，叫他不要磕頭，問候他的近況。隨後問到師傅鷹爪王，方知鷹爪王也出了門，不過不出半月必回，教袁承烈在此稍候。魯三姑道：「袁承烈，你是你師傅末後收的一個弟子，你師傅很歡喜你，上次無暇傳藝，現在你師傅定要把生平技藝，傾囊傳授給你。他還打算把你荐到佟家園佟慶麟那裏去，你願意學點穴，佟家一派正是點穴的名家。」

數日後，鷹爪王方歸，竟打扮成一個老道模樣，進了寓所，方才卸去偽裝，袁承烈上前拜見，鷹爪王甚喜，略敘前情，即叩問袁承烈今日作何打算。袁承烈仍說志在求藝，鷹爪王點頭，誇道：「難爲你有這決心，數年如一日！很好，我回頭就傳你。」

飛豹子袁承烈此日與鷹爪王重逢，鷹爪王兩目相視，切實傳起藝來。但鷹爪王不能隱遁，仍在祕密中有所營幹，也曾試探着問袁承烈，勸袁承烈跟着他在江湖上混。袁承烈推以學藝未成，不敢問世，婉言拒絕了入夥。幸而有魯大姑的前言放在頭裏，鷹爪王夫妻也就不再強人所難，一聽袁承烈的便。不過遇上跑腿送信的事，袁承烈跟着幫忙，只不多染一水罷了，凡事都有界限。仗他機警，師徒薰茜居然同器相安。

展轉五年，鷹爪王本派的絕技，袁承烈已頗有所獲。師母魯三姑，師叔紀五，也都幫忙

教技。做綠林生涯的，不論多嚴密，也難免招風，這一年正當秋天，忽然風聲吃緊，鷹爪王的潛身所在，似被官面捕快能手看破。鷹爪王是老作手，立刻機警，立刻遷場，把祕密巢穴連夜遷出秦皇島，由夜貓紀五把捕快誘到歧路上，然後再抽身退回。

如此又在新巢穴過了一年半，突然又得到警耗。上次是新案破露，此次是舊案重翻，豫中海捕越獄戕官的案子；追到這邊來。鷹爪王又存身不住，遂招集家中人，和手下人，去議當前避捕之策，及今後如何安身。夜貓紀五說：「索性我們落草吧。這麼偷偷摸摸，做黑道生涯，還不如開窩立櫃，糾眾大幹。像這黑道生涯，頗同虎居鬧市一樣，藏躲得儘管嚴，改扮得儘管好，也擋不住六扇門的高眼。捕快難對付，還是官兵好支吾，我們落草吧。」

鷹爪王那幾個綠林徒弟，也都主張落草。鷹爪王和夜貓紀五，把魯大姑和紅錦女俠找來，又重商議一回，落草之事就此定局。然後眾人商議安插袁承烈之舉，乃由鷹爪王夫妻，請魯大姑和紅錦女俠在半夜的時候，把袁承烈叫到祕室告訴他現在的危險，和來日的打算，問他怎樣。

袁承烈和紅錦女俠，這方見面。紅錦女俠早已嫁人了，她的丈夫關夢嚴，也是一個綠林中後起之秀，生得英姿爽露，身形稍矮，武功很可觀，為人膽大氣豪，口角神情，天然帶着一種少年傲兀之氣，和高紅錦正好是一對。高紅錦跟隨義母和丈夫，來見鷹爪王夫婦，已早知袁承烈現在師門，二人重逢，紅錦女俠笑道：「師弟久別了，上次咱們見面，是你初人師門，是你老師身遭險難。今天我們重會，又到了你將出師門的日子了，你們老師又遇上對頭了。師弟，你我算是有緣。」

飛豹子看紅錦女俠，已然是少婦模樣了，衣飾鮮明，眉清目秀，苗條的身材，拖着長裙，儼然是大家的少夫人，那裏像個綠林女寇？倒是他的丈夫，短小精悍，如一個小鐵人似的，看外表便知道外功很強的人，竟沒有文弱之氣，因此也就不像少爺，像個少年鏢師。袁承烈目對這曾有一日之雅的師姊，心中另有一種似酸似甜的苦味，他心中歎氣，臉上陪出笑容，忙說：「師姊，我不知師姊已經出閣了！姊夫慫大喜師姊您也大喜！」高紅錦嬌笑一聲道：「大喜大喜，彼此同喜，你多咱大喜呢？」

飛豹子豹頭一低，虎目一翻，強笑道：「我大喜？我這一生那裏還有大喜的日子？」紅錦女俠道：「這是甚麼話？這話怎麼講？年青青的，旺生旺長，那來的這些牢騷？你不是一心想苦學得技藝麼？如今你老師果然不出我所料，把他老人家的心窩子的本領都傳給了你，你算得其所了，還有甚麼不趁心？哦，我明白了，你別是現在還沒成家吧，你想媳婦了吧？我說乾娘，三孀子，你瞧你這徒弟乾兒子也二十好幾了，你該給他張羅張羅了。你可知我們黃師姊她的那個李家二表妹麼，今年也十八九了，上年跟梁家訂了婚，沒等出閣，姑爺遭事了，現在李家二表妹還沒主兒，若不然，你二位老人家就給我們袁師弟說說呢。」

她只顧放言高論，把正事都丟在一邊。魯大姑這位五六十歲的老太婆，此時高據臥榻，正有所思，笑了笑說：「紅姑娘剛出嫁，就備記作媒，這可真是自己樂，忘不了別人也樂。現在你們還顧不的保媒了，我聽紀老五說，河南的海捕已然一路踏訪，跟到這邊來了。我們三妹夫三妹妹可得搬家，他們實在搬膩了，他們要改變門風，要大大的幹一傢伙，省得教他們六扇門像屈死鬼似的，老在屁股後頭跟着，人要上了山，開山立橫，他們六扇門也就轉了

氣了。三妹夫的朋友，快馬湯金望勸三妹夫投他們這一行，三妹夫已然活了心，打算此刻就改行。不過他不想跟着湯老望走，他要開門另創。這已然定局了，我這回是專問袁承烈，你打算怎麼樣？」

飛豹子袁承烈忙道：「弟子的事，請師傅師母、義母你三位老人家做主。」魯三姑道：「論你的爲人，心眼義氣本領，足夠十成，你師傅實在愛你，不願離開你。但我們都知道你……知道你是良家兒女，教你跟我們染一水，我們心上不安。我們的意思，打算給你打點盤川，送你回鄉。故鄉回不去，你可以找你那隱居的姪兒去。再不然由你師傅寫薦信，把你轉薦到別處去。你願做事，就把你薦到鏢行，你還想學別的絕藝，就把你薦到別處去。你跟我們，也好幾年了，我看你提心吊胆，你實在不是我們這裏頭的蟲，你不要再跟我們混了。」

本夜在祕室反覆商量，袁承烈不必明言，師門已完全盡知他的心事。遂山魯三妹，取出一包金珠，兩封薦札，把袁承烈再薦到別家。

袁承烈和紅錦女俠剛剛再見面，如今就要永別，心中未免忙然，事實呢，又難避免，魯大姑和高紅錦都把承烈勸了一陣，還是拿出「後會有期」的話安慰他。催他打點行裝，可以第一步避開這是非地。據鷹爪王說：他要開山立櫃，此刻免不了還要拒捕闖山。

鷹爪王當夜密議，外面風聲加緊，已然布上卡子，遠遠只把鷹巢包圍了。

包圍鷹巢的指揮人，乃是中原有名的捕快，設計周密，不動聲色，竟調了二百多名官兵，還有當地的捕快，他們任聽鷹爪王呼朋引類，糾黨集衆，他還只監視出來的人，放寬進

來的人。鷹巢是設在島邊濱海的小山山脚下。表面做着腳行生涯，專接海道而來的船隻，暗地却幹着掠舟劫貨的把戲。鷹爪王本非水寇，在島中寄居，還是避禍的意思大，餬口的打算也當然有，他連家眷弟子同門同道，也有三十多人，如今官軍大舉，竟調了二百多名海防的緝私水師。據河南跟下來的海捕推測，這隻鷹必要落海當海寇，那知這隻鷹還是要投山恢復陸地生涯。

鷹爪王夫妻，和紅錦女俠夫妻，以及魯桓魯大姑姊弟，連夜布置出走的事。第一步，是先把飛豹子送走，事機刻不容緩，到次晨，夜貓紀五同一個朋友，慌慌張張奔回來；他是出去探道，並窺看官軍的動靜。據他所探，海邊上已不能走，海口子已然卡住，這情形鷹爪王已先知道了，他養的幾艘小海船，已然被扣，官軍以抓官船運糧爲名，把大小民船商船全都扣留。鷹爪王睹狀知危，竟命夜貓紀五，伴送飛豹子袁承烈脫離虎口，鷹爪王並預備親身送出五十里以外，紅錦女俠也要送行。

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今日的袁承烈，武力大進，又異於初出關的時候。他又多歷險難，心思更加細密，今日可當得起「胆愈大，心愈細」四個字的考語，若在昔年，他必不煩人送行，他此刻竟不推辭，願送就送，也省得出了差錯，令師門動疑自己賣底。打點齊備。結束停當，挨到夜裏，預備往外一溜，出乎意外，官軍不但勘破他們的明窟，把他們的祕窟也釘上了。他們送行的人也稍爲多些，官兵嚴密監防，潛搜他們的祕窟，似已看準了他們的底細，這就要下手。官軍起初跟緞很鬆，但實在是許入不許出，許一二人來往，不許好多人出入，他們這一幫衆多人，官軍幹捕決不放鬆。於是鷹爪王大怒，鷹爪王在暗中調遣；

官軍也在暗中移動，鷹爪王喝道：「不行，打出去吧！」這的確已不能善走，衆人隨聲附和，也說：「打出去！」

鷹爪王的明窟在海濱，祕窟在島內荒村中，背後倚山接谷十分荒僻，鷹爪王連日將主力都退在這一處，只留下數人，在海濱假守着那座明窟，他們從外面進人，從明窟移到祕窟，全在夜半祕密行動。但就是這樣，也已看出改裝的幹捕，在荒村附近伸頭探腦，已暗地裏扼住要路。鷹爪王決定爬山，從山後奪路，官兵若來阻撓，就此動手拒捕。

山後在白天看，還沒有官兵，一到夜間，也有人臥底了。鷹爪王夫妻，紅錦女俠，夜貓紀五，與袁承烈一齊出了祕窟。紅錦女俠把袁承烈攔住，黑影中低叫了一聲：師弟。袁承烈連忙止步，紅錦女俠將一隻黑綢面幕，塞在袁承烈手內，手碰手，這一隻綿軟如嫩玉，如春筍的手，和數年前在漢陽那一握，正是一樣，袁承烈心中不覺得怦怦一跳，側目回頭，那紅錦女俠的丈夫關夢嚴恰立在妻子的身旁，如鐵人一樣，短小精悍，手持一對鈎刀，雙眸閃閃顧盼傲然。袁承烈忙咽了一口氣，斂住心神，口稱謝謝！，把面幕要往衣囊裏裝，紅錦女俠笑了笑，說道：「你還是不露真面目的好，你現在就戴上吧。」袁承烈又謝道：「是的，師姊！」如囑掛在耳輪上，黑幕掩面，只露口鼻，從目眶中透出了一對虎目，也閃閃含光。

然後他們從黑影中散開了，零零星星，幾個人分批往山坡溜。大野漠漠，黑夜沉沉，叢林亂草沙地搖風，小山如土墳，林柯如怪獸探爪，恍惚見黑隅暗角，有人頭窺探，夜貓紀五掏出暗器，要抖手先給他一下，鷹爪王低喝道：「住！犯不上，留在前面再用！」

夜貓紀五當先開路，鷹爪王從側面翼護着飛豹子袁承烈，紅錦女俠和她的丈夫關夢嚴，

緊隨在後，雖在緊迫的局面下，夫妻倆兀自唧唧細語，夾着紅錦女俠和她的嬌笑微哂聲。魯三姑姊妹又在最後，各持着兵刃，暗器。其餘鷹爪王門下弟子，同門好友，同道良朋，也都三三五五，分別撤防回窟，從窟中出來，先是以守爲退，跟着試探着得溜就溜，不得溜就硬闖。都有一個的密約定：「千萬不要散了幫！」虎落平陽，還要吃虧，何況是一個人，走了單，必要受禍。

爬上山坡，幸而沒有遇上伏兵。夜貓紀五露出怪聲對鷹爪王說：「你不是說已然露出了餿了麼？怎麼此地空着，他們會沒有埋伏呢？」兩人手提手，登山下望，曠野一片漆黑，定睛窺看良久，推測地勢，那邊有一片矮林，恰好是設伏的要地，但是左看右看，沒有人影，沒有火光，鷹爪王更俯首下望山脚，山脚却是更加漆黑，以他那一對鷹眼，也看不出所以然來。因罵道：「管他娘的呢，往下闖罷。」

他們全是有功夫的人，雖然夜行山徑，橫穿叢莽，他們只用長兵刃，做爲山杖，他們並不用裏擺下繩之法，還是一步一步硬往下蹣。暗中互相關照，如遇難行的崎路，磕絆的坎坑，就低低噓唇。不敢高呼，恐被埋伏聽見。可是紅錦女俠，魯氏兩姊妹乃是女人，女人纏足，腳登鐵尖鞋，宵行亂莽中，磕磕碰碰，到底不及男子，魯大姑和魯三姑互相扯着手，他們的胞弟魯桓也從旁攙扶，紅錦女俠就和自己的丈夫拉着手，結成一串，側斜身子往下尋路。忽然嘎啣一聲，紅錦女俠腰肢一幌，如風擺柳，一栽二栽，竟骨碌碌直滑下去了。關夢嚴急救愛妻，也被互牽互拖，骨碌碌的一同下去了。

下面竟是深谷。飛豹子袁承烈恰在紅錦女俠的旁邊，見狀失聲一叫，急忙探爪一抓，沒

有抓住，急的忘情：縱身急往下救，也一脚登空，骨碌碌的栽下去了。

鷹爪王，夜貓紀五吃了一驚，閃目往四面一瞥，各展飛騰術，如燕子掠空，如飢鷹捕雀，雙雙往下而深谷竄。但當此時，飛豹子只一栽，只一翻，立刻團身如圓球，張爪如蜘蛛，一下子，撈着一塊崖石角，把全身之力，全運在爪掌上，鷹爪王的「鷹爪力」傳給他，他現在用上，右手使勁抓，左手一按山坡，立刻擰身立起來，急凝步拿椿，將身立住。仍不以自救爲足，眼往下方，側身下滑，他還想撈救紅錦女俠。

紅錦女俠也撈着山上的灌木，剛剛要借力站起，不想她的丈夫落下來，恰砸在她的身上，嘎啣一聲，兩人全倒，又往下溜，飛豹子袁承烈一股急勁，滑步而下，他爲貪速，竟冒險一縱，刷地一聲，一落數丈，倒越過了紅錦夫妻：爬伏在下面。紅錦夫妻順勢下溜，兩口子齊砸在飛豹子的頭頂肩膀上。

紅錦女俠失聲一叫，「嘎啣，是師弟麼？」關夢嚴幾乎坐在飛豹子的身上，紅錦女俠的鐵尖鞋蹙着豹子頭，把袁承烈連砸帶蹙，踏得哼了一聲，道：「是我！師姊，您怎麼滑倒了，」三個人摔倒在一處，紅錦女俠忍不住格格笑起來，頭頂上之魯氏姊妹們連打胡哨，禁她住聲。紅錦三個人互相挽扶，勉強站起，全都砸破了許多浮傷。紅錦女俠左手抓住飛豹子，右手拉着自己的丈夫，低聲嘎啣，道：「把我的脚挫了，你們倆把我拉着點，咱們就此往下走吧。」

說時，鷹爪王和師叔紀五已騰身而下，雖然身輕似燕，可是昏夜瞎跳，提氣上拔，終不免落地有聲。在紅錦三人互相扶挽，要往下走時，鷹爪王已然躍到，忙說：「這麼走不對！

還得上去。」夜貓紀五道：「這麼走也好，不過稍爲繞遠，只是他們上面的人，也得跟着跳下來，才好。」

互相傳呼，就從這山谷半坎，斜往下走。紅錦這一摔，竟摔出是非來。他們輕噓低嘯，不料已被官兵聽見，還沒容他們爬出山谷，突然聽山坎的胡哨，跟着放起「旗火」。跟着山脚蓬然大響一聲，開了一砲，乃是重砲。就在看不出有埋伏的地方，突然出現了埋伏。官兵竟有大行家，竟料定山險之路，是賊人逃走必由之路。當下，火光連閃，伏兵四起，全抄上來。

鷹爪王大駭大怒。魯氏姊弟還在上面，一見旗火，立刻知警。魯大姑這老太婆好不厲害，喝一聲道：「喝！我們先把這東西料理了！」頭一個提兵刃，撲過去。旗火起處，有三個伏路兵，通了暗號，正要溜走，回歸本隊，魯大姑提刀當先，魯桓後隨，魯三姑也撲過去，魯氏三姐弟，只有兩人動手，竟把伏路兵全砍倒在山坎。索性掏出銅笛，大聲一吹，把自己人一齊調到這邊。鷹爪王忽忽命紅錦夫妻和袁承烈退後，命夜貓紀五，和自己分兩面當先開路。走下集合地點；容得魯氏三姐弟，和同夥諸人陸續到齊，這就分別往下硬闖。

官軍火把齊燃，全奔山谷攻來。鷹爪王如猛獅一樣，一手提兵刃，一手握暗器，頭一個衝下去。官軍放箭，被他連閃帶挑，衝開箭雨引領一行人奔東闖。由魯氏姐妹二人斷後。夜貓紀五引領一行人奔西闖，由魯桓斷後。紅錦女俠夾在紀五隊中，袁承烈夾在鷹爪王隊中。官兵很勇，幹捕也有功夫，却擋不住這亡命徒拚死忘生，硬拚硬碰。竟被他們這兩隊人沖開一條路，闖出深谷。

鷹爪王大展雄威，先衝到指揮官面前。這指揮官本隱在林中，此時有八名小隊子，排刀持又保護，四隻官銜燈照耀着，倒做了羣寇攢攻奪路的目標。鷹爪王避實蹈虛，如一陣風，如一條曲折的蛇，東衝一頭，西衝一頭，望見這指揮官跨馬提刀山下兵挑着一隻高竿提燈，做爲號令，指揮這些兵左圍右攻，很是得法，鷹爪王竟捲撲到兵官馬前，兵官喝命放箭，鷹爪王手起刀落，砍倒那提燈的號令兵，又一轉刀鋒，猛砍兵官的馬頭。這馬是良駒，不容刀到，便往旁閃；鷹爪王一咬牙，抬刀往上一架，那兵官的刀已然劈下來，刀刃砸刀刃，騰的一聲，竟把兵官的腰刀磕飛，又復一刀，下削兵官的大腿。兵官大驚，但他馬上功夫很好，急急一抬腿，躲開刀鋒，就勢帶馬抽槍，槍在鞍下插着。鷹爪王不容他抽槍，刀鋒只一轉又一伏身，突然下砍馬腿，馬負刀傷，連聲嘶叫，拚命猛竄，這馬已越刀出口，却是竄得急驟。扎兵官掀翻在地上，仰面朝天。馬竟不跑，站在主人身旁。兵官摔得發昏，見鷹爪王刀到，瞑目待斃。部下羣卒見狀馳救，魯氏姊妹兩個婦人已到，縱刀亂砍。

鷹爪王乘此時機，輪刀一竄，要斬兵官，忽然暗中發來一箭，連忙一閃，羣卒不顧捉賊，不顧迎敵，竟全隊大噪，全來搭救主將。鷹爪王大喜，喝一聲：「還不快走？」把刀尖往上一指，往西一揚，引羣寇由東方奔了西方。

夜貓紀五所率實力稍弱，已被官兵包圍，身中一箭，幸不致命，已被他拔下，帶傷苦鬥。斷後的魯桓忙搶上來，一面掩護，一面替代他。兵多賊少，又被包圍。忽然間，陣勢鬆動，急張目一瞥，才知鷹爪王擒賊擒王的戰法，砍倒號令，戰敗官兵，官兵大隊已亂，潰圍的羣寇至此大喜，互相傳呼一聲，並力奪路，一同東奔西逃，又大反轉，迎上鷹爪王，兩隊

相合，如飛的落荒奔逃，逃出不遠，鷹爪王停步提刀，回顧自己人，按名呼喚，木隊幸無落伍之伴，也無被擒之人。連說：「好好！」連催：「快跑，快跑！」

鷹爪王又跑出一段路，忽然想起，又復停步道：「嗚呀，小袁呢？還有紅錦呢？」

只這一番潰圍拒捕奪路，查點人數，別位不短，單單短少了三個人，一個是專誠來護送出險的飛豹子袁承烈，兩個是相伴送行的紅錦女俠高紅錦，和紅錦的丈夫關夢嚴。那年老氣雄的女俠盜魯大姑，那徐娘牛老的鷹爪王之妻魯三姑，和內弟魯桓，師弟夜貓紀五，以及鷹爪王的四個共患難的弟兄，十多個生死的朋友，只有少數負傷，全得出虎口慶更生，偏偏短少了他們三個少年。詢問紀五，紀五也說不上來，因為他已負了傷，一味顧命，忽略了別人。

魯大姑到底年老，喘吁吁拄着一桿槍：「怎麼我也沒看見他們三個呢？我們回去找找他，別是走岔了道？」魯三姑又問胞弟魯桓：「你和紀五爺不是跟他們三個人一路麼？紀五爺不曉得，是因為他當先開路，你可是斷後的人，你也沒留神麼？」

魯桓詫異道：「記得一出山谷，我就恍惚沒有看見他。」鷹爪王忙問：「沒見誰？是紅錦還是袁承烈？」魯桓道：「我說的是袁承烈，我們本意是在送走他，倒沒想到驚動官軍，連我們也鬧了一個跑。我只注意他，沒有留神紅錦夫妻。」說時面有愧色，黑影中？戰兢時，也無人理會。

鷹爪王回身望背後，恍惚潛有火光，遲疑半刻，一咬牙，一頓足道：「我們全始全終，全出全聚，我不能害了他！你們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們。袁承烈與我有好處，紅錦又是乾姪

女，又沾着親；就是關嚴夢，也是老友之子，人家爲急難而來，我不能斷送了人家，抬腿一走！」

說話時，雙眸霍霍，吐露威光，把兵刃一揮，向妻子要了一把暗器，邁步就往回翻。

魯三姑忙道：「我同你去。」

魯大姑道：「我同你去。」

魯桓道：「我同你去。」

夜貓紀五左臂有箭傷，但也一頓足道：「走咱們全回去找！」

但他們這一來，只是激於一時的義氣；他們苦戰奔波通宵，誰都感覺疲勞。鷹爪王點着火摺，看了看衆人的神氣，只率同妻弟魯桓，前往尋找。請魯大姑率領衆人，速離這是非場，好在未有預定的逃避之所，衆人便散開了溜過去。鷹爪王就同魯桓重返舊路。魯大姑尖着嗓子叫道：「你們倆可務必把他們三個孩子尋回來，萬一尋不回來，也得打聽一個準下落，咱們再想法子。」鷹爪王只哼了一聲，心中悶，魯桓也很煩惱，魯大姑不悅，又厲聲叫道：「到底你們聽見了沒有。」

魯桓知道他這老胞姊又動脾氣，連忙諾諾的答應了，又把鷹爪王肘了一下，鷹爪王也大聲回答了。魯大姑這才罷休。這老婆子一摻魯三姑，又向夜貓紀五招呼道：「咱們先走一步。」立刻沒入黑影分投西方去了。

鷹爪王佩帶暗器，提兵刃，與內弟魯桓，先汲取涼水，痛飲一回，瞭望地勢，立刻摸了回去。

凡綠林中人物，全都能够夜觀星光，辨南北，別辰夜。兩人走了一段路，仰面看天，知道已將五更，轉瞬就要天亮。兩人退到林叢，幌動火摺，驗看衣襟，果然有星星的血跡，隨風已乾，却瞞不過明眼人。又且汗流浹背，短衣服後面起了汗斑，像這行色，一到白天，實不能瞞過行人。兩人急忙預留退步，尋找近處人家，翻堵穴窗，暫作穿窬小盜，偷了幾件民衣，仍給丟下幾兩銀子，爲的是要個借名，做大盜的不願當小偷。

兩人把偷來的衣服穿上，打點已畢，又點上摺驗看了，大致無甚可說，這才又往回尋。沒走出多遠，東方已透魚白色，羣鳥噪林，曉露沾足滿面，兩人衝圍時，忘了霧露，現在方才覺出，摸了摸剛纔的衣服也被露水打濕了。鷹爪王提了一口氣，說道：「快走！」剛才潰圍時，不覺得努力，可是走得很快，此刻努力加快，還是不如剛才快。摸到舊居附近十餘里外，已到了日上三竿時候。兩人又往前走，不敢迫近，先爬山遠望，就在他們的舊居，已換了大旗，遠遠看見官兵出入，後山坡也有官兵似正搜山。兩人看模樣，白晝實在不好近前。兩人不由怔住了。

尋思良久，忽然得一計較，兩人一先一後，爬山穿林，潛入山坎，隱在暗密處。屏息等候。直耗過很久的功夫，居然得手。有五個小卒，各提兵刃，奉官命搜山尋緝餘賊，這五個小卒踏破空山，沒見人影，竟投到山下小廟中歇息去了，預備挨時候，回營交令。魯桓從林中探頭，要一逕進去，鷹爪王忙攔住道：「留神他們還有同伴，只一賊，再取銅笛子一吹，我你就費事了。你看我來。」

鷹爪王挨到小廟畔，伏在樹身後，捏鼻孔叫了幾聲：「營裏老爺們快來救命啊！」連叫

幾聲，果然不出所料，立刻出來兩個兵，左張右望，大聲詢問：「是甚麼人喊？」接連問數聲，不再見回答，只聽哼了幾聲。三個兵立刻拔刀出鞘，互相詫異着，雄糾糾的奔來。鷹爪王向魯桓一點手，兩人一邊一個，預備停當。果然三個兵撲到林邊，左窺右窺，兩個兵當前，一個兵在後，喝問着尋進來。鷹爪王魯桓就如餓鷹捕兔，條地一竄，讓過第一人，專奔第二人。第一人必然胆大，末一人必然持重，只有居中這一人定是乏貨。兩個江湖劇寇便專衝着乏貨撲來。只聽怪叫一聲，鷹爪王施展出鷹爪力，把這乏貨擒住，魯桓當即，一舉手之間，把前後兩人也給捺倒。

這只是一種暗算，鷹爪王立刻把這乏貨，往肋下一夾，如飛的跑去。魯桓在後緊跟，跑出一段路，兩人替換着，把這活撈的人拖到僻處，先驗看鼻息，還有一口活氣。立刻把他平放在地上，攤開四肢，施行推宮過血之法，不大功夫救活。然後倒縛雙臂，刀加頸頸，訊問昨日官軍剿匪，到底捉了幾個人。

這一訊問，又問出奇事來，鷹爪王一驚其計失落了四個人，內中有紅錦夫妻，有袁承烈，還有王門一個弟子，實已殞命並未遭擒。可是一問這兵，官軍竟捉了十幾個「道裏朋友」。魯桓聽了不信，以爲這兵是信口胡說：「這大概不錯。」把魯桓扯到一邊道：「這一定有無辜被捉附近居民，也被官軍碰上，活捉住充數了。」

鷹爪王這一猜，倒有一半對。其實官軍也真搜捉了四五個宵行的閒人，只認爲姦盜，還等著審訊保釋呢。這個兵被鷹爪王收拾得頭昏眼花，疑鬼疑神，爲免受苦，就供。鷹爪王反覆訊問數遍。魯桓也訊了兩三次，這兵倒很在行，咬定牙

供詞如一。鷹爪王又問他這十幾人的相貌年歲口音。這兵說：「我是個小邊，我只聽我們哨官說，我們這才捉了一個，人家別的哨比我們多，人家共捉住，教我們弟兄多辛苦，仔細搜搜，別的情形，你二位就打死我，我們不知道。我也不能作造，你二位只得向別人打聽。」

這兵好像也是賊盜出身，頗懂訣竅，有問必答，好像很誠實。問罷，鷹爪王便有主意，這兵看出不妙來，忙央告道：「二位問完了我，我是有甚麼說甚麼，二位多留面子，我也不敢求二位放我，我求二位留我一命，別把我丟在這裏，又捆着手，那我不到天黑，準教狼吃了。二位多積德行好，保佑您順順當當的。我敢起誓，我就回營，我也決不把今天的事說出來，這跟我有害，長官知道了，一定押着我，探尋二位，我不但無功，還要受罪。二位放心，您就放了我，我回隊，誰也不告訴，決不誤了二位的事。」

這話說得魯桓心動了，鷹爪王猛然狂笑道：「朋友，你真在行，可是我也是老在行，我不能上當。我決不陰你，也決不能放你。朋友，你撞大運吧。即掏出麻核桃，命這小卒張嘴。小卒極力央告道：「二位，二位，留面子，留面子，你要一堵我的嘴，我可準教狼吃了。你老行好，別堵嘴，把您我吊在樹上，行不行？我管保半天不出聲，您二位走開了，我再求救。」

這兵滿口江湖話，說的有情有理，魯桓有些聽不過去，他說：「把核桃免了吧。」鷹爪王搖頭道：「這位是朋友，我們本不該這樣。但是，這位是行家，我們不能不小心。」到底逼這兵張開口，給塞上這東西，又給勒上套，教他吐不出來。然後，將反縛改爲縛前，把一

條腿拴在松樹底下。鷹爪王這才說：「朋友。我這麼對待你，我也知道差事，可是你要明白，縛虎不得不急。現在我這樣給你上綁，我們走後，你只稍微費點事，大概有兩個時辰的功夫，也是可以將繩套搖斷磨斷，只不過稍為受點苦罷了。我告訴你，鋼杆磨綉針，你可以慢慢的把手上的繩，往這株松樹上去蹭。但不要太心急，慢慢的蹭，不到半天，一定蹭斷。你要是心急，那可就不但疼痛，越蹭越熱，留神傷了手。」

鷹爪王又似半惡作劇的，向這兵作一揖，說道：「相好的，我們後會有期。我們這就去打聽，只要你的話沒騙我，一到夜晚，你還不能磨斷繩子，我準回來，把你放了。你要是誑騙我，我可對不住，我也不殺你，自然有狼來吃你。請了，請了！」

鷹爪王和魯桓立刻離開此地，奔往旁處，仍去伏在林中，打算再捉一個兵，對一對口供，證一證消息。無奈這也是輕易不遇的事，再想活捉散伍出來搜緝匪賊的小卒，已不可得，又到天午也不好下手，鷹爪王來回繞了一圈，深感辣手，遂與魯桓找一僻處，潛伏不動，靜候天夕，再行活動。

此時官軍大剿匪寇，指名捕索的要犯竟一無所得，却將附近別派的海寇，居然剿了兩竿子。剛才那兵只說到他們本營本哨，他們是陸營，現在水師營頗獲大功，縱然剿拿鷹爪王未能得手，但既有兩竿子海寇落網，帶兵官和地方官核計，把上詳的公事措辭議好。他們不肯承認地方上的過失，縱容大盜，罪名太大，公文上認定海寇是外海竄入的。帶兵官一面督兵清鄉，地方官一面設筵慶功，鷹爪王一案仍然以「杳無其人」了事，並給被擒的海寇，捏了一個名字，叫做「陰曹王」說這陰曹王就是鷹爪王的傳說。把河南海捕下來的捕快，也是連

申斥，帶賄買，教他承認了訪拿有誤，一樁大案弄得變了相。

鷹爪王那邊，先到附近探聽了一會，挨到入夜，展開夜行術，重返故巢，來尋找袁承烈和高紅錦夫妻。先在後山踏尋，用鐵笛發出暗號，如有自己落伍之友，還可以援救出來。吹了一陣，不見動靜，倒驚動了官兵，應聲放箭，大鬧一陣。鷹爪王和魯桓早已抽身下山，溜到平地；這才施展武功，冒險去故居尋訪。時當昏夜，往來密搜，雖有官軍站崗布防，這兩個大盜如入無人之境。

(上集終)

